



Title	汉语动相的多视点研究
Author(s)	夏, 天驕
Citation	大阪大学, 2018, 博士論文
Version Type	VoR
URL	https://doi.org/10.18910/69640
rights	
Note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博 士 論 文

汉语动相的多视点研究

(中国語アスペクトの多視点的研究)

提出年月 2017年12月

言語文化研究科 言語社会専攻

氏名 夏天驕

中国語アスペクトの多視点的研究

本研究は、中国語におけるアスペクトに関す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機能と用法の視点から考察を行ったものである。アスペクト (aspect、または「相」) とは、Comrie 1976 の定義によれば「事象の時間的な内部構成に対する様々な見方」とされる。これまでの中国語のアスペクト研究において、“了” や “着” といったアスペクト標識に注目した研究は多く見られるが、文法標識以外のアスペクト現象については未だ十分な研究はなされていない。本研究では、文法標識以外の言語現象が如何にアスペクト義を表すのかについて、動詞の後ろの補語 (第3章)、動詞の前の副詞 (第4章)、形態のレベル (第5章)、動詞自身 (第6章) に着目し、各々がどのような仕組みでアスペクト機能を実現したのかをケーススタディによって考察する。

本論文は全7章から成る。序章は全文の問題提起である。中国語の現象と日本語、英語との対照から、以下の4つの問題を提起した。①過去に起きた光放出事象の表現を中国語、日本語のコーパスでそれぞれ調べたところ、中国語の表現の殆どが「量」と共起するのに対し、日本語ではほぼ共起しない。②中国語の小説『阿Q正伝』において、已然義副詞は31回使用されているが、その日本語訳を見ると、直訳 (「もう」または「すでに」) されたものは半数にも満たない。③日本語の擬音語は反復形が継続性、基本形 (反復しない形) が瞬時性を表すという対応が見られるが、中国語では擬音語の基本形を継続的事象に用いるケースが見られる。④主体の現在の心理活動を表現するにあたって、心理動詞の種類によって共起できるアスペクト構文が異なる。以上の問題にはアスペクトが関わっ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ここで本研究の目的を提示し、主な方法論を紹介する。

第2章では、これまでのアスペクトに関する代表的な理論を概観する。アスペクトについての研究は主に二つの流れが見られる。一つは Vendler 1957 より始まる「事象アスペクト」の研究、もう一つは Comrie 1976 より始まる「視点アスペクト」の研究である。前者は事象の時間的な内部構成に注目し、後者はその構成に対する見方に注目する。本章は両者の主な成果をまとめた上で、本研究が理論的基盤とする Croft 2012 のアスペクト体系を導入し、特に Croft の提唱した時間 (time) と質 (quality) を両軸とする、デカルト座標系によるアスペクトの表示法を詳しく紹介する。そして最後に、アスペクトの形式と意味のインターフェースを巡り、本研究の言語観を述べる。

第3章では、中国語の動量補語の多様な文法機能を考察する。中国語の動量補語は事象の数量、つまり回数の描写を主な機能とするほか、事象アスペクトの非限界 (atelic) 性、または動作主の感情や意志の表現機能をも有する。その文法化の過程は以下のようにまとめられる。まず結果性複合動詞の存在により、「質的有界」(限界性) という本来は動詞に含まれる意味が複合動詞の後項に移る。それによって「質的有界」を持たない事象、つまり「動作」(activity) と「瞬時動作」(semelfactive) は「量」の次元で有界性を実現する必要がある。これは中国語において動量補語の使用頻度が非常に高い原因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また、「動作」と「瞬時動作」の殆どは制御可能な事象であり、動量補語は多くの場合このような動詞と共起するため、元來動詞に含まれる主観性が共起する動量補語に移り、動量補語が主体の感情や意志を表せるようになる。つまり、動量補語の拡張機能である非限界性と主観性は、いずれも共起する動詞に由来すると考えられる。

第4章では、時間副詞“已經”の機能と用法を考察する。“已經”は完了相 (perfect) 副詞として、事象の発生を「変化」として捉え (construe)、その変化後の状態を指す機能を持つ。完了相を表す“已經”は主に以下の4つの用法を有する。まずは文の中に固定参照点がある場合である。その固定参照点には、ある確定的な時間や事象、観察者の視点、並列文や対照文における共通の統一的参照点などがある。一方、文の中に固定参照点がなく発話時点を参照している場合は、“已經”は起きた「変化」そのものを強調し、前後の状態が同一ではないことを示す。“已經”はアスペクト意味のほか、広義の因果関係を表す複文においては前提を表す機能を有する。また“已經”は主観性の標識でもあり、数量や形容詞などスケール構造を持つ語と共起する場合は、主観的「大」量を表現する機能を持つ。以上4つの用法は異なる意味レベルに関わるため、同時にこの4つの機能を実現することも可能である。

第5章では、「音が轟く」という意味の“轟隆”を例に、擬音語の形態的反復とアスペクトの関係を検証する。中国語の擬音語は多様な反復形態を持っており、“轟隆”で言えばABB形“轟隆隆”、AABB形“轟轟隆隆”、ABAB形“轟隆轟隆”のような形式が存在する。これらは事象の瞬時性、持続性といったアスペクトに関わり、ある一定の規則を有する。具体的には、ABAB形、AABB形は持続性、数量詞と結合した“AB一声”の形式は瞬時性、ABB形は瞬時的、持続的事象のどちらをも表すことができる。この三つの形式は全て擬音語の有界形式であり、事象のアスペクト性の実現 (realization) に関わっている。一方裸の“AB”形は無界形式であるため、事象の時間性とは無関係であり、多く

が語形成成分や連体修飾語といった時間性とはさほど関係のない位置に置かれる。

第 6 章では、中国語の動詞の語彙相プロトタイプを研究する。中国語、英語の動詞研究において、郭鋭 1993、Croft 2012 は共に動詞とアスペクト構文の共起、つまり動詞のアスペクト用法から事象に内在する時間構造を考察するという手法を提唱し、各々の研究を行っている。本研究では分類アルゴリズム OC を用いて郭鋭 1993 のデータの再分析を行い、郭の結論の妥当性を検証した。また概念辞書 FrameNet から選んだ 735 種の動詞と中国語の 15 種のアスペクト構文を対象に改めて分析を行った。本研究の分析によれば、動詞相のプロトタイプには、動作類、変化類、状態類という 3 つの主要類型と、動作-変化、動作-状態という 2 つの中間類型の、計 5 タイプ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った。変化と状態は互いにメトニミーの関係にあるため、この二つの中間類型は存在しない。

第 7 章では、本研究の成果をまとめた上で、今後の課題について述べる。今回扱った現象はアスペクトと関わる膨大な現象の中の極一部でしかいないため、今後は対象範囲を拡大し、更に体系的な検証を行う必要がある。

汉语动相的多视点研究

本文研究了汉语中与“相”(aspect, 或“动相”)有关的语言现象。所谓“相”, 按照 Comrie (1976) 的定义, 是“对于事件内部时间性构成的观察方式”。在汉语学界, 以往的动相研究往往集中在了体标记(如“了”“着”“过”等)上, 但对于体标记之外与动相有关的现象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为此, 本研究把对象设定为体标记之外的与“相”有关的语言现象, 包括补语、副词、构词法、动词本身, 主要以个案研究的方式, 以形式与形式、形式与语义的相互作用为着眼点, 从用法和功能这两个角度对相关语言现象进行考察。我们将研究的具体个案是: 动量补语(第3章)、时间副词“已经”(第4章)和拟声词“轰隆”的构形重叠(第5章), 第6章则将从宏观的角度探讨动词与表“相”句式的组合规律。

第1章是全文的绪论, 我们通过与英语、日语的比较, 用4个语言事实引出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及目的。第2章是对现有的动相相关理论的评述, 重点介绍了 Croft (2012) 的动相分类及其理论依据, 特别是文中提出的以时间和质为动相的两轴, 用笛卡尔坐标系表示动相语义的图示方法。第3章我们对汉语动量补语的多样的语法功能进行了探索。动量补语除了能表达事件的数量之外, 还能表达事件非终结的情状特征, 或是行为主体的情感或意志。我们详细介绍了后两种功能, 并解释了其发生语法化的原因。第4章考察了时间副词“已经”的用法和功能。“已经”作为一个表完成体的副词, 具有将事件的发生当作一种变化来识解, 且强调变化后的状态这一表时体功能。“已经”主要有外部参照、内部参照、表逻辑前提、表主观大量这4大用法, 由于这4大用法处在不同的语义层面, 因此由一个“已经”同时表现多种含义也是有可能的。第5章我们以“轰隆”为例, 考察了汉语中拟声词的重叠与动相的关系。汉语中拟声词最主要的重叠形式为 ABB、ABAB 和 AABB 这3种形式, 它们对事件时间性(瞬时/持续性)的表达遵循一定的规律。ABAB 和 AABB 可表持续性, 与数量词结合的“AB 一声”形式表瞬时性, ABB 式则可兼表短时、长时事件, 而光杆的“AB”形则与事件的时间性无关, 它是拟声词的无界形式。第6章考察了汉语动词相的原型“过程结构”。在介绍了郭锐(1993)与 Croft (2012) 的相关研究之后, 我们使用自动分类算法 OC 对于汉语的 735 种动词与 15 种表“相”句式的共现进行了分析。按照我们的分析, 动词的过程结构有以下 5 大原型: 动作类、变化类、状态类这 3 大主类以及动作-变化过渡类型、动作-状态过渡类型这 2 大过渡类型, 而变化与状态由于可互相转喻因此没有过渡类型。第7章是全文的总结与今后的展望。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提出问题.....	1
1.2 研究目的.....	5
1.3 研究方法.....	6
 第二章 动相体系概述	 8
2.1 “相”的定义，以及两种研究方向.....	8
2.2 “相”研究的轨迹.....	10
2.2.1 情状方向的研究概述.....	10
2.2.2 视点方向的研究概述.....	13
2.3 Croft (2012) 的“相”体系.....	16
2.4 “相”的语义与形式的交界面.....	21
 第三章 动量补语的表相功能与功能扩张	 24
3.1 提出问题.....	24
3.2 动量补语的表数量功能.....	26
3.3 功能扩张：从表数量到表情状.....	27
3.3.1 动量补语在完整体补语系统中的位置.....	27
3.3.2 动量补语的表情状功能.....	32
3.4 功能扩张：从表情状到表主观性.....	39
3.4.1 动量补语的表主观性功能.....	39
3.4.2 从表情状到表主观性的语法化过程.....	42
3.5 小结.....	44
 第四章 时间副词“已经”的用法和功能	 46
4.1 问题提出.....	46
4.2 “已经”的功能：完成体.....	48

4.2.1 英语与汉语的完成体标记.....	48
4.2.2 完成体含义的分析与图示.....	51
4.2.3 “已经”所表达的完成体含义.....	55
4.2.4 “结果体”与副词“仍然/还”	60
4.3 “已经”的用法.....	61
4.3.1 外部参照.....	61
4.3.2 逻辑前提.....	68
4.3.3 内部参照.....	70
4.3.4 主观大量.....	71
4.3.5 “已经”的功能聚合.....	73
4.4 余论.....	74
第五章 拟声词的重叠与动相的关系	75
5.1 提出问题.....	75
5.2 调查概要.....	76
5.3 拟声词的重叠与事件.....	76
5.4 拟声词的无界、有界形式.....	83
5.5 小结.....	87
第六章 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再分析动词	88
6.1 问题提出.....	88
6.2 动词相研究回顾.....	90
6.2.1 郭锐(1993)的研究.....	90
6.2.2 Croft (2012) 的研究.....	95
6.3 郭锐(1993)再分析.....	97
6.4 笔者的调查.....	99
6.4.1 分析对象.....	99
6.4.2 OC 分析结果.....	102
6.5 结论与余论.....	104
附录: 作为分析对象的 735 种 frame 和对应动词.....	105

第七章 结论	113
7.1 各章内容回顾.....	113
7.2 今后的课题.....	115
 参考文献	 117
致谢	129

第 1 章 绪论

“相”(aspect)或“动相”，又称“体”，是语言学中一个历久弥新、充满活力的话题。说它历史悠久，是因为它几乎与语言学这门学科同时诞生，毕竟不管在哪种语言中，动相都有着很核心的位置，在人们最熟悉、最常用的语法标记之列中必定有与动相有关的项目，如汉语的“了”、日语的「テイル」、英语的"be + V-ing"形等。而说它仍旧很新，是说它离彻底解决还有很远，即使讨论“相”的文献可谓卷帙浩繁、层出不穷，然而其现象之多变、内涵之复杂，至今仍吸引着大批研究者的兴趣。

说起汉语中的“相”，也许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了”“着”“过”，的确，以“了”“着”“过”为代表的体标记，连同“在”“起来”等半虚化的标记，是汉语“相”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语二语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事实上，只要我们更深入一些考察就能发现，“相”在汉语中的渗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它不仅存在于那些语法标记之中，还与动词本身、动词前的副词、动词后的补语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连构词层面都看得到“相”的影响。说“相”在句子中无处不在并不夸张。

然而，即使以上观点可以说是已经被学界广泛认可，但真正去考察动词本身、动词前的副词、动词后的补语、构词方式与“相”的关系的研究仍然非常不足，未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而本研究正是想对这些问题发起挑战。

1.1 提出问题

必须承认的是，“相”在句子中无处不在的现象存在于所有语言之中，并不是汉语独有的特性。不过，当我们把视点放在汉语的时候，的确可以发现汉语中有些副词和补语的用法非常有特色，与其他语言存在较大差异。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动词后数量结构的用法。当我们用中、英、日这三种语言描述过去现实发生的“他吃苹果”以及“灯泡闪”这两种事件的时候，最自然的表述方法恐怕就是：

(1a) 他吃了一个苹果。¹ (有名量²)

¹ 本文未标明出处的例句均为笔者（汉语母语者）的作例。

(1b) He ate an apple. (有名量)

(1c) 彼はリンゴを食べた。(无名量)

(2a) 灯泡闪了一下。(有动量)

(2b) The bulb flashed. (无动量)

(2c) 電球が光った。(无动量)

其中，汉语在描述这两类事件的时候都会用到数量结构，对宾语“苹果”使用名量，对不及物的动词“闪”使用动量；而英语只会在前一种事件中使用名量——即含义为“1”的不定冠词 (indefinite article) "a(an)", 后一种情况无需使用动量；而日语在两种情况下一般都不使用数量结构。当然，以上讨论的都是各语言中最自然的表述，并不是说采用别的说法句子就不成立了。如汉语不带名量的情况“他吃了苹果”也成立，但一般要用在如“他在苹果和梨中间选择了吃苹果”这类的语境中才显得自然；“灯泡闪了”也成立，只不过此时的“了”不再是“了₁”而是完成体 (Perfect) “了₂”了，一般只在报告新情况的出现这一语用环境下才独立成句；而日语中如果使用了数量「一個」「一个 (苹果)」或「一回」「(闪了) 一次」，则完全是强调“数量为 1，而不是其他数量”这一事实，与“不定”等其他语法范畴并无关系。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实际语料中对数量结构的使用情况。我们分别在汉语语料库 CCL 和日语语料库 NLB³中检索用“闪”和「光る」表现的闪光事件（指某一光源发光后瞬间熄灭，这一过程进行一次或反复多次的事件，不包括反射光的闪烁和隐喻性质的用法），取同一认识背景 (epistemic grounding) “过去现实”——汉语取“了”形式、日语取动词「タ」形，统计其中对量的提及频率，得到结果如下：

语言 (语料库)	检索动词 (结果数)	闪光事件总数	量表现的频数	占比
汉语 (CCL)	闪了 (335)	55	46	83.6%
日语 (NLB)	光った (309)	44	3	6.8%

(表 1.1 闪光事件的表达中对于量的言及之汉日对比)

² 我们在这里用“有名量”来表示“有修饰名词的数量词”，而不是“使用名量词”的意思，毕竟英语里没有量词这一范畴。后文“动量”同理。

³ 语料库信息见 1.3 节。

可见，在实际使用中，汉日两种语言对量的提及的确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正反映了汉日数量表现的功能存在很大的不同。我们认为，汉语的数量结构不仅有着表事物数量的功能，它与“相”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与动词“闪”组合的数量结构其实表现的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样态。我们将在第3章中详细展开分析。

不仅是补语，汉语中与“相”有关的副词的用法也与英、日语有较大差别。以已然义时间副词为例，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原文中共出现了31次副词“已”（包括“已、已经、早已”这3种形式，未包括其他不含“已”字的已然义副词如“早就”等），而其英译文（Yang Hsien-yi & Gladys Yang 译本）中只有9处翻译成了“already”，日译文（井上红梅译本）也只有5处译作「すでに」，8处译作「もう」，共计13次，不管是英文还是日文，均不及原文的一半。其实只看词汇意义的话，“已经”与英语的“already”、日语的「すでに/もう」是完全一样的，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差距，让我们不得不跳出词汇的框架，转向语法、语用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在英译文中有一部分句子虽然未翻译出“already”，但使用了完成体“have done”句式。那么，已然义副词在汉语中到底发挥了什么样表“相”功能？与完成体的关系是什么？在用法上有何特点？我们将在第4章以副词“已经”为例作出具体的分析。

“相”不仅在副词、补语这样的句法层面有很强的存在感，在构词层面也能看到它的影响。例如，日语中有很多拟声拟态词都有表单次的形式与表持续的形式对立，如「ぐるっと」一般表示转一圈，而将词干重叠之后的「ぐるぐる（と）」的形式则表示转个不停；「ピカッと」表示闪烁一次，其重叠形「ピカピカ（と）」则表示闪个不停。汉语的拟声词也有类似的现象，比如下面两个例句中的“轰隆”（例3）与重叠形“轰隆轰隆”（例4）分别用在瞬时的崩塌事件与长时的行驶事件之中。

（3）第一次，船刚靠近房屋，“轰隆”一声巨响，一栋房子倒塌了，砖瓦、木头打到甲板上，甲板被打出了大窟窿，船上人全倒在甲板上。（1995年《人民日报》，引自CCL，下例4、5同）

（4）于是，第二列灯火通明的快车又朝着相反的方向轰隆轰隆地开过去。（圣·德克旭贝里著，白栗微译《小王子》）

然而，与日语不同的是，汉语中非重叠形的“轰隆”其实也能用在持续性的事件之中，如下例（5）的行驶事件：

(5) 驰行在辽阔的原野上的火车发出轰隆而沉重的声音，使人感到寂寞而单调。(杨沫《青春之歌》)

可见，“相”对于汉语拟声词重叠的影响确实存在，但这种影响是受到限制的。我们将在第5章对这种限制展开详细考察。

在探讨了动词周围的补语和副词，以及构词层面的“相”之后，最后我们也不能忽视动词本身在“相”系统中的关键地位。我们始终强调，“相”这一语法含义，是由句子中的各个成分互相协作、共同表达的。在这种“协同”之中，其实包含着非常复杂的用法。这种复杂性体现在：即使是实现同一种表“相”功能，对于不同的动词往往需要组合不同的语法形式。比如在汉语中，同样是心理动词，同样是表现某种心理状态的当前存在，例(6-9)使用的体标记截然不同。动词为“相信”时不用任何体标记(例6)；动词为“纠结”时用“在”或“着”(例7)；与“接受”组合时用“(已经…)了”(例8)；而例(9)中表达心理状态的谓词“满意”干脆就是形容词，所以用“很”。

(6) 我相信他会成功的。

(7) 我在纠结(/纠结着)要不要采用他的意见。

(8) 我(已经)接受了他的提议。

(9) 我对他的成绩很满意。

以上各例中，除了例(7)似乎也可以用“很”(“我很纠结……”)之外，各个体标记都不能替换成其他标记，也就是说，动词与体标记之间的组合方式是有着固定用法的性质的。并且，这套固定的组合方式是每种语言所独有的，至少日语的组合方式就与汉语不一样。译成日语的话，上例(6、7、9)应该用「テイル」形，例(8)应用「タ」形。

(6') 私は彼がきっと成功すると信じている。

(7') 私は彼の意見を採用するかどうか迷っている。

(8') 私は彼の提案を受け入れた。

(9') 私は彼の成績に満足している。

那么，汉语的动词与表“相”句式之间存在怎样的相互选择关系呢？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会在第6章对动词与句式的组合可能性作一次普查性质的分析，并试图找出这种选择关系背后的语义动因。

1.2 研究目的

本文将聚焦于体标记之外的与“相”有关的语言现象，包括补语、副词、构词法、动词本身，主要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以形式与形式、形式与语义的相互作用为着眼点，从用法和功能这两个角度对相关语言现象进行考察。我们将研究的具体个案是：动量补语（第3章）、时间副词“已经”（第4章）和拟声词“轰隆”的构形重叠（第5章），第6章则将从宏观的角度探讨动词与表“相”句式的组合规律。

本文的着眼点是以下两种“相互作用”（interaction）：一种是形式与形式的相互作用也就是用法，一种是形式与语义的相互作用也就是功能。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对于“语法意义是由语法标记来表达的”这种朴素观念的反论（antithesis）。我们认同的是“格式塔”（gestalt）的思想，认为句子是一个有机整体，句子中的各种成分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下共同表达句子的语义。其中，需要我们去研究的不仅是它们共同表达的语义是什么——即功能，同样重要的是它们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即用法。特别是应用到第二语言教学的场景之中时，一个句式的含义往往不难掌握（语义范畴往往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其用法才是真正的难点。因此，对于用法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本研究所关注的重点。另一方面，当我们把视点聚焦于某一形式的功能时，会不可避免地发现它的功能往往并不是唯一的，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也不是静止不变的，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与功能扩张（functional extension）⁴是语言的普遍现象。显然，同一形式的多种功能之间肯定不是肆意的、毫不相关的，而找出这些功能背后的联系，也是我们的研究目的之一。总体来说，本研究的重心不在于探讨“（某种形式所拥有的）某种功能的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比如不会过多地去探讨“（‘已经’所表达的）完成体的实质是什么”，对于这一部分我们会积极地引用前人文献

⁴ 我们所理解的语法化与功能扩张在本质上是同一种功能变化的过程，比如某种形式 X 从功能 A 发展出了功能 B，那么，站在功能 B 的视点，就是“功能 B 是由功能 A 经语法化而来”；而站在功能 A 的视点，则是“功能 A 经过扩张发展出了功能 B”。

中得到的成果；我们的关注点在于这个形式在实现功能时受到的用法上的制约是什么，以及这种形式所拥有的多种功能之间的联系。

之所以选择个案研究的方式，主要是为了保证讨论的深度与细节丰富度。我们知道汉语的“相”系统非常庞大，形式成员非常多，在有限的篇幅下，如果选择了研究对象的“大而全”，则难免会牺牲讨论的深度与细节，这有违于我们的初衷。而个案研究的方式则允许我们从多种角度全方位地进行挖掘，甚至偶尔跳出“相”这一框架。事实上，在我们接下来的讨论中，固然是以“相”这一范畴为中心的，但在讨论到对象形式的功能扩张的时候还会涉及到包括“情态”(modality)在内其他语义范畴，甚至还会将问题放到语用、文体层面进行阐释。我们认为，这样的思维发散有助于揭示“相”系统与其他系统的联系，而这也是对于“相”的研究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过，本文也并非全部由个案研究组成，在研究动词问题的第6章我们将贯彻“全面”的方针，广泛地收录具有代表性的700余种动词以及十余种句式作为调查对象，试图系统性地探索动词与表“相”句式之间的组合规律。

1.3 研究方法

在方法论上，本文将以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 或“句式语法”)为理论框架，采纳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与前提，探索形式与语义的交界面(interface)。对于“构式”一词的理解⁵，我们采用最广泛的界定，不仅包括传统语法研究中的句法层面的句式，还将包括构词层面的结构形式。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我们将遵循 Langacker (1987, 2000) 等学者所倡导的“以使用为本的模型”(usage-based model)，积极使用语料库(corpus)进行研究。我们知道，汉语语法的一大特点就是所谓的“空灵”，有很多句式的用法都非常灵活，不具有强制性。比如我们在上面1.1节提到的闪光事件的表现方法，事实上使用或不使用数量结构在语法上都可以成立，但仅从这一点就断定数量表现与闪光事件的表现完全无关的话，就相当于关闭

⁵ 由于构式语法的学派很多，如 Fillmore et al (1988)、Langacker (1987)、Goldberg (1995)、Croft (2001) 等，因此各家对于构式的定义难免有不同的意见，这里我们参考 Langacker (1987: 82) 的意见：“语法涉及数个词素和更大表达式的组合，以逐步形成更为复杂的象征结构，这些象征结构就叫做语法构式。因此，语法构式即为象征复合体，其中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作其成分的象征结构。”(转引自王寅 2011: 29)

了一扇深入探索问题的窗口，无法揭露数量表现与“相”的关系（详细的讨论见第3章）。因此，我们认为，仅靠传统的举出最小对比对、检验句子成立与否的方式并不足以刻画出汉语语法“空灵”的轮廓；针对汉语的特点，考察实际的语言使用（usage），对真实的语料进行定量分析不失为最好的研究方法。我们会根据不同的调查目的与手法使用不同的语料库，包括：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语料库 CCL⁶、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语料库 BCC⁷、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 CNC⁸，日语方面则使用国立国語研究所与 Lago 言語研究所共同开发的语料库 NINJAL-LWP for BCCWJ 即 NLB⁹。在对语料进行统计和分析时我们使用的工具是大阪大学今尾康裕教授开发的语料库分析工具（concordancer）CasulConc¹⁰，以及统计语言 R。

此外，与其他语言进行对比也是我们的方针。汉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仍被广泛使用的语素文字，研究汉语时容易犯的错误是从字义推测其功能，而忽视从其本义扩张出来的功能。其实，汉语中完全语法化成为语法标记的形式并不算多，很多都是词汇义与语法义并存的“半语法化”的形式，比如我们在 1.1 节介绍的数量结构与副词“已经”。与其他语言（本研究主要是日语和英语）作对照有助于我们把握这些半抽象化了的形式的实义与虚义之间的界线，在细化了对形式本身的描写的同时也能揭示出汉语的独特个性，从而能够反哺类型学研究。

⁶ 地址 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

⁷ 地址 <http://bcc.blcu.edu.cn/>

⁸ 地址 <http://www.aihanyu.org/cncorpus/>

⁹ 地址 <http://nlb.ninjal.ac.j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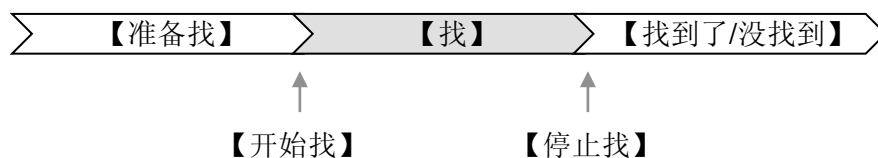
¹⁰ 主页地址 <https://sites.google.com/site/casualconc/>

第 2 章 动相体系概述

在进入具体的个案分析之前，本章让我们先来对动相体系作一个简单的介绍。“相”（aspect）与“时”（tense）和“态”（mood）并称 TAM，是语法研究中最重要课题之一，至今也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我们会先梳理一下国内外学者关于“相”的重要研究，并着重介绍本文将主要参考的 Croft（2012）的“相”体系，然后再对本文所使用的与“相”相关的术语的用法作出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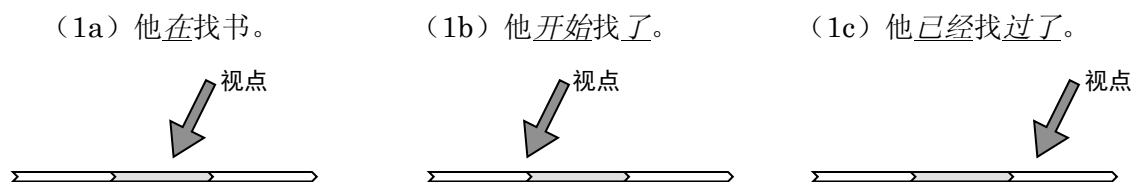
2.1 “相”的定义，以及两种研究方向

对于“相”的定义，最经典的恐怕要属 Comrie（1976: 3）的“different ways of viewing the internal temporal constituency of a situation”（对于事件内部时间性构成的观察方式）。这个定义由两个概念相叠而成：一个是“事件内部的时间性特征”，一个是“外部的观察方式”。以“他在找书”这个句子为例，其中涉及到的“找（书）”这一事件，它的内部时间性特征可概括为 5 个阶段，形成以下动作连锁（action chain）：



（图 2.1 “找书”事件的动作连锁）

对于以上同一动作连锁，可以产生不同的观察方式，“在”就是其中一种，表示“在观察发生的时点，事件进行到了【找】这一阶段”。除了“在”之外，“他还没找呢”“他马上就要找了”“他开始找了”“他找到了”“他已经找过了”等等也是常见的观察方式。



(图 2.2 对于“找书”事件的几种观察方式)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事件都像“找”一样具备 5 个阶段，有些事件如“碎”的动作连锁就只有 3 个阶段：**【完整的状态】****【碎】****【破碎的状态】**，有的事件如“位于（中国东部）”就只有一个阶段；对于这些具有不同性质的动作连锁的事件，能够产生的观察方式也是存在差异的，比如对于“位于”就没有“*正在位于”或者“*位于了”这样的观察方式。可以说，找出这些各异的“事件内部的时间性特征”与“观察方法”，以及这两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相”这一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

根据 Sasse (2002) 作出的调查，对于“相”的研究，学界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将“事件内部的时间性特征”与“观察方法”这两个概念分开，视为两个不同的语义层面进行讨论的“分部” (bidimensional) 思路。这一思路的代表者是 Smith (1991) 的研究，她把前者称为“情状” (situation type)、后者称为“视点” (viewpoint) ¹ 分别作出了描述，此后在这种二分法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发展出了三分法 (Michaelis 1998)、四分法 (陈前瑞 2008) 等分层方法，我们将在下一小结作详细介绍。另一种是将情状与视点视为同一语义层面的“统合” (unidimensional) 思路。具有代表性的是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的 Langacker (1987)、Zhang (1995) 的研究，本研究也将主要采用这种思路。其中 Zhang (1995: 3) 指出：“既然体 (aspect) 和动作方式 (aktionsart) ² 能够相互作用，那么两者必然会在某种概念和范畴上具有共同的性质。它们应该属于同一个认识领域，在情状的概念化方面是一

¹ “情状”这一概念在有些文献中也被称为“词汇相” (lexical aspect)、“动作方式” (aktionsart) 等；“视点”也被有些文献称为“语法相” (grammatical aspect)、“体”、“貌”等。但另一方面，并不是说凡是使用了“词汇相”这个术语的研究就一定是指“情状”，或者使用了“体”这一术语的研究就一定是指“视点”，事实上不同的研究者会使用不同的含义，比如陈前瑞 (2008) 的“体貌”指的是本文所说的“相”，所指的概念范畴处在情状与视点之上。

² 即视点和情状。

致的，是在同样的底层语义结构上进行运算。”³可以说是比较好地概括了这一思路的核心思想。

当然，“分部”思路与“统合”思路并不存在对错之分，只是针对不同的研究目的提供了不同的切入点而已。其中分部的思路有利于对“相”系统中的各个部分作出更细致的描写，而统合的思路更强调系统中成员的相互作用。正如 Sasse 本人指出的那样，其实最近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把这两种思路结合起来了，我们也将采用这样的方针。我们一方面认同情状与视点处在同一语义层面，不分彼此；一方面也认可在同一层面上可以有情状与视点这两个不同的考察方向。我们理解中的情状与视点都是“相”的别名，两者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是凸显的特征有所不同，前者凸显了事件内部的不同结构，后者凸显了外部观察的不同方式。以下为了让讨论更具体、更有解释力，我们还是会在某些需要凸显某一方面的上下文使用情状与视点这一对理论上的对立，即使我们的研究是以“统合”观点为纲的。

2.2 “相”研究的轨迹

虽说对于“相”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等哲学家们的著作，但要论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在英语学术圈中有影响力⁴的“相”研究，研究者们一般把 Vendler（1957）和 Comrie（1976）奉为奠基之作，前者开创了情状方向的研究，后者则侧重于视点的方向。

2.2.1 情状方向的研究概述

Vendler（1957，同 1967）提出，英语中各种各样的事件可最终归类为以下 4 种情形，原文使用的术语是“动作方式”（aktionsart），其所指与 Smith（1991）的“情状”基本相同。

a) 状态（states）：知道（答案），是（中国人）

³ 转引自陈前瑞（2008：23-24）。

⁴ Binnick（1991：135）指出，俄语等斯拉夫语学界有着更悠久的“相”研究传统，并且直接影响了普通语言学界，英语“aspect”一词就是从斯拉夫语的语法术语中引进的。

- b) 活动 (activities): 唱 (歌), 跳 (舞)
- c) 到达 (achievements): 到达 (终点), 死
- d) 达成 (accomplishments): 造 (一间房子), 写 (一首诗)

后来 Dowty (1979)、Mourelatos (1981)、Smith (1991) 等一系列研究发现, 这种 4 分类的背后其实是受到了下面 3 种语义特征 (semantic feature, 或“义素”) 的支配。

- i) 状态性: 静态 (stative) vs. 动态 (dynamic, or process)
- ii) 持续性: 持续 (durative) vs. 瞬时 (punctual)
- iii) 终结性 (是否有“自然终结点”): 终结 (telic) vs. 非终结 (atelic)

情状类型	状态性	持续性	终结性	例
状态	+	+	—	知道, 是
活动	—	+	—	唱, 跳
到达	—	—	+	到达, 死
达成	—	+	+	造, 写好

(表 2.1 对于 Vendler 1957 情状四分类的语义特征分析)

这种语义特征分析法促进了情状类型分类的新发展, Smith (1991) 就根据这一分析补充了第 5 种情状类型“迭代” (semelfactive), 如闪光事件“闪了一下”就是一种迭代, 其语义特征组合可分析为[—状态性][—持续性][—终结性]。而 Mittwoch (1988: 234) 还发现了一种不具有持续性的“点状态” (point state), 其特征组合为[+状态性][—持续性][—终结性], 这种情状类型只包含一种情况即描述某个时间点的情况, 如“现在 12 点 15 分”“她走了一个钟头了”等。这样一来, 以上三种语义特征可能形成的组合就都集齐了。⁵

不仅是新的特征组合方式, 此后的研究者们还发现了新的语义特征, 使得情状类型得到了进一步细分。如 Carlson (1979: 56-57) 指出了状态情状内部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具有

⁵ 虽说数学上存在 8 种排列组合, 但由于从定义上状态性和终结性就不可能同时成立 (即非动态的事件不会有内在的自然终止点), 也就是说+++和+-+并不存在, 因此可能的排列组合为 6 种。

固有属性性质的永恒状态，如“是中国人”，另一种则是暂时性的、会发生转移的状态，如“生气”“（衣服）湿”。而到达情状内部也可以细分，Talmy（1985: 77）指出，同样是到达情状，有的到达是可以重置的（resettable），如“门开了”之后可以随时关上，而有的到达则不可重置，如“瓶子碎了”之后就无法复原。这听上去像是一个与语法学无关的语义特征，其实不然，汉语中可以把“门开了”之后的状态叫“门开着”，但不能把“瓶子碎了”之后的状态称为“*瓶子碎着”的语言现象就是很好的反驳。最后，Dowty（1979: 88-90）、Hay, Kennedy & Levin（1999）等研究都讨论了一种以“下沉”“变凉”为代表的新的情状类型，这类情状具备[-状态性][+持续性][-终结性]的特征，按 Vendler 的分类应该是一种活动，但与典型的的活动如“唱歌”“跳舞”相比，这两类事件在[±连续性]（或[±匀质性]）这一特征上存在差异，同样是持续的过程，“下沉”“变凉”描述的是距离、温度这类连续变量发生渐变（gradient）的过程；而“唱歌”“跳舞”则是离散状态的集合，不具有渐变的性质。

除了新的情状类型不断被发现之外，研究者们还深入讨论了传统情状分类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一种是所谓“非活动的活动”（inactive action）⁶的问题，指的是在英语中的有些表述，从语义来看似乎是一种状态，但语法上用的却是进行时（Progressive），与活动情状使用的语法形式相同。如“He is holding the baby”，似乎是一种“他”所作出的行为活动，又似乎是一种与“他”有关的状态。不过这与其说是情状（语义概念）的问题，还不如说是个别语言之中形式与功能的不一一对应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承认英语进行时并非不能表达所有的静止状态，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事实上，汉语中的“着”和日语中的「テイル」都是既能表现行为的进行又能表现状态的持续的语法形式，汉语中还存在着“他手里抱着一个婴儿”这样的杂糅句（SVO 句式与存现句式的杂糅），可见，“非活动的活动”这种“矛盾”只局限于英语之中，在汉语与日语中用进行时形式表达状态根本就不是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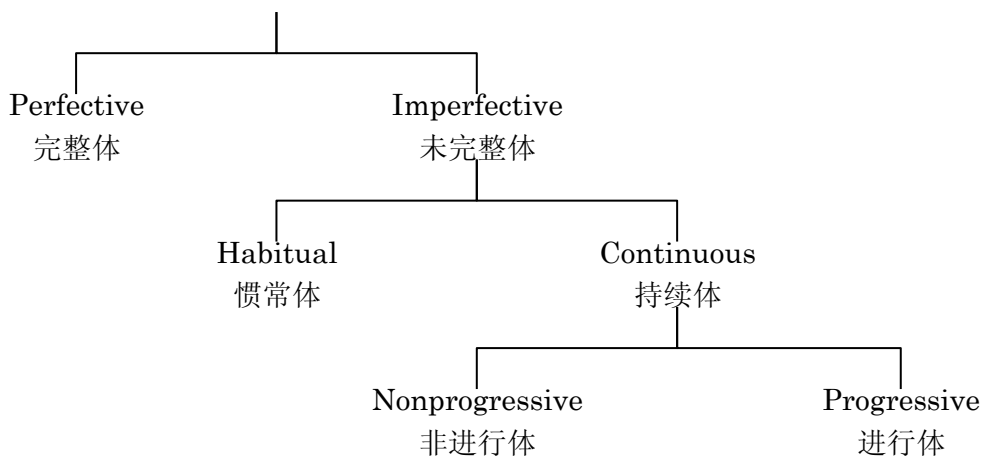
另一个受到广泛讨论的问题是同一动词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表达不同情状的问题。如同样是“明白”，“我明白他的意思”是状态情状，而“我突然明白了他的意思”则是到达情状（Vendler 1957: 153）；“Erin ate”是一种非终结的活动，“Erin ate the pie”则是一种有终结点（即派被吃掉的那一刻）的达成（Van Valin & LaPolla 1997: 99）；英语中“John is

⁶ 这里使用的是 Croft（1991: 97, 2012: 39）的术语，按 Dowty（1979: 173）为“stative progressives”，按 Bach（1986: 6）为“dynamic states”，按 Michaelis（2004: 10）为“homogeneous activities”。

friendly"是一种状态,而"John is being friendly"则是一种活动,描述了在某一具体场景下 John 所作出的 friendly 的行为 (Dowty 1979: 114); Smith (1991: 55) 在提出了迭代情状的同时也指出,“他咳嗽了一声”是迭代,而“他咳嗽了几声”就应该是活动。针对以上现象,用“拆义法”——也就是说把开头两个例句中的“明白”分别看作“明白 1”和“明白 2”来处理似乎有些捉襟见肘了,因为类似的现象极其广泛,几乎涉及所有动词。其实,只要我们跳出一个动词只能表达一种情状的思维局限,也就是说,承认情状义并不是动词的固有含义,而是受到了包括语法在内的周围语境的影响的话,以上诸多“问题”也就不再是问题了。同时,考虑到“包括语法在内的周围语境”其实也是视点的表达形式,这就意味着情状与视点的表达方式是可以重合的。前人有很多研究由于预设了“情状义是动词的固有含义”“视点义是语法标记表达的意义”以及“情状与视点相互排斥”的观点,才会产生上述“问题”,但随着讨论的深入,这些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不再被坚持。正如 Dahl (1985: 26) 指出,“虽说情状与视点的二分法在理论上干净利落,显得很漂亮,但在应用到实际情况中时,难免会碰到重重困难。首当其冲的就是从语境的影响之中分离出动词的‘内在时间性含义’ ('inherent aspectual meaning') 的问题,毕竟,所有的动词都是出现在特定语境里的,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手段能裁定什么叫作‘中立的动相语境’ ('neutral aspectual context')。而且我们经常发现,每个动词的用法的灵活性总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会在下面 2.4 小结进一步阐述本文对“情状”与“视点”、“动词”与“语法”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2.2.2 视点方向的研究概述

这一节我们来看一下“视点”这条线索。如果说现代的情状方向的研究可以说是发源于哲学领域的话,现代的视点体研究则完全始于普通语言学。普通语言学中首部讨论视点体的英文专著是 Comrie (1976),在考察了包括斯拉夫语族、罗曼语族、阿拉伯语、汉语等等多种语言中的有关语言现象之后,Comrie 提出了以下经典体系,为后来繁荣的视点体研究打下了基础。



(图 2.3 Comrie 1976 的相体系⁷)

Comrie (1976: 16) 认为语言中最主要的观察方式有完整体与未完整体两大类别，完整体将某一种情况看作一个整体从外部进行观察，因此与事件内部的时间性构成无关；未完整体则是从内部进行观察，因此与情状有关。如汉语中表达完整体的词尾“了₁”在与动词组合的时候就可以无视事件的持续性（“找了”“死了”都可成立），但表达未完整体的“在”就只能和具有持续性的事件组合（“在找”可成立，“*在死”不成立）。

从 Comrie 对于“相”的定义——“对于事件内部时间性构成的观察方式”来看，其中心语为“观察方式”，事实上 Comrie (1976) 讨论的中心也始终是“观察方式”即视点而已，对于修饰语部分的“事件内部的时间性构成”即情状，则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关联项目来讨论。正式将情状纳入动相体系，使其具有和视点同等地位的研究是 Smith (1991)。虽然 Smith 本人也承认，情状与视点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关联，并不能一刀两段，但由于这种将内部性质与外部视点分开来的思路为讨论“相”这一过于复杂的概念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因此得到了很多后来的研究者们的继承。

在 Smith (1991) 的二分法的基础上，Michaelis (1998) 将表达开始、结束、准备、继续、暂停等事件各个阶段的动相概念称为“阶段体”(phasal aspect)，与情状和典型的视点体（即完整体/未完整体的对立）并列，构成了“相”的三部系统。如果说完整体/未完整体关注的是在观察的时点事件本身是否存在、是否完整，那么阶段体的关注点就在于观察时点与事件的进展过程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事件内部进程的特写放大。不同语言有着不同

⁷ 摘录自 Comrie (1976: 25)，中文译法按陈前瑞 (2008)。

的表达阶段体的形式手段，有的语言可以用前后缀等形态标记来表达，如俄语、德语；而英语、汉语则用“start/begin (to do/ doing)”“继续（做）”等动词来迂回表达；还有一些表达手段介于标记与词汇中间，包括汉语的动补结构“（做）完”、日语的复合动词后项「し始める」等结构。

以分类细致为特色的功能主义研究也对“相”系统进行了深入的探索。Dik (1989) 在构筑其功能语法的基础时，将“相”的系统分为 5 个层面，除了以上三部之外，另有“动量体”(quantificational aspect) 和“透视体”(perspectival aspect) 这两个分类。动量体首次将事件的频率也纳入动相体系，包括单次 (Semelfactive)、反复 (Iterative)、多次 (Frequentative)、分配 (Distributive) 四个方面，同时 Comrie 体系中的惯常体也被分配在这一层面；而透视体描述的是事态发生与参照时间的远近关系，可分为未来 (Prospective)、近未来 (Immediate Prospective)、近完成 (Recent Perfect)、完成 (Perfect) 四个类别。

汉语学界对于“相”的研究热情也非常高，但是相比于对动相体系中个别成员（如“了”、动词重叠、“起来”、动词本身等等）的研究，将所有成员置于视野之下的体系化研究仍然不多见，比较有影响力的是陈平 (1988)、戴耀晶 (1997) 和陈前瑞 (2008)。其中陈前瑞 (2008) 在“情状、视点、阶段”三部系统的基础上，结合汉语的特点，又将视点体分为“核心视点体”与“边缘视点体”两个层面，提出了以下四层级体系，并对汉语中各层面的体标记进行了系统化的归类，可谓目前最完善的汉语动相体系理论。

核心 视点体	未完整体（内部视点体）			完整体（外部视点体）		
	词尾“着”			词尾“了”		
边缘 视点体	进行体（内部视点体）			完成体（外部视点体）		
	正、正在、在、呢，等			句尾“了”、词尾“过”、来着，等		
阶段体	起始体	延续体	完结体	结果体	短时体	反复体
	起来	下来、下去	补语性的 “完、好、过”	补语性的 “着、到、见”	动词重叠 (说说)	复叠 (说说笑笑)
情状体	状态情状		动作情状	结束情状		达成情状
	知道、是		跑、玩、唱歌	创造、建造		死、赢

（表 2.2 陈前瑞 2008：271 总结的汉语四层级动相体系）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以 Dahl(1985)、Bybee, Perkins & Pagliuca(1994)、Bhat(1999)、Dahl(2000)为代表的类型学 (typology) 研究。这些研究往往并不单独研究“相”，而是将“相”置于 TAM(时、相、态)的连续统中进行分析，不仅找出了跨语言存在的动相范畴的典型成员以及这些成员在用法上的共性与特性，还从语法化的角度揭示了各成员之间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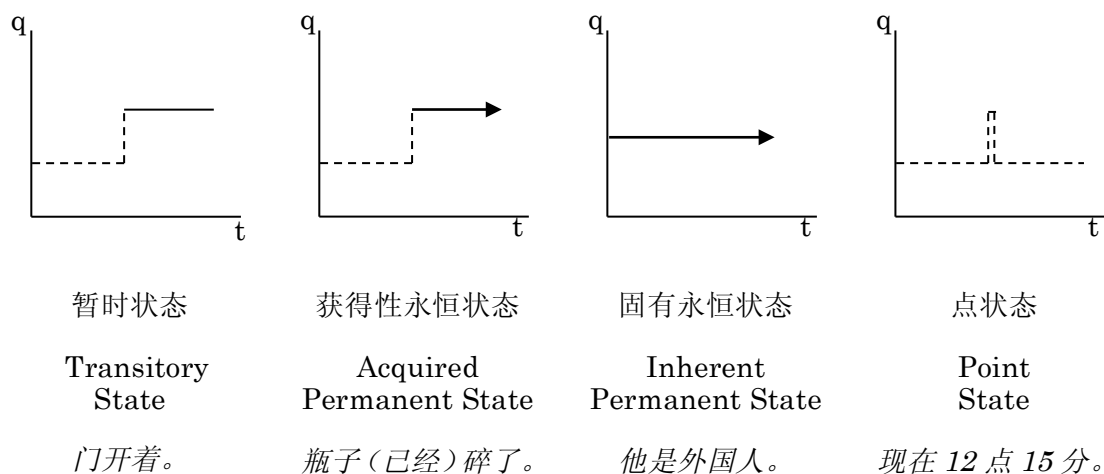
2.3 Croft (2012) 的“相”体系

纵观近年有关“相”的研究可以发现，不管是以情状为线索还是以视点为线索的研究，在功能主义与类型学的背景之下，都有不断精细化的趋势，其中 Croft (2012) 可谓集大成之作。Croft 对于动相秉持的是“统合”思路，也就是认为情状与视点是一个统一的语义概念。Croft(2012: 53)对于“lexical aspect”的定义为“how events are construed as unfolding over time”(我们是如何识解一个事件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展开的)，此定义突出了“相”的情状这一方向，站在了与 Comrie(1976)经典定义相互补的角度，但本质上是基本相同的，只是并未采用“观察方式”这种表述，而是使用了认知语言学 (Langacker 1987) 中的“识解”(construe) 一词，强调了观察行为中包含的认知能力与主观性。

Croft (2012) 最核心的主张是将动相分析成两个维度：时间 (time) 与质 (quality)，并且提出了将这两个维度作为横纵两轴，以笛卡尔坐标图来表示事件动相的方法。下图 2.4 至 2.7 是 Croft 对传统情状类型的重新分析⁸。其中，横轴 (t 轴) 代表时间，纵轴 (q 轴) 代表质，在这样一个二维空间中展开的动相曲线 (aspect contour) 表示了整个事件的动作连锁。这个动相曲线有时是实线，有时是虚线，实线代表了整个连锁中被观察者“凸显”(profile) 的部分，也就是“视点”所关注的部分；虚线则是未被关注的隐含部分。

⁸ 由于 Croft (2012) 对于“相”持统合的观点，因此这种分析是一种基于传统情状研究的，但同时也涉及了视点的分析。下文介绍的“凸显”这一概念就属于传统研究中的“视点”的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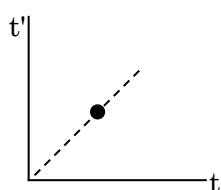
a) 四种状态



(图 2.4 四种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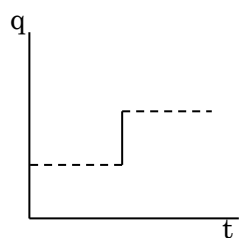
Croft 综合了前人文献中提出的语义特征，区别了四种不同类型的状态。这四种状态的共同点在于其被凸显的区域投射到 q 轴上是一个点，这意味着它们只凸显了一种质的形态；除了点状态在 t 轴上的投影是一个点之外，其他 3 种状态的投影都是线，这意味着它们都具有持续性的特征。其实，只看被凸显区域的话，这 3 种状态没有什么不同，区别在于它们未被凸显的语义：“固有永恒状态”是一种始终保持不变的状态，而“暂时状态”与“获得性永恒状态”都在凸显区域之前发生了变化，并且“暂时状态”在凸显区域之后可能再次发生逆向的变化，而后者则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正如破镜不能重圆。最后一种“点状态”比较特殊，只用于一种场合——对“现在”或“当时”进行时间定位，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的 q 轴表示的其实也是时间状态，与 t 轴是镜像关系⁹。

⁹ Croft 对“点状态”的图示是把时间视为一个离散量来表示的，我们认为如果将之视为连续量，亦可表示为下图：



(图 2.4 注 “点状态” 的另一种图示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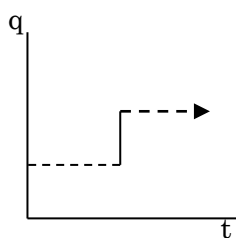
b) 三种到达



可逆定方向到达

Reversible
Directed
Achieve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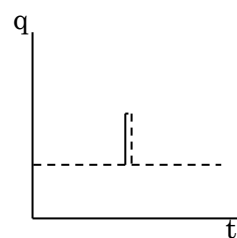
门开了。



不可逆定方向到达

Irreversible
Directed
Achievement

瓶子碎了。



循环性到达（迭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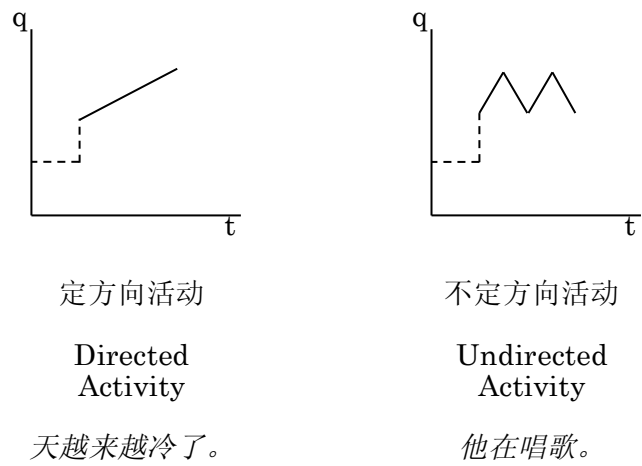
Cyclic
Achievement
(Semelfactive)

闪光灯闪了一下。

（图 2.5 三种到达）

这三种到达的共同点在于其被凸显的区域投射到 q 轴上是一个线段，也就是说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投射在 t 轴上是一个点，也就是说具有瞬时的属性。其中，“暂时状态”与“可逆定方向到达”、“获得性永恒状态”与“不可逆定方向到达”具有相同的动相曲线，但实线部分，即被凸显的部分有所不同：到达凸显的是质变发生的阶段，而状态凸显的是质变发生之后的阶段，可以说是对同一动作连锁的不同识解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汉语中“获得性永恒状态”与“不可逆定方向到达”具有相同的表达形式，都可以用“了”来表达。循环性到达即 Smith（1991）提出的“迭代”，是一种特殊的到达，它虽然发生了质变，但质变没有保持，因此仍然不具有前人文献中提出的“终结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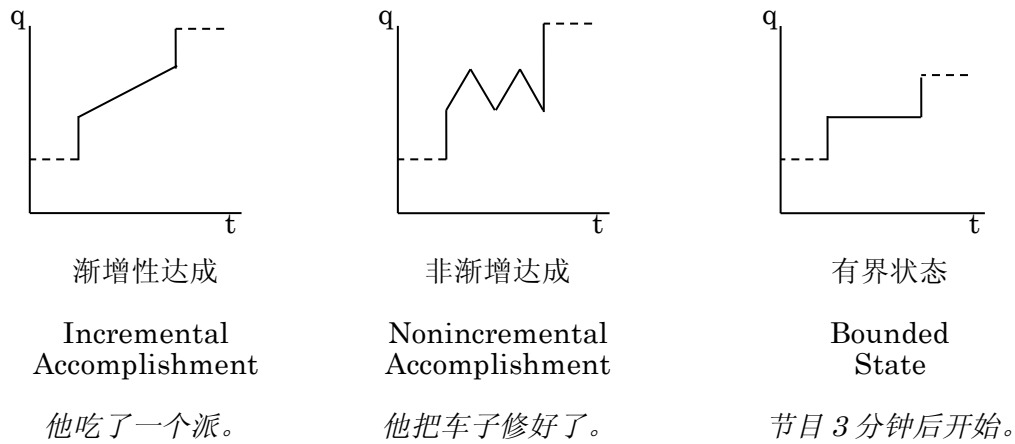
c) 两种活动



(图 2.6 两种活动)

这两种活动的共同点在于它们被凸显的区域在 t 轴和 q 轴的投影都是线段。其中，“定方向活动”的动相曲线是直线，代表它发生的质变具有连续的（或者说匀质的）性质，如大小、距离、温度等物理量的变化；而“不定方向活动”则以曲线表示，表示它发生的质变是非连续的（或者说非匀质的），如人做出的各种行为。这两种活动虽然都发生了质变，但由于质变都未必保持，因此不具有终结性。

d) 三种达成



(图 2.7 三种达成)

这三种达成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有三个阶段被凸显，不仅在时间维度上有边界（或“有界” bounded），具有持续性；在质的维度也有界，也就是说具有终结性。从事件复合（event conflation, Talmy 2000a, b）的角度来讲，达成事件是两种动相类型的复合，其中“渐增性达成”复合了“定方向活动”与“定方向到达”，而“非渐增达成”则复合了“不定方向活动”与“定方向到达”。比如“他把车子修好了”就是“他修车”这一活动事件与“车子好了”这一到达事件的复合。因此，在终结性方面，达成事件是继承了到达事件的性质的。“有界状态”是 Croft（2012）发现的一种特殊的达成，只适用于“等待”这一事件，与前两种达成相比，这种达成所凸显的中间的阶段是一种状态而不是活动，在质的维度具有非动态的特征。

可以说，Croft（2012）的二维图示法较 Dowty（1979）以来的义素分析法更为直观，也可以表示出更多的细节，因此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采用这种分类与图示。在这些图示之外，Croft（2012）（另见 Croft & Cruse 2004: 46）还指出了我们对动相概念化的过程中主要涉及到的 4 种认知机制：

a) 对比（comparison）

事物的相同与不同都是要通过对比才能被认知的。有了对于这些相同与不同的认识，才有范畴化（categorization）、隐喻（metaphor）、图形/背景（figure/ground）等基本认知范式的成立。对于动相来说，现实中各个复杂的事件可以最终归类到几种有限的类型中去，也是以这种认知能力为基础的。

b) 注意选择（attention selection）

或称“转喻”（metonymy, Langacker 1987）。典型的例子就是同一动词（如“明白”）可以表达到达与状态两种情状，其实就是通过对于同一动作连锁选择了不同的凸显阶段而实现的。

c) 格局调整（scalar adjustment）

或称“观察粒度”(granularity, Hobbs 1985)。这一机制指的是我们对于同一客观事件可以选择不同格局的观察方式,既可以对总体进行大概的宏观识解,也可以对局部进行精密细致的微观识解。如“山体崩塌了”(到达情状)是一种宏观识解,而“山体正在崩塌”(活动情状)则是一种微观识解,即使两者表示的是客观上的同一事件也不存在矛盾。

d) 格式塔 (gestalt, 完形)

或称“结构性图式法”(structural schematization, Talmy 1985)。这一机制指的是人脑拥有整体性的认知能力,即使在客观上是不完整、不连续的事物,也可以被我们认知为一个整体。以“相”来说,迭代情状的重复可以从整体上被识解为一种活动情状,“灯闪了几下”与“灯闪了一会儿”的识解方式虽然不同,但可以用来描述客观上的同一事件。

以上4种机制存在于我们对动相的认知的方方面面,是我们能以有限的形式表现丰富的客观与主观世界的认知基础。同时,这些认知机制的存在也意味着,同一客观事件是可以被识解为不同情状的,或者说,当我们在判断一个事件的情状类型的时候,就已经是在“识解”(或“观察”)了。因此情状并不是事件本身的客观性质,而是包含了我们对于事件的主观认识,这一点也是 Croft (2012) 对于情状与视点秉持互相纠缠、不可分割的“统合”观点的依据。

2.4 “相”的语义与形式的交界面

上文我们讨论的都是作为语义功能概念的“相”,而在接下来的几章,我们将讨论的补语、副词等都是“相”的形式。那么语义和形式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本小节将阐述我们对于“相”的语义与形式的基本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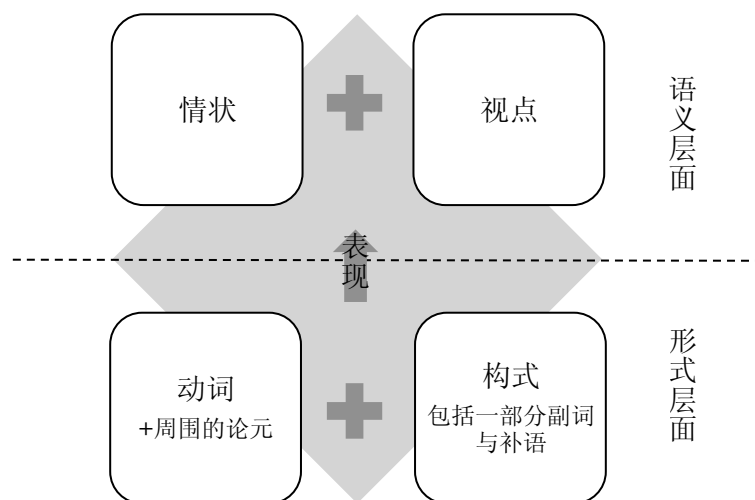
首先,语义层面与形式层面不应该被混淆。然而语言学界长久存在着以同一术语同时描述语义与形式这两个层面的概念的问题,作者说的到底是语义还是形式,往往要从上下文判断,十分不便。因此,Comrie (1976)、Bybee, Perkins & Pagliuca (1994) 和 Croft (2001) 都提议以首字母的大小写来区分这两种情况:首字母大写的词用来表示某语言中的特定形式,如在对英语的研究中用"Perfect"表示"have (done)"句式;而首字母小写的词则表示跨语言的语义范畴,如"perfect"表示的是完成体这一功能范畴。然而这种手段在汉语中无法实现,

因此我们只能考虑其他方案。本研究采用的方案是：一般情况下术语都表示功能范畴，如“完成体”“活动情状”指的都是语义层面的概念；而用来指称语法形式的时候，则一定会把形式本身也表示出来，如“完成体‘了₂’”或直接是“完成体形式”。并且，由于语言形式具有多功能性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只能表达一种功能范畴的形式其实是非常少的，因此当我们在使用“完成体‘了₂’”这种表述的时候，预设的是“‘了₂’（即句尾的‘了’）具有表达完成体的功能”，而绝非“‘了₂’只能表达完成体”¹⁰，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其次，不管是语义层面还是形式层面，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使存在理论上的切分，也无法动摇其实质上是整体的本质。具体来讲，语义层面的“相”为了理论上论述方便可以分为情状与视点两个方面，但正如我们上文讨论的那样，这两个概念是互相纠缠，无法分离的。而在形式层面，我们虽然可以在理论上分出“动词”（及其周围的论元）与“构式”（包括一部分副词与补语），或按传统称为“词汇”与“语法”这两个概念，但在实际的语言使用中，动词与构式也始终是同时出现、不可分割的，两者必须互相协作才能共同表达语义，并且两者的共现遵循一定的规律，无法自由组合。另外，同一层面的概念互相纠缠的特性，也意味着跨层面的两个概念之间不可能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并不是动词表达情状、构式表达视点这样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动词与构式合作，共同表达情状与视点合起来的整个“相”含义。

以上基本关系可概括为下图 2.8。

¹⁰ 事实上，“了₂”在一定程度上还能表达情态（或“语气”）范畴，详见肖治野、沈家煊（2009）。此外，“完成体”本身是一个原型范畴，也就是说，存在各种典型与非典型的完成体用法，到底哪里是完成体的边界，其实本来就不甚清晰。



(图 2.8 “相”系统四大概念的基本关系)

基本关系：

- i) 语义层面与形式层面不容混淆。
- ii) 情状与视点之间、动词与构式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分界。
- iii) 情状与动词之间、视点与构式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

当然，虽说语义层面与形式层面是两个不容混淆的独立的层面，但两者之间也绝非毫无关系。如果说本章主要介绍的是语义层面的“相”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的关注点将转移到这两个层面的交界面，也就是说，形式（包括动词与构式）是如何表现语义的。对于动词来说，动词对动相义的表现包括两个方面：它与什么样的表相构式组合（即“用法”）、组合之后表达什么样的动相（即“功能”）；对于构式来说也是如此，包括它与什么样的动词组合、组合之后表达什么样的动相这两个方面。用法与功能其实也具有统合的性质，当我们说某动词有某种用法，即可以和某种构式组合的时候，指的是这样的组合可以表达某种具体的功能，而不是无意义、不可解的；当我们说某句式具有某种功能的时候，当然也是指它在句子中，即在实际的使用中发挥的功能。因此，在我们接下来的考察中，会紧紧围绕用法与功能两个方面，对各种与“相”有关的形式展开研究。

第 3 章 动量补语的表相功能与功能扩张

从本章开始我们将考察具体的个案。汉语的补语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形式，它与动词的语义，特别是动相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结果补语可以表达事件的终结性（如“切断”）；趋向补语有表达阶段体的功能（如“热了起来”）等等。动量补语与这两种补语相比，受到的关注明显较少，本章将详细考察它在汉语中发挥的各种功能和功能扩张过程，包括它与“相”的关系。

3.1 提出问题

现代汉语中使用数词+动量词（verb classifier）的结构来表现事件的次数，本章称之为动量结构，一般出现在动词后补语的位置¹，如：

（1）我只去过一次北京。

（2）他敲了三下门。

用来表现事件次数的词或形态变化，恐怕在世界上所有语言中都是存在的，如英语有"once"、"3 times"，日语用量词「（一）度」、「（三）回」。然而，和其他语言对比之后我们发现，汉语动量结构的功能似乎不止于此。

¹ 特殊情况为：

a) 否定句中的倒置，如“一次也没去过”。

b) 前置于动词作状语，描写动作的样态，如：

（3）纳申来不及提防，努尔哈赤一刀砍去，纳申从肩背处便被砍成两段，像两截断木，“噗通”倒下马来。（李文澄《努尔哈赤》，本章引用例句均出自 CCL）

（4）索布姐妹妈一下就把我揽入怀里，“我可怜的孩子……”（冯苓植《雪驹》）

这里的“一刀”“一下”的作用都是表现动作的迅速果决、经过的时间极短，本文不作讨论。详细的讨论见殷志平（2000）。

我们分别在汉语语料库 CCL 和日语语料库 NLB 中检索汉日两种语言中用来表达“光的闪烁”的典型动词“闪”和「光る」，取“过去现实发生”这一共同的认识背景（epistemic grounding）：汉语取“了”形式，日语取动词「タ」形，甄选出其中的闪光事件——指某一光源发光后瞬间熄灭，这一过程进行一次或反复多次的事件，不包括反射光的闪烁和隐喻性质的用法——统计其中对量的提及频率，得到结果如下²：

语言（语料库）	检索动词（结果数）	闪光事件总数	量表现的频数	占比
汉语（CCL）	闪了（335）	55	46	83.6%
日语（NLB）	光った（309）	44	3	6.8%

（表 3.1[同表 1.1] 闪光事件的表达中对于量的言及之汉日对比）

在汉语的 46 例动量表现中，使用的量词有“次”、“下”以及同形动量词“闪”（包括动词重叠形式），使用的数词大多为“一”，有 27 例，表虚数的“两/几”有 14 例，重叠式 4 例，且所有的数量都在动词补语的位置上；日语使用的量词为「回」或「度」，数量都为 1。

即使是在汉语内部，句子表达的事件类型不同，对于量的言及程度也不同。“闪了”除了能表达闪光事件外，还能表达如“闪了腰/脚踝”这样的受伤事件，但此时对于次数则鲜有提及。基于 CCL 的调查结果如下：

事件类型	检索动词	事件总数	量表现的频数	占比
闪光事件	闪了	55	46	83.6%
受伤事件	闪了	25	1	4.0%

（表 3.2 汉语“闪了”所表达的两种事件中对于量的言及）

此外，不仅是过去现实的语境，其实在非现实的语境中，汉语动量结构的用法也非常独特，如初级汉语中一定会涉及的“请介绍一下你的家乡”“等一下！”中的“一下”。日语中表事件次数的词就没有类似的用法，NLB 中 282 例「待ってください」都没有和表次数的「度/回」共现。

² 检索时间 2017 年 8 月 11 日。下同。

那么，汉语的动量结构除了表事件数量之外，还具有什么样的功能？虽说从陆俭明（1988）始，前人在研究各类句法时，都不忘提及数量的制约作用，然而从数量的角度出发，系统地研究其制约机制的却不多见。本章拟从这个方向作出突破。

3.2 动量补语的表数量功能

直接从结论说起，我们认为动量补语具有这三种功能：表数量、表情状、表主观性，分别对应以下例句（5-7）。

（5）他敲了三下门。

（6）闪光灯闪了一下。

（7）请等一下！

在探讨动量补语的后两种扩张功能之前，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它最初的功能，即表事件数量的功能。

从上一节的调查可知，汉译日时不把“闪了一下”“请等一下”中的数量“一”译出来未必是漏译；然而，如果是“闪了三下”的话，不把“三”翻译出来显然是不行的，因为在这里次数“三”才是句子的中心、语义的焦点。这些以次数为焦点的句子，在理解了其句义之后固然很容易甄别，但在形式上其实也并非无迹可寻，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a) 计数句式

当动词后的数量既不是“一”也不是表虚数的“两/几”，也就是说表示一个具体的数学上的数字时，句子的主要功能为计数。此外，即使数字为“一”或虚数，只要数词前后有“不止/不到/以上”等修饰成分，或与“一共/合计/有”等词共现时，也属于此类情况。另外，当句子中的数量是作为对“几次？”的回答之时，显然也是表计数功能的，如“灯闪了几下？——闪了一下。”有时在回答动作发生与否的问题时，也会顺带补充次数的信息，如“灯闪了吗？——闪了。闪了一下。”或者直接回答“——闪了一下。”此时的数量也具有相同的功能。

b) 分配句式

在一般的表达中，一个动作只涉及一个量，但有些情况下也会涉及到两个量，它们相互参照，表示分配，如“三人吃一锅”“三秒吃一口”等。这里的“量”除了具体的数字之外，还包括“每人/各/分别吃了一口”“所有人都/整个过程中吃了一口”等形式。分配句式是最能体现表数量的句子的焦点不落在事件动态性上的句式，因为这种句式有时连动词都能省，如“每人一口”。

c) 主观量句式

当数量结构处在主观性副词的焦距之中时，或对数量进行重读时，句子的焦点也落在次数上。这些副词有“只/就/才/不过吃了一口”等，包括某些用于数量结构之后的情况，如“吃了一口就死了”。此外，否定也是主观量的表现形式之一，如“没吃一口（一口也没吃）”等形式也属于这种情况。序节调查中，有3例日语例子使用了数量结构，它们其实都使用了主观性句式，其中有一例使用了主观性副词（「たった（一度）」），两例将数量结构从原来的紧邻动词的副词位置提前至句首（如其中一例为「1回、フラッシュが光ったあと…」），是一种表强调的句式。

3.3 功能扩张：从表数量到表情状

表次数固然是动量结构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但并不是它唯一的功能。吕叔湘先生早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就已指出：“动作的次数，一方面和‘量’的观念有关，一方面也和‘时’的观念有关，也是一种‘动相’”。这句话恐怕是动量词研究中被引用的频率最高的一句话了，然而奇怪的是，所有的引用者都只引至“和‘时’的观念有关”，后面半句“也是一种‘动相’”则不翼而飞，可见对于“动相”一词，学者们多采取回避的态度。但是我们认为，想要对动量词的语法功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相”这个概念不应该被回避。

3.3.1 动量补语在完整补语系统中的位置

我们在上一章讨论过，“相”在理论上可以分为情状与视点两个方向，有些学者将情状称为“词汇相”(lexical aspect)，将视点称为“语法相”(grammatical aspect)，主要是因为很多语言中，事件内部的时间性特征往往包含在动词的语义中，而视点则往往由语法标记来表现。然而，正如 Smith (1991: 17) 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决定情状的不仅仅是动词，也包括动词周围的各种要素 ("verb constellation")。这一点在汉语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众所周知，汉语动词的语义非常抽象，在作谓语的时候往往要以复杂形式出现，“补语”的多用乃汉语的一大特色。

我们以完整体 (perfective) “了₁”句式为例，除了表状态变化的不及物动词（即非宾格 unaccusative 动词）“碎”“死”等之外，进入完整体句式的动词往往需带补语才能独立成句，这些补语形式按“质/量”“参与者/事件”两个轴线划分，可分为以下 4 大类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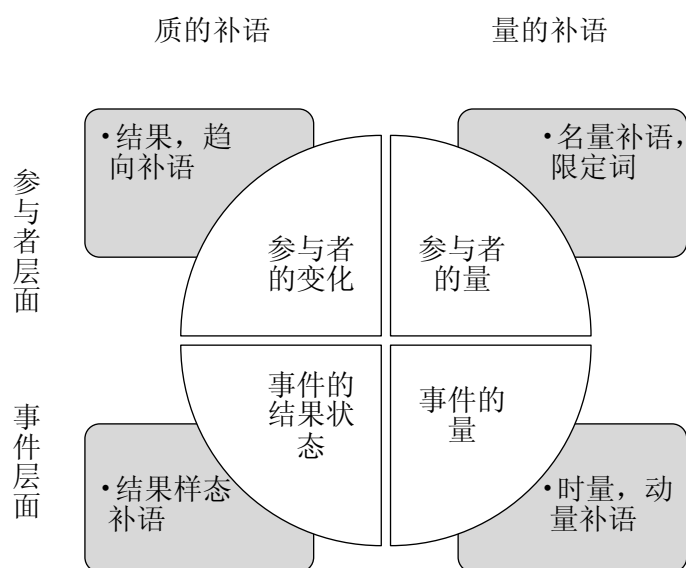
³ 不带补语的情况主要是以下两种当宾语为表“类”的无界名词时的情况：

a) 动宾离合结构与轻动词结构。如“他给自行车打了气”，此时的“气”与其说是宾语，不如说是动词的补足语。

b) “选择”事件。如“晚上吃了饺子”，此时语义中心不在动作“吃”而在名词上，动态性减弱，整个谓语表达了一个“不是米饭不是面条而是饺子”的选择事件而非关于吃的事件。

(cf. “晚上吃了些饺子”)

此外，以随后发生的事件作为前方事件的终结点（即非独立成句的情况）如“他吃了饭，就走了”的前半句，或把事件的出现看作一种变化来识解（即完成体“了₂”的情况）如“看！他游了！”也可以使句子成立，但并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即完整体“了₁”且独立成句）之内。



(图 3.1 完整体中补语的四大类型)

a) 参与者的变化：结果补语、趋向补语

(8) 我吃饱了。

(9) 他把她扶了起来。

b) 参与者的量：名量补语、限定词

(10) 我在商场买了一个书包。

(11) 他们开会讨论了怎样提高公司收益的问题。

c) 事件的量：时量补语、动量补语（包括动词重叠）

(12) 她沉沉地睡了一会儿。

(13) 她用力拉了我一下。

d) 事件的结果状态：结果样态补语（需要先与“个”组合）

(14) 孩子们把家里闹了个底朝天。

我们认为，以上四大补语类型的形成与事件情状的“有界性”(boundedness)有很大的关系。按 Croft (2012) 的分析，事件单次情状的有界性由“质”和“时间”两个维度构成，“质的有界”即以往研究中所谓的“终结性”(telicity，指事件是否有内在的自然终止点)，“时间的有界”即事件是否持续了一段时间。其实，单次情状也可以在空间或时间上发生重复，即复数参与者（由名量来表现）和复数事件（由动量来表现）的情况，我们认为这些情况与持续时间一起构成了“量的有界”这一维度，形式上它们也都在“补语”这个共同的句法位置上。

当然，上述“质”与“量”的对立只不过是存在于语义层面的对立，最终形成形式上的“质的补语”与“量的补语”的对立还需要经过语法化的过程。而这个语法化过程的第一步就是汉语动结式的兴起。我们知道，[±终结性（即质的有界）]是构成情状的重要语义特征。在汉语中，伴随着动结式的兴起，[+终结]这一语义特征已经从动词中分离出来，转移至后项的补语了（非宾格动词除外，它们可作动补结构的补语），这一点已有很多学者指出⁴。然而较容易被忽视的是，移出了动词语义的其实不仅仅是[+终结]这一要素，还有[-终结]这一要素。也就是说，当终结性需要靠补语来表达的时候，非终结性也要靠补语来表达。这就是表量补语在汉语中大量存在的原因：给那些不含质的有界的事件一个“量”，从而实现有界。所谓不含质的有界的事件，其实就是指活动情状与迭代情状，前者同时具有[+持续性]，后者同时具有[-持续性]。在完整体这样的对有界性有要求的体貌之中，时量或动量补语往往是表达这两种情状的必不可缺的成分。回到序章的调查，由于闪光事件是典型的迭代情状，所以绝大多数句子都使用了动量补语⁵，在与日语的对比之下，这些补语俨然已经成为了汉语中用来表达此类事件的强制的语法形式，而这种强制性，也是“量的补语”已语法化的证明。

以上四大类型的补语之所以可以并列是因为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功能——使事件获得有界性，可以是“质的有界”也可以是“量的有界”，而获得了有界性的事件才能进入完整体句式。因此除了本身就含有有界性的非宾格动词（表状态变化的不及物动词）外，汉语的光杆动词一般需要先与补语组合获得有界性之后，才能与“了₁”组合。不同类型的动词在带补语的时候也有其特定的选择，且对于绝大多数的动词来说，这样的选择往往不局限于一

⁴ 如石毓智 (2003b: 156)。

⁵ 此外还有 3 例使用的是趋向补语（其中 2 例是表移动的“过去”和“出来”，1 例是表起始的“起来”），另外 4 例为完成体“了₂”，2 例为动宾离合结构（“闪了电”“闪了光”）。

种。以动词“写”为例，它可以和上述所有类型的补语组合以表达不同的情状，甚至还能表达视点。

(15a) 诗写好了。(结果补语→到达/状态⁶)

(15b) 他写了一首诗。(名量补语→达成)

(15c) 他写了一会儿。(时量补语→活动)

(15d) 他提笔写了一下。(动量补语→迭代)

(15e) 他在纸上装模作样地写了一番。(动量补语→活动)

(15f) 他写了个满头大汗。(结果样态补语→活动/状态)

(15g) 他写了起来。(趋向补语→阶段体)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质/量的补语”在语法化过程中的确是基于“质/量的有界”这一对语义上的对立，然而，当它们正式成为语法形式之后，发生功能扩张自然是难免的。因此我们在上图 3.1 中所谓“质/量的补语”仅指它原来的词汇义表质/量，至于在句子中是否发挥了表事物的质/量的功能，则是另外一个课题。比如作为“质的补语”的趋向补语“起来”可以表现的不仅是某种质的变化（例 9），还能表阶段体（例 15g）；作为“量的补语”的数量结构当然也不止有表数量的功能，除了与名词的有定/无定有关之外⁷，还能表现事件的情状类型等范畴，我们将在下一小节详细讨论。

最后让我们来审视一下“补语”在汉语语法体系中的立场。在讨论“相”这一问题的时候，如果说一般的语言只需要考虑“动词”（及其附带的论元）和“语法标记”这两类形式的话，那么汉语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补语”这种形式起着连接两者的桥梁般的作用。在“补语”的影响之下，汉语的动词与语法标记的功能在与其他语言相比之时就显得有些“不完全”和“非典型”了。龙果夫（1958: 115）指出，汉语“动词词素本身不包含关于‘时’或‘态’或‘体’的任何暗示，也没有‘有定’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在汉语里为了在完整的句子里作为定式谓语，动词须要以一定的办法取得形式构成的原故。”他同时指出，“这种

⁶ 指不同语境下可以有到达（“诗刚刚写好了”）和状态（“诗已经写好了”）两种识解，对此现象的解释见第 2 章相关内容。下例（15f）也是同样的情况，在表现了“写作”这一活动的同时，也表现了一种动态的状态。

⁷ 关于汉语“数”范畴与有定/无定范畴的关系，见石毓智（2003a）的讨论。

形式构成不是非用形态学不可，也可以用词汇/语法手段。”我们认为，汉语中的补语正是这样一种词汇/语法手段。另一方面，木村（2012：169）指出，“‘了’没有足够的强制力（即语法力）能将不具备 perfective 的动作表现也转换为完了表现。拥有这一特征的‘了’，其自身缺乏语法力，很难说是一种强势的（换个说法，就是典型的）语法形式。”（.....perfective な特性を具えない動作表現を完了表現に転じるだけの強制力（すなわち文法力）をもち合わせない.....という特徴を持つ“了”は、.....それ自身、文法力に乏しく、強度な（言い換えれば、典型的な）文法形式とは言い難い。）我们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补语作为词汇/语法手段提供支持，不典型的完整体标记“了₁”才能表达典型的完整体。一方面是典型语法标记的匮乏，一方面是补语等接近词汇的范畴也能发挥语法功能，我们认为这正是汉语可以被称作高度分析性语言的理由之一。

3.3.2 动量补语的表情状功能

上一节我们论述了完整体中的表量形式与事件非终结性的关系，其实这只占了整个数量补语表情状功能的一半。因为我们知道汉语中的“数量结构”指的是数词和量词的组合，其中不仅是数词的部分可以在一定情况下体现事件的非终结性，量词（又名“类别词”）的部分还可以对非终结事件进行更细致的划分。除了具有泛用性的计数动量词“次”和“回”可以与所有可重复的事件组合之外，其他动量词都只能表现特定情状类型的事件，主要是活动和迭代两种情况。这一节我们会从动量词的角度考察动量补语的表情状功能。

汉语学界很早就意识到了动量词与事件类型的关系。上世纪 40 年代，语法学家们在对动量词进行描写分类时，已经将动相考虑为分类基准之一。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85：276-282，同 1943），他对于动量词（原文称“行为称数法”）的分类提出了两套方案，一套基于语义（下表分类一），一套基于形态（下表分类二），其中语义分类就是基于[±持续性]这一动相特征的。

（分类一）	例
纯然表示次数	洗两次，走一遭，去一趟，见一面
兼表示历时之久	说一遍，笑一阵，打一顿，痛哭一番
兼表示历时短或突然	打两下，坐一坐，瞅一眼，打一板

(分类二)	
纯粹的单位名词(量词)	洗两次, 走一遭, 说一遍, 打两下
借用别的词类: 动词重叠; 借用行为所籍的身体部分; 借用行为所籍的东西	坐一坐, 笑一笑 瞅一眼, 答应一声 打三四十板, 打四十棍
双音的复合词的第二成分	磕一个头, 睡一觉

(表 3.3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中对于“行为称数法”的分类)

在同时期的语法书中, 同样从语义角度分类的有高名凯《汉语语法论》(1986: 179-184, 同 1948), 从形态上分的有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82: 148-149, 同 1944), 而此后的汉语语法书中按形态划分的方法被继承下来成为主流, 如丁声树等(1961: 178-179)、朱德熙(1982: 50-51)、刘月华等(1983: 84-86)等, 直到 90 年代, 邵敬敏(1996)重新将语义与形态两种标准汇合起来, 建立了新的体系, 成为了从此之后的动量词研究的新的基准。

大类	小类	例
通用量词	计数量词	去一次, 玩三回
	计时量词	看一会儿, 学三年, 说十分钟
自主量词	同形量词	想(一)想, 跳了跳, 敲敲桌子
	短时量词	拍一下
借助量词	器官量词	瞪一眼, 吃一口, 踢一脚
	工具量词	砍一刀, 写一笔, 夹一筷子
	伴随量词	走一步, 叫一声, 转一圈
情态量词	持续量词	打量一番, 瞎扯一通, 煎熬一阵
	整体量词	看三遍, 吃两顿, 虚惊一场
	空间量词	去一趟北京, 演一场电影

(表 3.4 邵敬敏 1996 对动量词的分类)

从“相”的角度看，邵文的分类基本上可以体现出[±持续性]这一动相特征，其中“自主量词”与“借助量词”基本上能对应[-持续]的迭代，而“情态量词”则与[+持续]的活动情状对应，与情状无关的计数量词则另成一类，在此分类中和时量一起属于“通用量词”的成员。但是在细节上，邵文的分类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会在后文构建自己的动量词体系的同时讨论这些问题。

3.3.2.1 活动情状

活动情状主要由时量补语（最常用的是“一会儿”）来表现，而有些动量补语也能实现同样的功能，我们将其称为长时相动量补语（按邵敬敏 1996 的体系为情态动量词）。长时相动量补语不仅能表达事件的持续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事件的样态甚至是具体的行为类型。如“番/通/气/阵”可以描述单动作组合、反复的样态，能适用的行为类型很多；而“顿”只能描述饮食与打骂的行为，使用范围较小；从空间概念转喻而来的“场/局”可以描述复数或不可数的主体在一定的空间内发生互动的样态；而“遍/趟”描述的则是对象为复数或不可数的事件，因此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终结性，可以说是半个达成情状了。

(16) 这个太平景象何时再来呢？他发出了一番感慨。（余敦康教授哲学讲义）

(17) 他敲了一通鼓，鼓声轰鸣。（叶君健译《安徒生童话故事集》）

(18) 直喘了不知有多少工夫，他才缓过气来，抄起茶壶对着嘴喝了一气。（老舍《黑白李》）

(19) 走不几步，他又想起了什么，在自己挂包里掏了一阵，摸出两个馒头，朝我扬了扬，顺手放在路边石头上，说：“给你开饭啦！”（茹志鹃《百合花》）

(20) 中午，我在市场买了只烧鹅，两瓶酒，回旅馆请满脸晦气的老邱吃了一顿。（王朔《橡皮人》）

(21) 一个月前，湖州市因两家企业是否应该兼并，发生了“一场不该发生的争执”，并由此在省报展开了一场讨论。（CCL1994 年报刊精选 01）

(22) 而奥运会铜牌得主马文革在实力相差悬殊的对手面前有点漫不经心，丢了一局。（1993 年《人民日报》）

(23) 熊廷弼奉了朝命，不敢怠慢，第二天就点齐了兵马，校阅了一遍。（李文澄《努尔哈赤》）

(24) 然后她自己到车间走了一趟。(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必须指出的是，正如同名量词与名词的搭配固然有一些与“形状”相关的规律，但最终还是按习惯来定一样，对于动量词与动词的搭配来说，“情状”也只是一个大的框架，具体的搭配也得按习惯来，邵敬敏（1996）、周娟（2012）对此作出了详尽的描写。邵文还强调了长时相的动量词有“情态”义，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第3节作出讨论。

3.3.2.2 迭代情状

对于短时的迭代事件，则主要由“下”、同形动量词（包括动词重叠形式）和器官/工具量词这三种形式来表达。只看“情状”这一要素的话，这三种形式并没有什么不同，基本上可以互换⁸，如“看了一下”“看了看”和“看了一眼”都是迭代情状。凡是主观可控的动作都具有迭代情状，因为“可控”也意味着对动作的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的自由控制，对于这些动作来说，持续的活动情状与短时的迭代情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特别是对于运动感觉（kinesthetic sense）系的动作来说，一次肌肉的收缩与放松对应着一次迭代，以迭代的情状开展动作符合人体运动规律。还有一些事件虽然是非可控的但具有短时性，如受惊吓、感到疼痛等；或者是自然界现象，如光/声的发出、静态平衡的打破（“停了一下”）等。

(25) 老东山挺直了脖子，脑后的小辫子晃动了一下。(冯德英《迎春花》)

(26) 赵得宝接过建议书，在手里掂了掂，沉甸甸的。(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27) 华为端起凉粉尝了一口，兴高采烈地说，“你尝，真好呀！”(罗广斌《红岩》)

(28) 歹徒见无法脱身，拔出身上的匕首，对着杨志兵的胸口插了一刀。(1998年《人民日报》)

但是，像“研究了一下”“试了试这种方法”这样的例子，显然不是指时间上只有一瞬间，而是指意志上是比较轻巧随意的，属于情感、意志的范畴，我们将在3.4节讨论。

⁸ “互换性”最终还会受到主观性、认识背景、韵律、语体等各种因素的制约，详见刘月华（1984）、胡孝斌（1997）；而能与器官/工具量词组合的也只限于一部分涉及这些器官或工具的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中、英、日三种语言中都有表示闪光事件的动词，但它们在表达过去现实事件时用法完全不同。在英语中，发光时间非常短这一迭代情状义包含在动词"flash"中，使用时也只需光杆动词即可（"It flashed"）；汉语动词“闪”虽然也的确包含短时的情状义，但使用的时候往往要同时带上动量补语，由动量补语来表达这种含义（“闪了一下”）；而日语中虽然有「閃く」这一动词，但现在主要是用于隐喻性质（如闪过一个念头）的用法，在描述实际的闪光事件时往往用表示发光事件的动词「光る」，而持续时间短这一含义则作为一种样态，由表闪烁的拟态词「ピカッと/ピカピカ」来表现（「ピカッと光った」），在序节调查中，有 16 例的日语闪光事件的句子使用了拟态词，比例超过了 1/3。

3.3.2.3 名量结构表达的情状

从词汇的角度来看，以上两类动量词和计数量词构成了狭义的“动量词”这一词汇范畴，而从语法功能上看，凡是动词后的数量结构都有着“表达情状”这一统一的功能，名量结构也不例外。我们接下来将讨论这一类结构，顺便对某些“疑似性动量词”作出说明。

根据古川裕（1997，同 2001）的考察，在对存现事件的表达中，数量表现是不可或缺的，是事物有界的标志。其实，不仅是存现事件，对于某些复合进了存现事件的达成情状来说也是如此。按照 Croft（2012）的分析，达成情状实际上由两种情状复合而成，如“他写了一首诗”是由“他写了一会儿”这一活动情状，与“一首诗出现了”这一到达情状通过使役关联相复合而成的。除了这类创造类事件之外，表演/阅读类事件（“唱了一首歌”）、形态形成类事件（“倒了一杯水”）以及使用了存现图式的与所有权相关的使役事件（“买了一个西瓜”）等也属于同样的情况。在这一类达成情状中使用的数量补语，本质上都是对与宾语有关的存现事件进行补足，属于修饰宾语的名量。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语义上的宾语不一定实现（realize）在宾语的句法位置，这时候的量词也就失去了修饰的中心，往往被误会成为动量词。如流水句中（例 29）或是描述动作重复的情况（例 30）时发生的宾语“语用省略”。需要强调的是，下面两例中即使宾语可省，数量补语“一杯”还是不能省，因为它们是达成情状的必要组成部分。

- （29）菲泡了一壶茶，在帕迪缓过劲来的时候，给他倒了一杯。（考琳·麦卡洛著，曾胡译《荆棘鸟》）

(30) “你呢？”钱老人拿着酒杯问。金三爷只好也给自己倒了一杯。(老舍《四世同堂》)

然而除了“语用省略”，宾语还可以发生“语义省略”，这就是表痕迹/轨迹的量词的情况。有些行为在行使的过程中会留下必然的产物，我们将之称为“痕迹”。比如，通过行为“说”创造出来的一定是“话”，这一宾语已经蕴含在动词语义之中了，因此，就算不依靠任何上下文，“说”也能以省略宾语的形式，即“说了一句”的形式出现，这是其他创造类动词所无法做到的。类似的还有“叫了一声”“写了一笔”⁹等。此外，移动事件中留下的轨迹也与痕迹类似，只不过没有存在实体，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距离（“走了一步”）、形状（“转了一圈”）等方面来描述这个轨迹。痕迹/轨迹量词在传统研究中被称为“伴随量词”，被划入动量词范畴，但我们认为，从它们在句子中发挥的功能来看，应属于名量词范畴。

(31) 许久，才查到书所置放的书架及位置，拿出一本叫《近代散文钞》的书来给我，
然后又在他的小册子上登记了一笔。(《读书》第 52 期)

(32) 他仰着头朝他的“警察叔叔”笑着，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爹”。(1994 年《人民日报》)

(33) 陈璧君本能地后退了一步，继而一想：何必疑神疑鬼呢？(朱小平《蒋氏家族全传》)

(34) 随后，总统坐上用来将受伤球员运出场外的小电瓶车在球场上转了一圈。(新华社 2004 年 6 月份新闻报道)

此外，表达某种状态的存现的句式如“湿了一片”（集合量词）、“洒了一地”“装了一箱”（平面/容器借用量词）等，虽然使用时的句式结构与动量结构很相似，但本质上也都是名量，事实上它们在传统分类中也是下属于名量词的（如何杰 2000 的体系）。

(35) 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酒瓶翻了一地，汤洒了一桌，饭喷了一身，“醉了”真的“醉了”，……(《读者》第 90 期)

⁹ 传统的研究把“笔”划作工具量词，但我们认为这里的“笔”应作“笔画”解，比如用手指在桌子上虚划一笔也可以叫“写了一笔”，即使这一行为不涉及工具“笔”。

(36) 法庭顿时像炸开了锅似的，他就是扔了枚炸弹，也不会引起更快的反响，记者们纷纷冲上前来，摄影师们也挤到长桌前拍照，你碰我，我撞你，乱作了一团。
(詹姆斯·凯恩著，曹精华译《邮差总敲两次门》)

另外一种在句式结构上与动量补语很相似的是表程度差异或者说“级数”(scale, Kennedy & McNally 2005)的“形量”补语¹⁰，如表示级数的一个单位量的“小了一号”“掉了一成”以及抽象的级数“胖了一圈”“更近了一步”等。这种用法中的“了”表现的其实并不一定是完整体，如“A 比 B 多了一倍”就可以是共时平面的比较，并不涉及前后时间的变化。在这些表现中出现的谓词可以是包含级数概念的定方向活动动词如“升/降”“涨/跌”，以及含有级数的形容词如“大/小”“高/矮”等。

(37) 楼价就像韭菜，而温州人的钱就是春风春雨，温州人所到之处，房价涨了一截。
(2005 年《南方都市报》)

(38) 他扶着墙走出来抓一把雪在前额上擦了擦，冰凉使他清醒了一些。(冯德英《苦菜花》)

3.3.2.4 离合词动量表现的情况

有些离合词有着特殊的动量表现，如“打了一架”“鞠了一躬”“得了一分”“进了一步”，甚至还有像“吓了一跳”这样没有基本型的特殊例子。但是不管形式上有多么复杂多变，只要是动词后的数量表现，就有着一致的表情状功能，它们的表达范围离不开前述四种情况，即活动、迭代、与存现相关的事件、与级数有关的事件。而表现其他情状的离合词，则不存在以上用法，如到达情状的“毕业”就没有“*毕了一业”之说。

(39) 擦完车已经 12 点多钟了，他索性不回家，在车库里睡了一觉。(1993 年《人民日报》)

¹⁰ “形量词”这一术语引自郭绍虞(1979: 418-424)，在后来的研究中一般将其归入名量词范畴。

(40) 就在最后一刻，他竟然滑了一跤，幸好泰斯抓住他，救了他一命。(马格丽特·魏丝、崔西·西克曼著，朱学恒译《龙枪编年史》)

(41) 在这段话里，《齐物论》比惠施更进了一步，开始讨论一种更高层次的知识。(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3.4 功能扩张：从表情状到表主观性

除了动相之外，对主观性的表达也是动量补语的另一大功能。不过比起我们使用的“主观性”一词，与其含义类似的“情态”一词在以往的动量词文献中更为多见，但是研究者们对于这一术语的用法并不统一。

3.4.1 动量补语的表主观性功能

3.4.1.1 关于“情态动量词”

邵敬敏(1996: 102)认为“番、通、气、阵、场、顿”这一类长时相的专用动量词“富有各自的情态特色”，如：

(42) 趁这工夫，胡雪岩与古应春将次日与赫德会谈可能涉及的各方面，细细研究了一番。(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

(43) 耶律德光得意洋洋地吹了一通，石敬瑭马上表示十分钦佩，捧得耶律德光满心欢喜。(吴兆基、臧瀚之《中华上下五千年》)

(44) 到底还是忠贤力大，按住魏朝，没头没脸地打了一气。(李文澄《努尔哈赤》)

(45) “哈哈……”曹振德心情畅快地大笑了一阵。(冯德英《迎春花》)

(46) 当两位老友离去后，她才真正感到辛酸，痛哭了一场。(1993年《作家文摘》)

(47) 另一位老友，一个汽车修理工，干脆臭骂了他一顿。(《读书》第25期)

例(42)使用动量词“番”表现了主体“费时费力地去做某件事”，而例(43-47)也通过动量词的使用表现了主体的强烈情感。因此邵文将这类动量词称作“情态动量词”，这一名称在此后的动量词研究中得到了沿用。

值得注意的是，邵文并没有对“情态”一词作出明确定义，从行文来看，应该是泛指“主观情感”，并不对应我们现在所讲的西方语言学背景下的"modality"一词。一般来讲，modality 指的是“附加”在原命题上的额外的主观含义（Bybee & Fleischman 1995: 2），因此是独立于命题本身的意义的。然而，不同于典型的情态——不管是主体对命题的主观情感态度（agent-oriented modality，如“她想骂他一顿”）、说话者对命题的主观情感态度（speaker-oriented modality，如“你必须骂他一顿”），还是认识情态（epistemic modality，如“她可能骂了他一顿”）¹¹——表达的都是独立于命题的情感态度，而以上例子中动量结构所表达的情感则是属于命题之中的，其含义与“好好地/狠狠地”这样的程度修饰语类似。动量词所表达的这种主观情感的非独立性体现在动量词的使用对共现动词的依赖性非常强，比如，能与“顿”组合表强烈情感的仅限于打和骂的行为。虽说其他情态动量词的组合范围会更广一些，而典型的情态标记也不是完全不受动词语义的限制，但两者的受限程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综合）中可调查到“番”的组合动词有 2232 种（“v 一番”的检索结果），占动词种类总数（16208 种）的 13.8%，这已经是情态动量词中最多的了，而“可以”的组合动词有 10609 种（“可以 v”的检索结果），占 65.5%。可见，情态动量词与典型的情态标记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当然，在澄清了与一般意义上的情态的不同的条件下，使用“情态”一词代表宽泛的主观情感态度之意也未尝不可，但即使如此，邵文还存在下面两个问题。首先，如果说“情态动量词”得名于其表达情感的功能，那么事实上不仅是“情态动量词”，邵文中明确指出的与它们不在一个层面上的计数量词“次”和“回”也能表现同样的情感。如：

（48）40 多岁的土艺人，当上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二人台也跟着大大风光了一番。

（1995 年《人民日报》）

（49）媒体也纷纷抓住这个“老外”大挖新闻，让这个斯文的阿拉伯男子着实风光了一把。（新华社 2002 年 6 月份新闻报道）

（50）……婚礼办得既热闹又体面，在山乡里着实风光了一回。（1995 年《人民日报》）

（51）朱海鹏这次靠数字化部队又风光了一次，很快会到军区来的。（柳建伟《突出重围》）

¹¹ 这里引用的是 Bybee & Fleischman（1995: 6，同 Bybee 1985）的分类。

虽然分别使用了情态动量词（例 48、49）和计数量词（例 50、51），但我们很难说两者对于情感的表达有什么区别。其次，“情态动量词”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能表达强烈的情感。如：

（52）回到办公室之后，纪文惠打了一通电话给叶永缘，告诉他她刚才和韩纯忆吃午饭。（张小娴《蝴蝶过期居留》）

（53）该队上周日在香港与香港足球队进行了一场比赛，以 3：1 获胜。（2000 年《人民日报》）

以上现象进一步证明了动量词所表达的情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动词蕴含的情感。如果说情态动量词蕴含的情感“各富特色”，那是因为和他们组合的动词蕴含的情感各富特色，因此当动词相同时，搭配不同的动量词表达的情感是差不多的，甚至用单纯计数的量词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而当动词不蕴含预设的情感时，使用情态动量词也不能给事件添加情感色彩。因此我们认为，不管从何种意义上理解“情态”一词，“情态动量词”都有名不副实之嫌。

3.4.1.2 动量词与情态标记的共现

除了“情态动量词”外，对于动量词“下”与动词重叠（同形动量词，包括“VV”和“V—V”格式）的“表情态功能”的讨论也很多。虽然明确指出动量词“下”具有表情态功能的是蔡燕（2013），但在此之前，留意到“下”与动词重叠的语用功能的研究不可谓少。所谓表情态功能（或语用功能），指的是类似于这样的表现：

（54）“等会儿咱们一起到高村去，你准备一下吧。”（雪克《战斗的青春》）（祈使 imperative）

（55）马兰对周林说：“我想看看你的脸。”（余华《战栗》）（意愿 desiderative）

（56）拿笔来，让咱亲自动手改改。（姚雪垠《李自成》）（自请 hortative）

这里表达的情态就比较接近典型意义上的情态了，想来不会像“情态动量词”那样有争议，然而这里“一下”与动词重叠所发挥的语法功能的独立性却更难说清楚了。显然在上例中发挥了最主要的表情态功能的是以曲线标出来的情态标记，至于“一下”与动词重叠，虽然它

们的确有“缓和语气”的作用（刘月华 1984: 2），但并不像曲线标出的核心情态标记一样具有非常明确的功能。此外，根据蒋湘平（2012）的分析，在语用层面上，“一下”能出现在命令、请求、祈使、建议、邀请、陈述、判断、提供帮助、责备这 9 种言语行为之中，可见其表达情态之广已大大超越了一般的情态标记，而这种广度其实也显示了其含义的不明确性。如果要对脱离具体语境的“一下”所表达的含义作一下概括，我们只能说是“行使动作的意志”，这个范围无法再缩小了。动词重叠也是同样的情况。可见，动量词“下”与动词重叠和一般情态标记非常不同。我们认为，这种不同在本质上也是两者表达的情态的层面的不同，“一下”与动词重叠所表达的“行使动作的意志”这一意义属于从和它共现的动词的语义中离析出来的意义，与一般情态标记的附加义处在完全不同的层面。

另外，虽然在前人的文献中没有被提及，事实上器官/工具动量词、事件量词“个”，甚至部分名量词和时量词结构也有类似的用法。

(57) ……江淮扶住江浩的头命令的说：“先喝一口，你快要晕倒了。”（琼瑶《雁儿在林梢》）

(58) “哎，男子汉，流血不流泪！来，给舅舅笑一个！”（王海鸰《中国式离婚》）

(59) “嘻嘻！有什么好烦的呀！来！来！大伙来抽一根吧！”（朱邦复《东尼！东尼！》）

(60) 他的手机开着，一个中年妇女接的。“肖汉在吗？”“你等一会儿。”（陈薇《北京的独身男人》）

3.4.1.3 小结

总结一下，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能够表达某种程度的主观性的动量词包括了计数量词“次/回”，长时相的专用动量词（“情态动量词”），短时相的动量词“下”、同形动量词（包括动词重叠）、器官/工具量词，甚至是事件量词“个”、名量词和时量词。这事实上涵盖了动词后数量范畴的所有类别。可见，这一种表主观性的功能并不是个别动量词或个别类别的动量词的专有属性，而是所有动量补语都具有的功能。我们不得不怀疑，具有表主观性功能的，与其说是其中的“量词”，还不如说是与之结合的“数词”，也就是说“事件的量”。

3.4.2 从表情状到表主观性的语法化过程

那么，事件的量为什么能表现主观情感与意志呢？我们上一节提到，在过去现实的语境中，为了有界化的需要，动量结构与不含质变的活动与迭代情状大量共现。而属于活动或迭代情状的动作，占压倒性优势的是主体能控制、因此包含了主观情感意志的动作。与这一类动词的大量共现使得“V+动量”的结构内部发生意义重组，动词中的主观义转移到了动量之中，动量补语从而获得了表主观性的功能。作为表情状功能的延伸，动量结构的表主观性用法也能相应地分为两大系：长时相的动量词表现“大”的情感，视其搭配的动词可表现努力（“研究一番”）、强烈（“痛哭一场”）或痛快（“爽一把”）等情感；而短时相的动量词表现“小”的意志，一般在尝试、鼓励规劝等情景中使用，在交际中有舒缓语气的作用。特别是当传达指令的时候，虽然用“质”的维度的补语也可以实现同样的功能，如“请躺下”、“你给我说清楚”，但由于传达的是对事件的“质”，即结果的要求，语气上自然会强硬一些；而用“量”的维度的补语则取消了“质”的有界，表达了“只要做就可以了，不管结果如何”的含义，因此语气上自然会舒缓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和动量共同构成了“事件的量”这一维度的时量，虽然也能表达一定程度的情态（如例 60），但这种用法并不占优势。时量补语显然更常用于现实的完整体句式中。我们在 BCC（综合）中对动词“等”在完整体和请求句中与时量“一会”/动量“一下”的组合情况进行了调查¹²，结果如下：

句式	一会	一下	合计
等了~	724 (89.5%)	85 (10.5%)	809 (100%)
请等~	32 (8.6%)	342 (91.4%)	374 (100%)

（表 3.3 “一会”与“一下”在完整体与请求句式中的用法比较）

可见，在事件“等待”的完整体表达中，从时量的角度进行有界化的情况占优势，而请求句中这种优势倾向了动量结构“一下”。这种现象并非不可思议。对于过去发生的现实的持续性事件来说，评估其持续时间是描述事件最自然的方式，而动量则用在无法评估时间的短时

¹² “一会”包括“一会儿”“一会子”，“一下”包括“一下儿”“一下子”。为了检索方便，我们只考虑了动词与数量结构紧邻并结句的情况，采用的检索式为“等了一[会 会儿 会子]w”，其他类推，因此未包括“等了小明一会”或“等了一会小明”等带宾语或其他成分的情况。

迭代事件中。但是在非现实的情况下，预测事件的持续时间显然要费一些力气，最容易浮现在脑海中的还是与次数有关的动量。因此虽然同样是“量”的维度，动量比时量更容易与情态标记共现，表现行为主体的意志。

以上描述的动量补语获得表主观性功能的过程，正验证了柯理思（2003：22）所指出的“某个成分 X 的语法化往往与其同现的谓词的一束语义特征有关”。这一点在与动量补语表情功能相关的句式的语法化过程中也得到了体现。我们在上一节提到，并不是所有的长时相专用动量词都能表现明显的情感，见例（52、53）。我们发现，完整中能长时相动量词表现较明显的情感的一般是非及物句式（指“V 了+动量。”这样的动词后只有动量补语，没有其他成分的句式。其中的 V 除了不及物动词外，还包括以介词“把”“将”等将宾语提前的及物动词，如“把他揍了一顿”）。试比较“比了一场”与“进行了一场比赛”，前者更能表现两队的竞争感，而后者则更客观一些。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们知道，不及物动词（intransitive verb）可分为两类：非宾格动词（如“碎”“死”）和非作格动词（unergative verb，如“笑”“跳”）。由于前者在语义上往往具有质的有界性，不需要任何补语就可实现有界，因此对于由不及物动词与动量补语构成的句式“intrV 了+动量”来说，其中的 intrV 一定是表现主体发出的动作，因此多少包含了主体的主观情感的非作格动词。也就是说，在这种句式中的动量结构与包含情感的动词大量共现，动词中的情感不仅转移到了动量补语中，也转移到了句式之中，这就是为什么非及物句式中的动量结构才能较明显地表现主观情感的原因。

最后，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情态”这一术语的含义。就像“相”这一概念在理论上可分为事件内部蕴含的情状和外部的视点一样，我们认为，将“情态”分为命题本身包含的主观性，以及附加于命题的主观性（即 modality 一词当下的含义）也未尝不可。即使保持“情态”的当下意义不变，我们也有必要另创一术语来描述命题本身蕴含的主观性这一概念了，因为汉语的现象告诉我们，动词语义中蕴含的情感与意志，也已经获得了语法形式，不再是一个只和词汇学有关的范畴了。

3.5 小结

本章对动量结构的 3 种语法功能，以及各功能之间的联系进行了考察。刘丹青（2011：290）指出：“任何语言都存在语言库藏的有限性和表达需求无限性的矛盾，因此，语言库藏常常一物多用。以某范畴为核心义的手段常常会扩张领地，用于偏离或超越其范畴核心的

领域。语义本身具有人类共性，但是哪些范畴能成为扩张力强的显赫范畴，有很大的语种差异，这是导致类型差异的重要因素。”我们认为，汉语的动量结构正是一种显赫的语法范畴，它的核心义是表达事件的数量，但通过扩张，也获得了表达事件的情状以及主观情感与意志的语法功能。这种扩张在世界语言中可谓独特，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第 4 章 时间副词“已经”的用法和功能

上一章我们证明了在汉语中事件的“情状”并不只靠动词来表达，同时还有动词周围的各种补语的参与。其实，对于“视点”的表达也未尝不是如此，汉语中有表达视点功能的不仅仅是“了”“着”“过”等狭义的体标记，各类时间副词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张谊生（2004：165）所述，“迄今为止，对于汉语时间表达的研究，几乎都是结合时态助词、趋向动词以及谓词本身进行的，其实，作为一种分析性的语言，汉语中的时间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于时间副词来体现。”那么，副词是怎样体现“相”这一时间概念的呢？表达时间概念是否是时间副词的唯一功能？本章将以已然义副词“已经”为例，对上述问题作出考察。

4.1 问题提出

“已经”可以说是一个在人类语言中非常基础的时间性概念，是时间副词中非常核心的成员。对于“已经”并不是一个时制概念这一点，在陆俭明、马真（1985）之后汉语学界已经取得共识，正如下例（1-3）所示，不管是现在、过去还是将来发生的情况，都能与“已经”共现。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已经”是一个表动相的副词，马真（2003：27）对其语法意义的定义是：“强调句子所说的事情、情况在说话之前，或某个行为动作之前，或某个特定的时间之前就成为事实，其影响与效应具有延续性和有效性。”比如：

- （1）比赛已经开始了。（在说话之前）
- （2）当我们赶到体育馆的时候，比赛已经开始了。（在某个行为动作之前）
- （3）明天下午 2 点 10 分，比赛已经开始了。（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之前）

虽然这个定义存在一个小小的缺陷——使用了另一个含义类似的时间副词“就”字¹来描述“已经”的意义，但是瑕不掩瑜，此定义还是精确地勾勒出了“已经”的两个最主要的特征：

¹ “就”作为汉语中使用频率第 3 位的副词（仅次于“也”和“不”，依据 CNC 的分词类频率表），用法很多，作为时间副词时与“已经”的含义有一定的重叠，详见下文 4.4 节的分析。

①先时性，即事件发生在某时间参照点之前；②延效性，即事件对该时间参照点有影响。而这两个特征恰好也是“完成体”（perfect，又称“已然体”）的两大核心特征。按照 WALS 对于完成体的描述²“which is used to express events that took place before the temporal reference point but which have an effect on or are in some way still relevant at that point”（用来表达事件发生在某时间参照点之前，但对该参照点产生了影响，或仍以某种方式与该参照点相关），我们将“已经”视为一种完成体的表达形式是没有问题的。在汉语中，能表达上述含义的时间副词还有“已、早已、已然、业已”等，我们将它们统称为“已然义副词”。

然而，和所有常用副词一样，已然义副词的语法意义固然简单，但用法却异常复杂。事实上，除了前述的完成体用法之外，“已经”还有不少与时间性参照完全无关的用法，如下例（4-6）。

（4）别要求太高呀，这个结果已经很好了。

（5）他长得已经很像中国人了，偏偏中文还说得这么好，也难怪大家都以为他是中国人了。

（6）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鲁迅《阿 Q 正传》）

显然，例（4）表达的含义并非“这个结果以前不好，现在已经好了”，而是“与大多数结果相比，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属于很好的了”，这是一种具有时间普遍性的评价，与时间参照完全无关，既然没有先时性，也就没有延效性。例（5）的“已经”也是如此，句中的“他”长得一直很像中国人，而不是“他以前长得不像中国人，而现在已经像中国人了”，这里使用“已经”是为了和后面的“偏偏”一起构成递进关系，属于逻辑层面而非时间层面的用法。而例（6）中“已经”所描述的事件，根本就没有现实发生，自然也无从说起它到底发生在哪个参照时间点之前，事实上，这里的“已经”与前文的“似乎”相呼应，共同表达了一种非现实的情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情态标记的性质。

可见，汉语的时间副词“已经”不仅能表达时间性概念，还能用来表示程度评价、逻辑关系等各种与时间性无关的语义，也就是说，“已经”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扩张。这一点在和

² 即 Dahl & Velupillai (2013)。在线版 <http://wals.info/chapter/68>，访问时间 2017 年 11 月 1 日。

其他语言进行对比的时候也会体现得非常明显。就拿英语与日语来说，英日语中也有与汉语“已经”的语法含义（即表完成体）完全相同的时间副词"already"和「すでに/も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用法可以一一对应。我们在鲁迅的小说《阿 Q 正传》中检索到了 31 次副词“已”（包括“已、已经、早已”这三种形式，未包括其他不含“已”字的已然义副词如“早就”等），但是在 Yang Hsien-yi & Gladys Yang 的英译本中，这 31 处中只有 9 处翻译成了"already"，不到 1/3；而井上红梅的日译本中也只有 13 处译作了「すでに」或「もう」（「すでに」5 次，「もう」8 次），也不及原文的一半。虽说翻译本来就不追求逐字逐句的对应，而且副词的使用体现的其实不仅仅是语义，更有译者个人独特的文体风格(style)，所以译文和原文产生差距并不是奇怪的事情，但是，就我们讨论的现象来看，这个 1/2 甚至 1/3 的差距不可谓小，容不得我们等闲视之，值得我们去系统地考察。

我们接下来将先考察“已经”所表达的完成体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然后依据语料库中的用例，对“已经”的使用环境作出总结，并探讨这些使用环境与完成体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4.2 “已经”的功能：完成体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已经”的语法功能——“完成体”的具体细节。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提过，完成体这个概念本来是一个边界模糊的原型概念，虽说目前的研究已经对先时性和延效性是完成体的核心语义特征这一点初步达成一致，但从具体用法来看，不同语言的完成体形式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差异，不能一概而论。其中，英语的完成体"have (done)"结构被认为是完成体形式的典型，研究也比较充分，下面我们将一边介绍英语"have (done)"结构的功能和用法，一边讨论在汉语中能够实现相同功能的对应形式。

4.2.1 英语与汉语的完成体标记

关于英语完成体"have (done)"结构的功能的讨论已经很多了，如 McCawley (1971), Dalh (1985), Bybee et al. (1994) 等。在这里我们将引用 Comrie (1976: 56-60) 的总结，他认为，英语"have (done)"结构主要能实现以下 4 种功能：

a) 结果性完成 (perfect of result)

如"John has arrived" (“约翰到了_了”)。在这种结果性完成中，当前的状态作为过去某种情况的结果而被指称 (a present state is referred to as being the result of some past situation)，因此是把现时相关性 (即延效性) 体现得最明显的一种完成体用法。与表达完整体 (perfective) 的"John arrived" (“约翰到了”) 相比，完成体的句子可隐含 “现在约翰就在这里” 等推衍的含义，而完整体的句子在没有其他形式帮助的情况下则只能描述事实本身。汉语能表达这种含义的标记最典型的就是句尾 “了₂”，这在望月圭子 (2000)，陈前瑞、胡亚 (2016) 等研究中都有讨论。我们在第 3 章还讨论过词尾的 “了₁” 可以表达完整体，也就是说，“约翰到了_了广州” 表达的是完整体，“约翰到广州_了” 表达的是完成体，在汉语中参与了完整体/完成体的表达的不仅有标记本身，还有标记所处的句法位置。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汉语的 “约翰到了” 既有完成体的功能，如在 “约翰到了，你去办公室就能找到他” 中；又有完整体的功能，如在 “中午 12 点，约翰到了” 中，这是因为这里的动词 “到” 正好是一个非宾格动词 (unaccusative verb)，在这种表状态变化的不及物动词后的 “了” 既具有词尾 “了₁” 的性质，也具有句尾 “了₂” 的性质，因此有些文献中将这样的 “了” 称为 “了₁₊₂”。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同样属于不及物动词的非作格动词 (unergative verb) 如 “笑” “跳” 等动词的情况，“他朝我笑了” 中的 “了” 的确既在词尾又在句尾，但只可能是完成体 “了₂”，因为我们在第 3 章讨论过，这一类不具有终结性的动词需要带补语才能构成完整体，如 “他朝我笑了笑”。

b) 经验性完成 (experiential perfect)

如"Bill has been to America" (“比尔去过美国”)。这种类型表示的是某种情况截至目前至少发生过一次 (a given situation has held at least once during some time in the past leading up to the present) 的情形。汉语中使用专门的语法标记 “过” 来表达这种功能，简单明了，不像英语中由于结果性完成与经验性完成都是通过同一标记 "have (done)" 来表现的，因此区分时还得考察动词的使用 ("Bill has *gone* to America" vs. "Bill has *been* to America")、副词的使用 ("have you eaten the shark's fin?" vs. "have you *ever* eaten shark's fin?") 等各种语境要素。值得一提的是，汉语中还可以在同一句子中同时表达结果性完成与经验性完成，只要让句尾 “了₂” 与 “过” 同时出现即可，如 “比尔去过美国_了”，

其中的“过”表示经验性完成，而句尾的“了₂”表示结果性完成，强调了“比尔去过美国”这件事所产生的影响，因此可能隐含“比尔这次不想去了”“比尔不觉得美国有什么新鲜的”等等推衍义，这一点是有别于单纯使用“过”的情况的。由此可见，经验性完成与结果性完成在汉语中可以叠加，并不互相排斥。

c) 时间持续完成 (perfect of persistent situation)

如 "we've lived here for ten years" (“我们在这里住了了十年了”)。这种完成体用来描述某种过去发生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a situation that started in the past but continues (persists) into the present)，其最主要的特征是与时量组合。与完整体时量表现（如“我们在那里住了十年”）相比，这种时间持续完成的情况还能隐含“住”这种状况直至现在也在进行这层含义。正如以上例句所示，汉语中表达这种完成体时多用双“了”句，其中第一个“了”为“了₁”，第二个“了”为“了₂”，某些情况下词尾的“了₁”也可以省略，如“他在华为工作十年了”，而句尾的“了₂”在没有其他已然义副词的条件下是无法省略的。

d) 近过去完成 (perfect of recent past) (“报道新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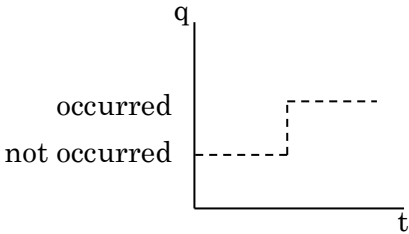
如 "Bill has just (this minute) arrived" (“比尔刚刚到了”)。这种用法也被称为“报道新情况”(hot news)用法，汉语中用来表达这种完成的最典型的标记也是句尾的“了₂”(Li, Thompson & Thompson 1992)。这种完成除了能用来报道刚刚在眼前发生的事件外，还能报道认知者刚刚发现或得知某情况（如“听说比尔到广州了”），按沈家煊（2003）及肖治野、沈家煊（2009）的术语，前者为“行域”的刚刚发生，后者为“知域”的刚刚发生。此外，汉语的“了₂”还能表达“言域”的概念，如具有命令语气的“（该）吃饭了！”，这一点与英文的"have (done)"结构不尽相同。

最后总结一下，我们发现，虽说具体细节上无法完全对应，但从大致来讲，英语"have (done)"结构能表现的4种完成体含义之中有3种是汉语的“了₂”可以实现的，即结果性完成、时间持续完成和报道新情况。汉语学界对于概括这3种完成体，也就是“了₂”的用法作过很多探索，其中以“变化”说（吕叔湘 1999，同 1980）和“新情况的出现”说（朱德

熙 1982) 最有影响, 其实这样的分析与 Croft (2012) 对于英语完成体的分析是非常接近的。

4.2.2 完成体含义的分析与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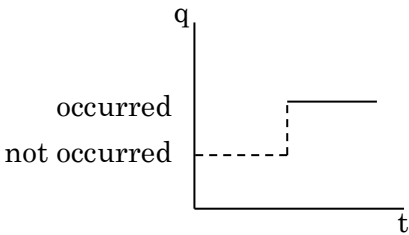
Croft (2012) 认为, 完成体就是把事件的发生当作一种变化来识解。用第 2 章介绍过的二维坐标图示法来表示的话, 可以概括为下面的动相曲线, Croft (2012: 170) 将其称为指向性动相曲线 (directed aspectual contour):



(图 4.1 完成体的动相曲线)

完成体这种识解方法的特殊之处在于, 它可以无视事件本身的时间性构成, 即事件情状, 而只关注事件的发生与否。不管事件本身的情状是持续的还是非持续的 (“吃了” vs. “闪了”)、终结的还是非终结的 (“赢了” vs. “聊了”)、静态的还是动态的 (“等了” vs. “跑了”), 只要事件的状态产生了从未发生 (not occurred) 到发生 (occurred) 的变化, 就可以用完成体来表现。可以说这种分析与汉语学界的 “变化” 说与 “新情况的出现” 说不谋而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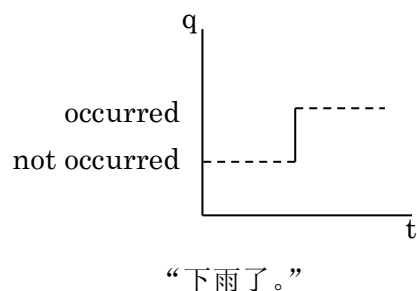
从完成体动相曲线的特点来看, 这种曲线有两种被凸显的方式, 一种是变化后的状态被凸显, 也就是说, 变化所造成的 “(对现在或某时间参照点的) 影响” 被凸显, 这正是完成体最重要的用法 “结果性完成” 的特征。



"I have eaten lunch already."

(图 4.2 Croft 2012: 162 对结果性完成的解释)

另外一种“变化”本身这一瞬时的过程被凸显，Croft（2012：170）主张在英语中这种凸显方式阐释的是“经验性完成”，但我们认为，结合汉语的实际，这种凸显方式恐怕与“报道新情况”用法更加契合。



（图 4.3 报道新情况用法的图示）

报道新情况用法是用来描述“变化就发生在现在³（的前后）”的情况，比如从“行域”也就是客观事件的发生这一概念域来看，“下雨了”可以用来表示“即将”开始下雨的情况即“近未来”（immediate future）⁴（下例 7）与“刚刚”开始下雨的情况即“近过去”（recent past）（下例 8），这两种情况都在“现在”这一时间点的前后且与之非常接近。“知域”与“言域”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只不过人一般没有预知能力，所以“知域”的情况基本都是“近过去”发现/得知（下例 9）；而“言域”用法如命令句一般也不能用在已经执行的事件上而应该用于“近未来”执行（如“吃饭了！”表示“请立刻吃饭”）。不管是在哪一个概念域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出现都刚好与“现在”这一时间点非常接近，正是说话人想在当下即时凸显的内容。

（7）打雷了，下雨了，大家快收衣服啊！

（<http://blog4.eastmoney.com/chenhongggg,100007437.html> 本例及下面两例均引自杉村博文 2017：275，同 2009a）

³ 这里的“现在”也包括“叙述当时”。下同。

⁴ 逻辑上还有“正在”开始下雨的情况，但由于“开始下雨”是一个概念上的瞬时事件，而人说话总是要花一段时间，因此即使在开始下雨的瞬间说出来，说完的时候也已经是“刚刚”即“近过去”了，因此我们认为可以将“正在”这种情况合并到“近过去”的情况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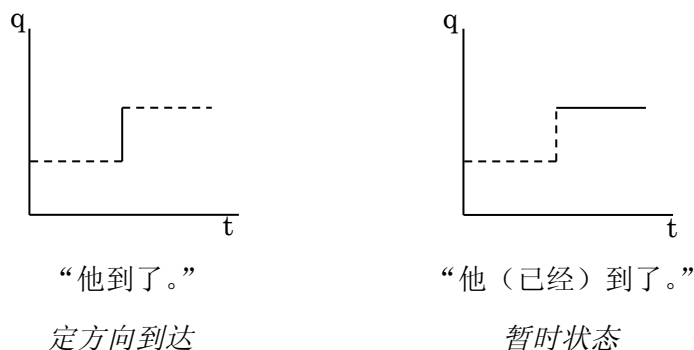
(8) “不好，下雨了。”觉民正要回答弟弟，忽然觉得一滴水落到他的额上，便惊惶地说，一面加速脚步往前面走。（巴金《家》）

(9) 走出门，郝月梅发现下雨了。所幸不大，是秋天那种细细的小雨。（裘山山《幸福像花开放》）

此外，正由于这是一种被即时的情况所激发的言语行为，因此这种用法的完成体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一些说话人的主观情感（或“语气”），有的时候是意外，有的时候是确认（“果然如此”的感叹），有的时候是安心，有的时候是失望，要视当时的具体场景来判断。

总结一下，我们认为，完成体的两大主要用法“结果性完成”与“报道新情况”是相互转喻（metonymy）的关系，它们都是将事件的发生当作一种变化来识解，前者凸显的是变化之后的状态，因此强调变化带来的影响；后者凸显的是变化本身，因此强调变化本身激发出的当事者的主观情感。

对照第2章介绍的二维坐标动相图示，我们不难发现，图4.1所示的指向性动相曲线不仅是完成体的动相曲线，也正好也是定方向到达与暂时状态的动相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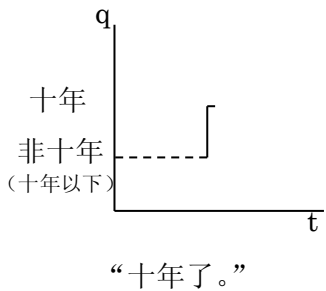


（图4.4 “他到了”的动相曲线）

这正好解释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非宾格动词后的“了₁₊₂”现象。由于非宾格动词在语义上都是表质变的动词（如“到”“赢”“死”“关”等等），其自身内部的时间性构成本来就可以用上述指向性动相曲线来表示，与完成体的动相曲线完全相同。也就是说，这一类动词本来就是一种“变化”，碰上“把事件的发生当作一种变化来识解”的完成体，其意义还是完全没有改变，这和其他情状如活动、迭代等需要改变原来的动相曲线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对于这类动词来说，完整体与完成体的时体意义完全相同，而完成体所拥有的那些从时体意义中扩张而来的隐含推论、表主观情感等其他语用意义，自然也可以被这种特殊情况下拥有完

全相同的时体意义的完整体所继承。因此我们认为，“到了”的“了₁₊₂”并非同形歧义，充其量不过是“同义异名”，背后的本质是完整体与完成体的意义在遇到这类事件的时候完全重合了，因此称其为完整体或完成体皆可。

与“了₁₊₂”现象类似的是所谓的“时间持续完成”。时间持续完成其实就是完成体形式与时间词结合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情况，如“十年了”。“十年了”与“时间过去十年了”完全同义，表示在某一参照点，时间从“非十年”上升至“十年”的变化。用二维图示来表示的话如下图。



(图 4.5 时间持续完成的图示)

与时间词结合的完成体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这种情况下完整体与完成体是重合的(因为未改变原情状的动相曲线)，而且此情况下完成体的“结果性完成”与“报道新情况”的意义也完全重合。我们知道，结果性完成与报道新情况的区别在于凸显阶段的不同，一个凸显变化后的状态，一个凸显变化本身。然而，由于“时间”作为一种状态本来就无法保持，因此对于时间流逝事件来说，“变化本身”与“变化后的阶段”并非两个阶段而是同一个阶段⁵。因此，与时间词结合的完成体形式(时间持续完成)同时具有结果性完成与报道新情况的所有功能。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将时间持续完成与后两种完成并列是不妥当的，它只不过是后两种完成在特殊使用环境下的交汇，是后两种完成的“异名同义”。除了典型的时量词之外，表示季节流转(如“春天了”)的词与“了₂”的结合也属于这一特殊情况。与表时点的词结合如“10 点了”换个说法其实就是“距离今天凌晨 0 点过去 10 个小时了”，因此也属于这

⁵ 这里讲的时间是概念上的时间，并非客观上的时间。严密地讲，客观上的“10 年”这一状态与“11 年”之间仍有 1 年的时间可以保持，但是概念上的“10 年”其实相当于“10 年左右”，是紧邻“9 年”与“11 年”的，不存在“10 年零 6 个月”这样的中间状态，客观上的“10 年零 6 个月”仍属于概念上的“10 年”。

种情况。表序数的“第十年了”、表年龄的“十岁了”（即“距离诞生的时刻过去十年了”）也同理。引入一个事件作为明确的时间参照点的情况如“自从我们开始在这里住下，时间过去十年了”显然也一样，这就是双“了”句“我们在这里住了十年了”所代表的含义，因此，双“了”句的核心谓语仍然是后面的时量完成体“十年了”，并非“住”，这与完整体时量表述“我们在这里住了十年”是不同的。

4.2.3 “已经”所表达的完成体含义

分析完完成体的各种类型之后再来看“已经”，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明显的结论：“已经”所表达的完成体，其实就是结果性完成。如“他已经到了”表示的是“他到了”这一变化已经发生，并对现在产生了影响，因此可能隐含“你去办公室就能找到他”“我们可以开始开会了”等推衍义。

“已经”无法表示经验性完成，如“他已经去北京”与“他去过北京”显然并不同义。但“已经”可以和经验性完成共现，如“他已经去过北京”，此时的“已经”与“过”各自发挥独立的功能。

“已经”也基本没有报道新情况的用法，报道新情况时应使用“了₂”，如在他刚刚到达的时候说“他到了”。但值得注意的是，结果性完成与报道新情况所适用的场合并非严格排斥，两者在“近过去”这一情况中是有重叠的。毕竟“过去”本来就包含“近过去”，而只要是“过去”的事件，自然可以用结果性完成的形式来表现，因此，“已经”用在某些近过去的情形中也是有可能的，如在他刚刚到达的时候说“他已经到达”当然也能成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已经”像“了₂”一样具备从“近过去”到“近未来”到表达主观情感这一整套的完整的报道新情况功能，如在他即将到达的时候也就是近未来的情况说“他已经到达”显然不太合适，但“他到了”是可以接受的；“他吃毒药了”一句中蕴含的震惊的情感也无法用“他已经吃毒药”来表现。因此，“已经”称不上是一个完全的报道新情况的形式标记。不过，由于结果性完成与报道新情况本来就有转喻的关系，所以在某些特殊的场景中，如在解说比赛的场景中，“比赛已经开始”似乎可以通过转喻表达和“比赛开始了”完全相同的含义，包括近未来与表主观情感的情形。但这种转喻离不开场景的强制作用，脱离了场景的强制后两句话并不同义。所以我们还是认为“已经”只具有结果性完成的功能，不具有典型的报道新情况功能。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时间持续完成”其实就是完成体形式与时间词的结合，在汉语中，能表结果性完成的“已经”与也可以与时间词结合表时间持续完成，表示“现在/当时”距离某参照点的时间距离。如“已经十年了”“已经 10 点了”都可以成立。在那些引入了事件的发生作为参照点的表事件持续时间的句子中，“已经”的位置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出现在时量之前、动词之后，如例（10）；另一种是前置于动词，如例（11）。不管“已经”用于哪种位置，句子表达的时体义都是相同的，如例（10）也可以说“雷锋同志已经离开人间 25 年了”，意思完全不变，例（11）反过来说也同样成立。然而，语义虽然相同，这两种句子的句法结构却是不一样的，例（10）是以事件“雷锋同志离开人间”为主题，“已经 25 年了”为述题，这里的“已经”可拆为“已经经过”，具有动词的性质。而例（11）的“已经”则完全是副词，不能拆开，修饰后面的动词（+时量补语），整个句子的主题是名词性成分“马寅初”。这种句法结构（或者说“已经”的词性）的差异也导致了例（12）中的“已经”的位置无法变动，“*我们谈了已经好半天的话了”是不成立的。在这句句子中，时量并不是作动词的补语，而是以定语的身份去修饰动作（指的是离合词拆为动词+形式宾语，时量去修饰形式宾语，但语义上还是修饰整个动作的情况）。如果此时“已经”作为动词与时量结合成动词句后再去修饰宾语的话，就会使得动词“谈（话）”和宾语的修饰语“经过好半天”处在同一事件层面，这样的修饰是无法成立的。⁶

（10）雷锋同志离开人间已经 25 年了。（1987 年《北京日报》，以下引用例句除《阿 Q 正传》与网络语料之外均出自 CNC）

（11）马寅初在中国的政治和学术舞台上，已经消失了将近二十个年头。（杨建业《马寅初传》）

（12）没有等，我一到差不多尔丹就回来了，我们已经谈了好半天的话啦！（陈绵《候光》）

另根据储泽祥（2005）的讨论，一般来说，在否定式中，时量应倒置于动词之前，如例（13、14）。但如果句子正好是完成体，那么就有可能产生像例（15）那样的反例。这种反例的成

⁶ 如果动词与时量分属不同的事件层次，那么“动词-已经-时量”的顺序也是可以成立的。如“吃了已经（腌了）三个月的白菜”，这里的“三个月”是动词“腌”的时量，而不是“吃”的时量，因此可以这样套起来修饰。

立也与“已经”与时量结合之后具有动词的词性有关。如果说例（13、14）中的“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副词的话，那么例（15）的“已经”则是动词，整句句子有着类似于例（10）的主题-述题结构。在确定了这一大结构框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不跟他联系”视为一个动词，表“按动作者的意志停止跟他联系”的含义，这里的否定与其说是“对动作的否定”不如说是“否定的意志包含于动作”，与不含否定词的“拒绝跟他联系”同义，因此不进行倒置也是可以接受的。但若否定词为“没”就不会有这样的例外，因为“没”否定的是动作的存在，不可能包含于动作。

（13）说起来，我们已经有七千万年没有见面啦。（张爱学《非洲大陆的思念》）

（14）已经几年不写作了，我的意思是创作，虽则几年以前说创作也不过乱写一阵，
几年以来连这乱写鸦涂的心情也没有了。（章克标《三四杂草》）

（15）我不跟他联系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http://club.astro.sina.com.cn/thread-229164-1-1.html> 网友快乐啦啦队的评论）

4.2.3.1 “已经”与动词的共现

“已经”表结果性完成意味着它可以无视共现事件本身的情状特征，只要事件发生了、存在了，就能把这个事件的发生都看作一种变化，并强调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因此，即使只从时体范畴来看，能与“已经”共现的动词（包括形容词）也是非常广的，除了那些表示在客观上本来就无法发生“变化”的固有性质的动词如“源于”“挨着（地理位置关系）”等之外，几乎所有的动词在满足一定形式条件（如带上必要的宾语、补语）的情况下，都可以和“已经”共现。如：

（16）但是，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又感受到：这“推”，绝不是一推了之的意思，政府和企业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了几十年，已经习惯于在旧的框架下处理各种关系，
办理各种事情。（张智楚、陈弘毅《市长与市场》）（原情状：固有永恒状态）

（17）季节已经是初夏。（童恩正《古峡迷雾》）（原情状：点状态）

（18）天还没有亮，我已经醒来，听到大姐也在床上翻身。（铁岭《海上》）（原情状：
定方向到达）

(19) 在过一个马路时，绿灯已经闪了，而且路很宽，这位老奶奶却毅然带着我们冲过去，还时不时地回头叫，你们两个快点，快点。

(<http://www.mafengwo.cn/i/3401008.html>) (原情状：迭代)

(20) 处在科学围剿之下的宗教，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熊茂生、周方全《批判宗教与科学结合论》) (原情状：定方向活动)

(21) 周可传在三十年代初期我创办南宁乐群社时，他已经在我手下工作了，其后赴日留学。(程思远《政坛回忆》) (原情状：不定方向活动)

(22) 和尚看线香已经燃去几枝了，就知道现在该是什么时候了。(傅汉《守岁烛》) (原情状：渐增性达成)

(23) 我已经把船驶到一个避风的岬口里，你们准备在这留一宿吧。(王澍《闪光的灯塔》) (原情状：非渐增达成)

而且，即便是表示无法发生变化的固有性质的动词，在那些与时间性无关的句子中与“已经”共现也是有可能的。如下例的“已经”表达的就是某种程度，而非变化，因此与“挨着”共现也完全成立。

(24) 一套房子已经挨着中环的边沿了，迈一步就是外环了，每平米 9 万，按照其他国家的算法是 12 万（上海以建筑面积计算）。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3971> 网友 mcao 的评论)

可见，与大多数时体形式只能与某些类别的动词共现不同，“已经”几乎不存在对于动词的选择。

4.2.3.2 “已经”与“了₂”的共现

既然“已经”表达的是结果性完成，那么显然它的意义是包含于既能表结果性完成、又能表报道新情况的句尾“了₂”的。因此只从时体意义的角度来讲，用“已经”的句子都能替换成“了₂”，但用“了₂”的句子不一定能替换成“已经”。下面我们来梳理一下“已经”与“了₂”单用及共现时能表达怎样的含义。

(25a) 新加坡已经成为东南亚新兴的工业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地理室《世界地理(初中上册)》)

(25b) 新加坡成为东南亚新兴的工业国了。

(25c) 新加坡已经成为东南亚新兴的工业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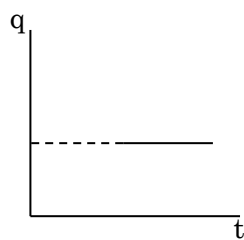
如果只用“已经”，那么句子表达结果性完成，如例(25a)。如果只用“了₂”，那么句子既可以表结果性完成也可以表报道新情况，只不过当句子中没有任何明确的时间参照点，默认和“现在”进行参照的情况下，“了₂”会优先解释为报道新情况。如(25b)会优先解释为“新加坡刚刚成为了东南亚新兴的工业国”，并带有一定的语气；但偏要解释为“新加坡很早以前就成为了东南亚新兴的工业国”也是可以的，特别是当后面接上“很多人想去那儿发展也是能理解的”之类的结论句时。如果“已经”与“了₂”连用，如例(25c)，那么有两种可能：①“已经”与“了₂”都表结果性完成，整个句子表结果性完成；②“已经”表结果性完成，“了₂”表报道新情况，整个句子表近过去报道新情况。因此(25c)与(25b)一样是有歧义的句子，需要进一步联系上下文才能确定含义。

然而正如我们在前文中反复指出的那样，时体义并非“已经”与“了₂”的唯一功能，因此在实际使用中，两者的互换性还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牵制。首先，两者对主观性(subjectivity)的表达处在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已经”表达的是认知者对某种程度的评价(如例24)，“了₂”则直接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情感(见4.2.2节相关分析)，因此当句子中的“已经”或“了₂”发挥的是表主观性的功能的时候，两者无法互换。这种在主观性表达上的不同还进一步带来了语体上的区别，只用“已经”没有“了”的(25a)更偏书面语，有语气词“了”的(25c)更偏口语。另外从语篇上看，副词“已经”还承担着与句子中的其他副词或连词互相呼应的的作用，这一点“了₂”是无能为力的。如“他还没走，她已经走了”中，“还没”与“已经”前呼后应，构成对比，句子结构紧凑，容易理解。如果去掉“已经”说成“他还没走，她走了”，虽说仔细想想的话意思也的确没变，但缺少了呼应之后，句子的自然度下降，并不能让人一下子就听明白。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后文介绍“已经”的具体用法的时候再次提及。最后，韵律因素也不容忽视，“已经”只能与双音节动词直接结合，如“他已经死亡”可成立，“*他已经死”则不成立。如果要和单音节动词组合，则需要先让动词与“了₂”构成双音节之后再与“已经”组合，如“他已经死了”，或将副词改作单音节的“已”，“他已死”也可以成立。

4.2.4 “结果体”与副词“仍然/还”

在本节最后，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与“结果性完成”含义相似但有区别的另外一种形式——“结果体”(resultative)。结果体本来是用来指英语中如"He is gone." (cf. "He has gone."), "The door is closed." (cf. "The door has closed.")这一类用 be 动词与不及物动词表示结果状态的用法。从上面所举的两组例句就能看出，结果体与结果性完成体的意义非常接近，只有微妙的区别，根据 Bybee, Perkins & Pagliuca (1994: 69)，结果体强调的是当前的状态作为过去动作的结果而存在 (a present state exists as the result of a previous action)，而完成体则强调过去的动作对现在产生的影响 (a past action is relevant in a much more general way to the present moment)。汉语中也存在结果体的表达形式，如“他不在”(cf. “他走了”)、“门关着”(cf. “门关了”)，分别使用了有持续性含义的“在”和“着”，不同于完成体中使用“了”。

Lindstedt (2000: 367) 指出，结果体与完成体最重要的区别特征是只有前者可以与 "still" 共现，这一论断对于汉语也成立，汉语中只有结果体能与“仍然”“还”共现，如“门仍然关着”可以成立，“*门仍然关了”则不成立，因此我们可以将副词“仍然/还”称作结果体副词。如果说“已经”代表的完成体强调的是某种“变化”的话，结果体强调的则是“不变”，我们提议可以用 Croft (2012) 提出的二维图示来这样表示：



“门仍然关着。”

(图 4.1 本文对结果体“仍然/还”的解释)

在结果体中，观察行为也是前后发生了两次，但第二次观察到的事件的状态与第一次观察时完全相同，事件本身的状态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结果体就是用来凸显这种第二次观察到的“不变的状态”的。由于同样是凸显某种状态，结果体与结果性完成体一样，可以隐含某种推论，如“他还没到”可以隐含“我们不能现在开始”的含义。当然，“还”与“已经”一

样，时体义并非其唯一功能，“还不错”中的“还”表达的就是主观性，限于篇幅我们不再展开，详见沈家煊（2001b）、张宝胜（2003）。

4.3 “已经”的用法

在介绍了“已经”的功能之后，本节我们将关注“已经”的各种使用环境。我们已经知道，“已经”表达的结果性完成就是将事件的发生当作一种变化来识解，且强调这种变化产生的结果对某时间参照点产生了影响。但关键是，为什么要采用这种识解方式呢？本来，对于同一客观事件用完整体或完成体来表现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哪些情况下需要特别选用完成体来“强调影响”呢？我们认为，要解开这个问题，只考察“已经”所在的句段是不够的，还应该考察它的上下文，考察它在整个句子甚至是段落中处在什么位置，与句子中的其他成分发生了怎样的协同作用。因此我们决定使用语料库，在真实的语料中考察“已经”的实际使用环境，并对这些环境进行归类。

我们在国家语委语料库 CNC 中检索“已经”，共有 7362 条结果⁷，用 R 的 `sample()` 函数随机抽取 300 个样本，这些被抽取出来的样本里，出现了两次“已经”的例子有 6 条，我们把它们分裂成 2 条，得到实际分析对象 306 条例句。我们逐句考察了这 306 条例句中“已经”发挥的作用，认为可分为以下 4 种情况。

4.3.1 外部参照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所在的句子中往往有或明确或隐含的固定的参照点，而非时刻变化的“现在”。参照开篇介绍的马真（2003）的定义，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用法将包括“某个行为动作之前”和“某个特定的时间之前”的情况，但不包括“说话之前”的情况（这一情况将在下一小节讨论）。当句子中有固定的参照点时，那么事件在此参照点的状态就会成为句子关注的焦点，而非事件的整个经过。比如说，小明毕业于 2016 年，当我们想要介绍“小明毕业”这一过去的事件时，最常用的说法恐怕就是完整体“2016 年，小明毕业了”，句子的焦点在于“毕业”，时间“2016 年”在句中不过是烘托事件发生的可有可无的背景信息。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想关注的是小明在 2017 年的状态，那么就是完成体的用武之地

⁷ 检索时间 2017 年 11 月 1 日。

了，此时我们应该说“2017年，小明已经毕业了”，至于小明到底是什么时候毕业的，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只要明白2017年的状态就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完成体中的参照时间“2017年”并非可有可无的背景信息，在语用上举足轻重。这个固定的参照点除了上述时间词之外，还可以由一个事件或观察者的视点来体现，或者隐藏于行文之中，我们将逐个进行考察。

在进入具体考察之前，我们想先指出以下现象。根据我们上文的讨论，句尾的“了₂”与“已经”一样具有表结果性完成的功能，因此，只要不离开时间参照这个范畴，“已经”在“了₂”也在场的条件下是可以省略的。但是，当参照时间是一个概念上的点，且谓语又有变化与状态两种情状的解释时，“已经”往往不能省略。比如将上文“2017年，小明已经毕业了”中的“已经”省略后（“2017年，小明毕业了”），虽然也不是不能表达“已经毕业”的意思，但显然会优先解释为完整体，即“小明是2017年毕业的”。如果谓语部分不存在情状的歧义，如“2017年，小明（已经）在工作了”，那么在保留“了₂”的情况下省略副词“已经”也可。

4.3.1.1 时间词、时间义名词作参照

首先，像“2017年”这样的时间词可以给句子提供一个明确的时间参照点，又如下例（26）的“5月11日早6时”。有的时候这个时间词会以修饰语的形式出现如（28），或成为指示性时间成分如例（29），像例（30）一样用一个含有时间义的名词来表示参照点也是可以的，“在甲骨卜辞中”即“在甲骨卜辞的时代”的意思。

（26）截至5月11日早6时，绣峰火场东北火势已经基本控制，这对于确保塔河安全至关重要。（1987年《经济日报》）

（27）19世纪晚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途径，但是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下降线的轨迹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世界历史（高中第2册）》）

（28）定国从回威家山那天起，就有彻底改造威家山的大志，经过一年来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郭味农《李定国传》）

（29）熟食、取暖、照明，到这时已经成了日常的事情了。（秋浦《鄂伦春社会的发展》）

（30）象“我看见蛇在这里”的语法构造，在甲骨卜辞中就已经存在了——“余见它在兹”。（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写组《现代汉语》）

4.3.1.2 事件作参照

有的时候这个外部的参照点也可以与另外一个事件有关，一般由“当……的时候”或类似的结构引入。至于这个参照点在被引入事件的前面（例 32）还是后面（例 33）还是重合（例 31），则皆有可能。马真（2003）对“已经”的定义中有“某个行为动作之前”这种情况，严密地讲，应该是“与某个行为动作有关的参照点之前”，因为此外部参照点是由引入的行为动作与其后置的时间方位成分共同决定的。如例（33）的“已经”表达的是“出汗”这一事件开始于“拖拉机开走”这一时间点以后的某个参照点之前，至于它在“拖拉机开走”这一时间点的前面还是后面，则皆有可能。

（31）在拘留所，审讯员询问案情时，他手里已经没有了鞭子，但还有硬硬的脑袋，他象公羊顶架一样撞了审讯员一铁头。（从维熙《鹿回头》）

（32）说真格的，在未和他见面之前，我满脑瓜子里已经塞满了关于他的传闻种种：……（王英琦《一个新时代的农民》）

（33）等到外面拉第一趟种子的拖拉机开走了以后，他已经干得汗流浹背了。（张抗抗《分界线》）

能将另外一个事件引入句中的不仅仅有“当……的时候”类的结构，如下例（34）的“才……（就……）”或“刚……（就……）”句式、例（35）中表终止的补语“X完”或“X结束”等结构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例（36）是表时间持续完成的特殊句式，句式本身蕴含了“自从（老哥哥离开我家）以来”的意思，“已经”出现在动词之前的情况也一样，我们已在 4.2.3 节讨论过了。例（37）的“不一会儿”和例（38）的“转眼功夫”都是“时间过了一會兒”的意思，因此它们都相当于引入了时间推移事件作为参照点。

（34）那正是夏天，为了要得两月的清静日子，才想到去香山，那边已经有几个朋友租下了房子。（靳以《上山的路》）

（35）装载完毕，月亮已经斜到西边去了。（王恺《过滩》）

（36）老哥哥离开我家，算来已经足足十年了。（臧克家《老哥哥》）

（37）不一会儿，杨玉桐已经来到一间残旧、凌乱、处处蒙尘的房里了。（毛志成《拨开草丛有野菊》）

(38) 转眼功夫，七、八只凶猛的“怕”，抖动着长长的红毛，已经奔到树下。(廖公弦《飞向活星》)

4.3.1.3 观察视点

有时这一外部参照点也可以是文中的认知者的视点。当句中有“看见”“发现”“知道”“听说”等表示观察认知的词时，作这些词的补足语其实也相当于引入另外一个事件——认知事件了，表示“在看的时候”“在得知的那一刻”，事件已经发生。

(37) 马顺刚要上车，贾才偷偷给他递个眼色：朝后指指，马顺一回头，见丁贵生已经从后边爬上了大车。(温树林《顶风》)

(38) 王大胜这才住手爬起来，刚一转身，忽然听见自己肚子上砰的一声响，感到了一阵麻木，低头一看，原来斜刺里一条明晃晃的枪头刺刀已经一半纳入自己的肚腹。(周文《山坡上》)

(39) 当滇越火车抵达碧色塞车站的时候，从学校的欢迎旗上，才知道“长沙临时大学”已经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胡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40) 据悉，这里的有关部门已经把观众看这场比赛纳入“以最佳形象迎接6届全运会”的内容之中，正在掀起树文明、立新风的热潮。(1987年《天津日报》)

在许多文学作品中，作家为了叙述的简洁或是出于将场面转换隐含起来的艺术诉求，可以直接通过叙述来表现观察者视点的变换，不需要“的时候”或是“看见”等词来提示。如下例(41)其实就相当于“(当我回到寓所的时候，看见)白苹已经躺在床上”，例(42)相当于“(当他来到棚外的时候，发现)队员已经消失在寒风里了”，作者巧妙地将这种视点的存在隐藏在了叙述中。

(41) 当我出门的时候，她站起来似乎就向床边走去。我一个人到街上，走向车站，经过了一家药房，我想起白苹在睡前似乎可以吃点阿司匹灵，于是我买了药，顺便买点水果又回到白苹寓所去。

白苹已经躺在床上，我叫那位女仆倒点开水，拿药片叫她吞下，我说：

“夜里想吃什么呢？”

(徐訏《风萧萧》)

(42) 小冬子脱下棉衣拿在手里，向棚外追去。

队员已经消失在寒风里了。

(李心田原著，王愿坚、陆柱国执笔《闪闪的红星》剧本)

将上述视点的隐含体现得更微妙的就是汉语中的“链式话题结构”句。如例(43)的前一小句引入话题“信”，紧接着以“信封”(而不是结构完整的“这封信的信封”)开始了对这封信的描述，体现的正是观察者的视点从“信的存在”到“该信的具体状态”这一深入审视的过程。虽然观察者在句中始终并未登场(这一点与使用了“看见”等认知类词汇的句子不同)，但正是在这种从“信”向“信封”的传递之中，隐晦地体现了观察者视点的存在，从而使得描写蕴含了某种“主观性”，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寄情”，因此这种句式在小说中很常用。

(43) 这是一封很厚的信，信封已经弄脏了，还擦破了角。(叶至善、叶三午、叶小沫《梦魇》)

(44) 汽车开到约有一平方公里的河滩上，河床已经干枯，看到的，是满眼沙子，一片鹅卵石。(江波《不须啼杜鹃》)

(45) 走上山项，先在半途遇着了一道道观外围的女墙，这女墙的栅门，却已经掩上了。⁸(郁达夫《钓台的春昼》)

当然需要承认的是，除了表状态的“已经V”之外，例(43)的第二小句换成“信封很脏”这样的形容词表现也同样能成立，但隐含的意义会有所不同。叙述性质的“很脏”隐含的是“和一般的信比起来，这封信算是比较脏的”，而“已经弄脏了”隐含的是“这封信有过崭新的时候，但现在已经不再崭新了”，相当于日语中的「汚い」和「汚れている」的区别。

⁸ 和前两例不同，这一例是以结构完整的形式“这女墙的栅门”承接的，但之所以还保留着某种程度的主观性是因为后面的连词“却”。这句话在逻辑上并没有转折却仍使用了“却”字，其实就是借用了转折的“意外性”来体现主观情感的存在。事实上如果没有了“却”的连接，那么这句话的前后半句将成为两个独立的句子，从而失去主观性及相应的视点隐含。此处改用不完整的“墙的栅门(已经掩上了)”来承接上句当然也能达到连接句子的效果。

4.3.1.4 排比、对比与隐含对比

排比描写句实际上也是属于参照点隐含的一种特殊情况，因为当我们说几个分句构成了“排比关系”的时候，其实也就承认了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统一性”，而这种统一往往就是参照点的统一。排比句中既然有视点的统一，那么肯定先有视点的存在。其实排比句的总句中出現明确的参照点的情况也很常见，如例（47）。

（46）他的汗已经流光，嘴唇干涩，口腔里没有一滴口水。（张石山《盗墓者与令狐》）

（47）（今天已经到这时候了：）西边最低的山谷里都没有了黄色的亮光；摆在桌上的晚饭已经飞满了苍蝇；驼背儿子和十岁的女儿银银，看娘转过背去就偷吃一块南瓜。（方之《老头子和山羊》）

对比句与排比句类似，构成对比也需要统一的参照点，而且对比句中的时体副词常常成对出现，最常见的与“已经”构成对比的时间副词是结果体“还/还没”。有时候这种对比并非一定发生在分句的时体层面（如例 48、49），还会出现在对比对象的修饰成分中（如例 50），甚至可以是介词层面的对比（如例 51）。

（48）北影厂的演职工住房问题未根本缓解，但刘晓庆的宿舍已经解决。（杨晓雄、乃明《银海弄潮儿——刘晓庆》）

（49）甚至下面的根已经被斫，而上面的花叶还是欣欣向荣，在那里作最后一刻的威福，真是可恶而又可怜！（丰子恺《杨柳》）

（50）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青少年身上看到的，不仅有日趋成熟的抽象逻辑思维，而且有已经成熟了的感知动作思维和具体形象思维。（吴凤岗《青少年心理学》）

（51）面对这位少爷，我在人格上是与他平等的，不，我在精神上已经比他更高大了。（刘伟明《“幸运儿”的艰难历程》）

以上各例的对比义是通过分句的并列来实现的，而有时这种对比也会嵌套在修饰句与被修饰句的动词语义中。如：

（52）她那已经放下的心又几乎蹦到了嗓子眼。（胡正言《海盗》）

(53) 软弱无力的作者是企图用儿女之情来消融已经形成对抗性质的事件，并把它还原为家庭私事的素材范畴。(章诒和《中国戏曲的美学思想特征》)

有时候这种对比未必以明文表示，而是通过“已经”这两个字隐含在了行文之中。如下例(54)的言外之意是“而不是指向科学还没得出结论的领域(如鬼神)”，例(55)则隐含了“表面上，李淑贞还没回到他的怀抱”这一信息。如果把这两例中的“已经”去掉，句子虽然仍旧是合乎语法的，但会失去这些言外之意，使得句子莫名其妙。

(54) 科学的创新精神和怀疑精神更多地指向科学自身，指向科学已经取得的成果。(沈铭贤《新科学观》)

(55) 眼看着如意算盘一步步实现，李淑贞事实上已经回到他怀抱里的时候，夏克明却意外地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赵万和。(黄志远《痴恋》)

“已经”的这种隐含对比的能力还使其产生了表虚拟语气的用法，如下例(56、57)。它们都隐含着与“事实上”的对比，隐含着“事实上没有发生”的“虚拟”义。当然，这种用法只有和“就像”“似乎”“仿佛”等词共现时才成立。

(56) 那一股浓烈的碱硝味，就象一根看不见的绳索，已经把它的四条矫健的腿牢牢的拴住了。(丁继松《密林窖鹿》)

(57)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鲁迅《阿Q正传》)

表“部分实现”的“已经”也是隐含对比中的一个情况。如例(58)的“已经”隐含了“同时，其他部分还没有形成”的含义，是一种“已经”和“还没”的对比。例(59)中与数量共现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从下文可知，这“五千一百五十二户，一万四千六百七十四间”其实也是全体的一部分，“已经”与剩下的还没落实的住户形成了隐含的对比。例(60)也同理，只不过数量修饰了“已经V”后面的宾语。凡是发挥隐含对比功能的“已经”都是不能省略的，以例(60)为例，如果去掉“已经”，就会失去“这些国土和人民只是目标的一部分，不是全部”的隐含义，变成了“整个解放的目标就是这十分之七的国土和四百万人民”的意思了。例(61)的“已经”隐含了“鲐鱼、带鱼等许多种鱼”只是所有鱼的一部分，对于其他鱼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展开。

(58) 这说明, 藏族远古流传下来的原始宗教有一部分已经正式形成以巫师通鬼神的本教了, 这就是伽本派。(王友三《中国宗教史(下)》)

(59) 昨天, 石家庄市房管部门在一次座谈会上披露: 这市“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代管、挤占、献产归公的私房, 截止目前, 有五千一百五十二户, 一万四千六百七十四间已经落实了私房政策, 产权交给了房主个人, 占应发还户的百分之九十三点六。(1981年《河北日报》)

(60) 声明说, 英勇顽强的柬埔寨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在战斗中得到了锻炼, 不断成长壮大, 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已经解放了十分之七的国土和四百万人民。(1971年《解放军报》)

(61) 我国已经对鲑鱼、带鱼等许多种鱼, 用标志放流的方法, 来研究它们的洄游路线, 并且已经进一步掌握了它们的洄游规律。(叶佩珉、段芸芬《动物学(初中全一册)》)

一般来说, 在这类用“已经”表达“部分实现”的句子中同时出现表参照点的词也是很常见的, 如例(58)的“说明”、例(59)的“截止目前”、例(60)的“声明”。只要它们和“已经”隐含的视点没有冲突, 这样使用肯定没有问题。至于这种情况应该归类到“观察视点”类还是“隐含对比”类, 则是没有必要争论的问题, 因为这些用法是可以同时聚合在一个“已经”上的, 关于这种聚合, 我们还将在下文详述。

4.3.2 逻辑前提

用“已经”表逻辑前提的用法其实是上述“事件作参照”的反过来的情况, 也就是说“已经”句成为了“参照点”, 而另一事件才是主句。当然, 严密地讲, 表结果性完成的“已经”表现的是一种状态情状, 在时间上无界, 是不能成为一个确切的时间“点”的, 因此“已经”无法提供时间上的参照。但是, 它可以提供逻辑上的参照, 表示某参照事件已作为某主事件的前提发生。这种表逻辑前提的“已经”广泛存在于广义的因果关系句中, 包括因果(例62、63)、递进(例64)、转折(例65)、让步(例66)、假设(例67)和条件(例68), 其中, 前4种关系句中的“已经”描述的是现实发生的事件, 而假设句中的“已经”则表现了非现实性, 条件句中往往需要采用“……的条件下/情况下”等迂回性的表达。

- (62) 家务劳动既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沉重包袱，那么，要求它的社会化也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高健生、刘宁《家庭学概论》)
- (63) 虽然我和他都来自农村，但我们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不会象我们在乡下的同学那样早婚。(路遥《你怎么也想不到》)
- (64) 他们不但粗糙的手已经染成黑色，就脸也像包龙图再世一般了。(郝龙汶《淄川产煤区大荒地巡礼》)
- (65) 望珠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哎，哎，已经到了，还要挽住手，不怕难为情！”(王民嘉《惜楼烟云》)
- (66) 即使已经达到你的“彼岸”，你能包得住不再被冲击到别处去吗？(傅东华《山核桃》)
- (67) 如果人们在真理面前已经平等了，那么这一口号也就失去了意义。(顾肇基《新时期意识形态问题》)
- (68) 这个事实说明，只有当某个状态函数已经固定不变的特殊条件下，才出现单变数有效性，即可以用单个状态函数去唯一地确定体系的状态。(仗义路、许澍谦、邱联雄《化学热力学与统计热力学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是说“已经”不能出现在以上逻辑关系的后半句，出现在后半句当然也是可以的，但就不再是表逻辑前提的用法了。如例(48)的“已经”就出现在了“但”的后面，但那句话的“已经”表达的是时体义，与逻辑无关。上例(63)似乎也出现在了“但”的后面，但其实这里的“已经”是先和后半句构成了因果关系，然后才作为一个整体和前半句构成了转折。

除了在复句中担任前提外，在整个篇章结构(例 69、70)或对话(例 71、72)中担任前提也很常见。其中例(71)隐含了结果推论“所以请您放心”。例(72)的“已经”虽然出现在后半句，但在逻辑上它仍旧是“不用去了”的原因，只不过是发生了语用后置罢了。

- (69) 我们在前章已经说过，了解是欣赏的必有的预备，但不就是欣赏。(朱光潜《文艺心理学》)
- (70) 我们已经知道，生物都生活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中，时刻受到环境中各种生态因素的影响。(人民教育出版社生物自然室《生物(高中全一册)》)

(71) 四海轻声地安慰老田师傅：“师傅，现场已经检查过了！”（叶丹、傅超武《火红的年代》）

(72)（急阻）“不用去了，歪头灯泡我已经买回来了！”（陈松溪《喜报传来之后》）

4.3.3 内部参照

如果说，固定时间参照与逻辑参照用法都是利用了完成体的“状态性”而实现的话，那么下面的这些句子所强调的，与其说是“状态”，还不如说是“变化”或“实现（使变化）”。

(73) 你说我变了，我看，你也变啦，你已经没有以前的天真，没有以前的爽快啦。（夏衍《上海屋檐下》）

(74) 萧继业说：“危险就在于你不想革命啦，个人主义思想已经不知不觉地腐蚀了你的灵魂，使你越来越深地陷到资产阶级思想的泥坑里去啦！”（陈耘、赵明《年青的一代》）

(75) 兰州已经成为重要的工业城市，石油化学工业比较有名。（人民教育出版社地理室《中国地理（初中下册）》）

(76) 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恢复时期进入建设时期，我们国家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已经开始了。（萧鸿麟《中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

(77) 天已经黑了下来，苇丛里五尺以外就看不清了。（胡正言《海盗》）

(78) “我已经七十六岁了，七十六岁是衰退的年龄啦！”（王中义《新闻采写通论》）

首先，这些句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参照的时间都是“现在”，有时候有明确的表现现在的时间词（如例 76 的“目前”），但还是以不出现的情况居多。其次，这些句子所描述的变化发生的时间其实离“现在”并不太远，比起前两类用法中典型的“结果性完成”，这些例子更像是“近过去”完成。我们在 4.2.3 节讨论过，“已经”并不具备典型的报道新情况的用法，但在“近过去”这一情况中是可以适用的，因此在这些句子里使用“已经”是合法的，虽然很显然将它们省略（原句有“了₂”的情况）或直接换成“了₂”句（原句无“了₂”的情况）也完全能够成立。那为什么这些句子最终还是选择使用“已经”这个副词呢？我们认为原因很可能出在动词上。仔细分析这些句子中的动词，我们发现它们表达的基本上是“难以直接观察的变化”。典型的报道新情况用法描述的一般是一个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变化，如“比赛

开始了”。然而像例（76）那样的“经济建设开始了”恐怕就不是有那么明确的起始点的“开始”了；例（75）的兰州显然也不是在一夜之间成为重要的工业城市的，而是不知不觉间实现的。例（73、74）的人的性格的变化、例（77）的“天黑”事件，甚至例（78）的“老去”事件也同样如此。当我们察觉到这些变化的存在的时候，往往也已经在这些变化不知不觉地完成了之后了。因此，在这类事件的报道新情况用法中使用“已经”是完全合理的。总的来说，本类用法中的“已经”基本上是辅助“了₂”表近过去报道新情况，凸显的是一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往往具有持续时间较长、不易被直接察觉的特征。

有一种特殊的与时体义无关的“变化”用法，在议论文中很突出，如下例（79、80）。这里的“已经”所描述的并非事件自身的状态变化，而是因认识者主观认识的改变而发生的从属概念的变化，表达了某事件“超出/进入了某概念的范围”（往往也是讨论的范围）的含义。

（79）我知道，到了卖给生产厂就变成了八十块钱一公斤，可这已经不是科研问题了，而是经济管理问题。（顾威《风急天高》）

（80）在具体的交际场合中来运用语言，这已经是属于言语的问题，因之，几乎所有的苏联的语言学家在进行风格学辩论的时候，都把风格看成语言的言语变体。（高名凯《语言风格学的内容和任务》）

4.3.4 主观大量

另一种与时体义明显无关的“变化”用法是在与“量”或“级数”共现时表主观大量的用法。这种量级可以是如下例（81）的数量结构、例（82）的形容词、例（83）的具有量级含义的名词、例（84）的具有量级意义的事件等。主观大量指的是评价者将某种客观的量级与自己心中的“大”或“小”的主观标准作比较，如果达到了“大”的标准，那就是主观大量。如例（81）与不用“已经”的“有了二万多人”相比，用了“已经”之后还可以同时体现“人相当多”这一主观义。

（81）先先后后跑着来的，已经有了二万多人。（尹庚《从美洲带来的故事》）

（82）咱们这飞船还是第一次试航，取得了这些成绩，已经很不错了。（王琴兰《孙悟空海底乘飞船》）

(83) 其实一学期吃三十多块钱已经是中产学生, 吃廿四块廿块的还有。(徐訏《北大区里的小饭铺》)

(84) 日复一日, 在他的“淘汰制”下, 除了一个鱼摊之外, 他已经只能跑农贸市场了。(1988年《新民晚报》)

我们所谓的主观“大”量, 是指程度之大, 与这种程度本身的指向无关。如例(84)的“只”本来是一个表主观小量的副词, “只能”表达了留下的选择非常的少, 因此程度自身是指向“小”的方向的, 强调了当事人处于非常窘迫的地步。而再套上“已经”之后, 则强调了这种“窘迫”的程度之大, 因此并不矛盾。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以上主观“大”量都是相对于“已经”后面的量级而言的, 如果量级在“已经”前面, 就应该是相反的主观“小”量。如下例(85)中, “已经”后面的“崭露头角”才是“程度大”, 那么在它前面的“15岁”就是主观小量了, 表示“才15岁(就崭露头角)”的含义。

(85) 由于基础打得好, 小朱练得也刻苦, 到1978年时, 15岁的朱建华已经崭露头角。(闻志《横杆前的思索》)

另一点值得指出的是, 并不是只要与量级共现, “已经”就能表主观性。比如我们在前文举的例(59、60), 都是客观的数量, 不带有任何说话人的评价。“已经”是否发挥了表主观性的功能, 很大程度上要靠语境决定。事实上, 本质上是时体副词的“已经”只能表达出对于某种程度的“到达”的含义, 至于这种程度到底是说话人心中的主观标准还是某种客观的标准, 则与“已经”无关, 也就是说, “已经”是必须先遇上“可以主观识解的量”之后才能表主观大量的, 而不具有赋予非主观的量以主观性的功能。如例(81)的“二万多人”如果只是一个客观的指标, 即文中主人公的目标就是召集二万多人的话, 那么这时的“已经有了二万多人”就是一个纯粹的时体表达, 与主观性没有什么关系了。同理, 如果例(83)的“已经是中产学生”出现在“某大学生本来贫困, 后来用助学金炒股赚了不少钱, 成为中产学生”这种之语境下, 那么这时的“已经”也没有主观评价色彩。而例(85)也是当我们预设了“15岁很年轻”这一一般性的判断时, “已经”才能体现出主观大量的含义, 但如果文中的朱建华练的是体操等公认的年纪轻才容易出成绩的项目, 那么“15岁”这个量也就说不上是早了, “已经”能否表主观性就值得怀疑了。除了这些“上下文信息”能帮助我们判断“已经”是否具有主观义之外, 张言军(2013)还指出, 重读的位置也是关键线索,

以“已经+数量结构”为例，如果重读的是数量，则表明说话人想强调这个数量是比较大的，表主观大量；如果重读“已经”，就不一定了，说话人只是想强调对于标准的“达到”，这个标准很可能是客观的标准。

4.3.5 “已经”的功能聚合

小结一下，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已经”的4大主要用法，其中外部参照与内部参照都是与时体有关的用法，逻辑前提和主观大量用法与时体无关；外部参照与逻辑前提用法都是基于完成体的“状态性”，而内部参照与主观大量则基于完成体的“变化性”。这4种用法的在我们抽取的CNC306例句中的比例为145: 62: 80: 19（依次为外部参照、逻辑前提、内部参照、主观大量），各占47%、20%、26%、6%的比例。不过，这个比例其实受语料的类型（genre）构成的影响很大，更何况，这4种用法并不互相排斥，常常有交融在同一句子中的情况，到底哪一项才是其最占优势的用法，分类时难免掺杂了笔者的主观判断。

让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种“功能聚合”（function coalescence, Michaelis 1996: 498）的例子。我们知道，完成体的“状态性”和“变化性”本来就是互不冲突的转喻关系，而时体层面与逻辑层面、主观层面也在深层相连，因此，同一个“已经”唤起多种各不冲突的识解方式也是可能的。如下面《阿Q正传》中的这个例子，就可以同时从上面4个层面来解释。

（86）待三个萝卜吃完时，他已经打定了进城的主意了。（鲁迅《阿Q正传》）

- i) 在萝卜吃完的时点，他处在打定了主意的状态。（外部参照）
- ii) 由于他已经打定了主意，所以暗示着他接下来会进城。（逻辑前提）
- iii) 他以前还完全没有主意，现在终于决定了。（内部参照）
- iv) 他居然只用了吃三个萝卜的很短的时间就作出了决定。（主观大量）

这种解释的多重性也制造了文学上的“含混”（ambiguity，又称“朦胧”、“复义”，Empson 1930），可实现含义复杂、意味深长的艺术效果，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已经”被这样使用非常常见。

4.4 余论

本章考察了时间副词“已经”的功能与用法。“已经”作为一个表“相”副词，具有表达完成体的功能，即把事件的发生当作一种变化来识解。从用法上看，“已经”具有外部参照、逻辑前提、内部参照、主观大量4大用法，这4大用法并不互相排斥，可以聚合在同一句子之中。

本章虽然没有讨论其他已然义副词如“已”“业已”等，但除了韵律、语体因素的不同之外，在功能上和它们和“已经”还是非常相似的。在前人的文献中，也有将“就”和“都”归类到已然义副词中的，如“天还没亮他就走了”、“他都走了，你还是明天再来吧”中的“就”和“都”似乎都有“已经”义。然而正如张谊生（2005：61）指出的那样，体现了已然义的其实并不是“都”，而是与它共现的“了₂”。这一点对于“就”来说也是一样的。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会，我们认为除了“了₂”也表完成体这一点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就”“都”与“已经”一样常常出现在“对比参照”的环境中。只不过“已经”在对比参照中的位置比“就”“都”都灵活，因此与“了₂”共现的“就”“都”都只能相当于“已经”的某一部分的用法。具体来说，在并列句的情况“她还没走，他已经走了”中的“已经”，正说反说都是可以的，“他已经走了，她还没走”显然也成立。但是，“就”只能出现在后项，如“她还没走，他就已经走了”，反过来无法成立；而“都”只能出现在前项，如“他都已经走了，她还没走”，反过来也无法成立。这一特点使得与“了₂”共现的“就”拥有类似于“已经”的时间与事件参照的用法，因为这两种用法中“已经”义都是出现在后项；而与“了₂”共现的“都”则拥有类似于“已经”的表逻辑前提的用法，因为这种用法中“已经”义出现在前项。而“已经”的其他用法就不是与“了₂”共现的“都”和“就”能表达的了。

第 5 章 拟声词的重叠与动相的关系

前两章我们讨论了句法层面上的补语和副词的表动相功能。其实，不仅是句法层面，在构词层面也能看到“相”的影响，拟声词的重叠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个案。本章将以“轰隆”及其重叠形式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

5.1 提出问题

拟声词 (onomatopoeia, 又称象声词、拟音词) 指的是语言中用来表示对现实世界的声音的模仿的一类词。从跨语言的视角来看，拟声词在其所处的语言系统中往往具有特殊的位置 ("stand out from other words in various ways" Dingemanse, in press)。以现代汉语为例，有些拟声词如“duāng”“piā”等已经超出了汉语的语音系统；从音节结构来看，拟声词中有不少双音节结构的词如“咕咚”“匡啷”等，在以单音节语素为主的汉语中略显另类；从句法功能来看，拟声词与典型的实词和虚词都存在显著差异，在作词类划分时，自邵敬敏 (1981) 之后的研究基本都主张将拟声词单独划为一类。此外，有些拟声词还具有丰富的构形 (morphology) 形式，这一点放在汉语的其他词类中是很难想象的。如：

(1a) “轰隆”类声音：轰，隆隆，轰隆，轰隆隆，轰隆轰隆，轰轰隆隆

(1b) “哗啦”类声音：哗，哗哗，哗啦，哗啦啦，哗啦哗啦，稀里哗啦

除了少量像“丁零当啷”(ABCD 式)“稀里哗啦”(AliBC 式) 这样的特殊结构之外，拟声词的构形主要通过“重叠”(reduplication)¹来实现。单音节拟声词 A 可以重叠自身构成 AA 式；双音节拟声词 AB 则以 ABB 式、ABAB 式、AABB 式重叠最为常见。那么，

¹ 本文讨论的重叠专指构形层面上的重叠，不包括如以下例句这样的在句法层面的重复 (repetition)：

(2) 话音未落，轰隆隆！轰隆隆！一阵雨点似的手榴弹从天空中降下来，院子里成了火海，紧接着爹呀妈呀的一阵乱叫，院里便躺满了死尸，剩下的都往屋里边钻。

(李晓明《平原枪声》，本章引用例句均出自 CCL)

这些重叠形式之间有何不同？在语义和用法上有何特点？本文将以现代汉语中比较常用的拟声词之一“轰隆”及其重叠形式为例，在语料库中考察它们的实际用法，对其语义与语法功能作出总结。

5.2 调查概要

为叙述方便，我们将在下文使用“轰隆”这一个词，来总称 AB 式“轰隆”及其 3 种重叠形式“轰隆隆”“轰隆轰隆”和“轰轰隆隆”，而“AB 式轰隆”才特指不重叠的形式。

我们在 CCL 语料库中检索“轰隆”²，得到结果数 686 条。去掉“词典”这一类别中的例子 8 条，删去完全重复的条目 11 条，分裂出同一条目下有两处不同用法的例子 13 条³，共得到实际有效用例 680 条，作为我们分析的对象。在这 680 条用例中除了 AB 式“轰隆”之外，还包括了其重叠式 ABB 式“轰隆隆”（包含 ABBB 等更长的形式）、ABAB 式“轰隆轰隆”（包含 ABABAB 等更长的形式）以及 AABB 式“轰轰隆隆”，但不包括“轰”“轰然”“隆隆”等只含其中一个字的形式。由于这些只含一个字的形式在不带分词与词性标注的 CCL 中检索起来不是很方便，需要人工筛选的工作量巨大，所以我们只能作出妥协，不把它们归入我们的探讨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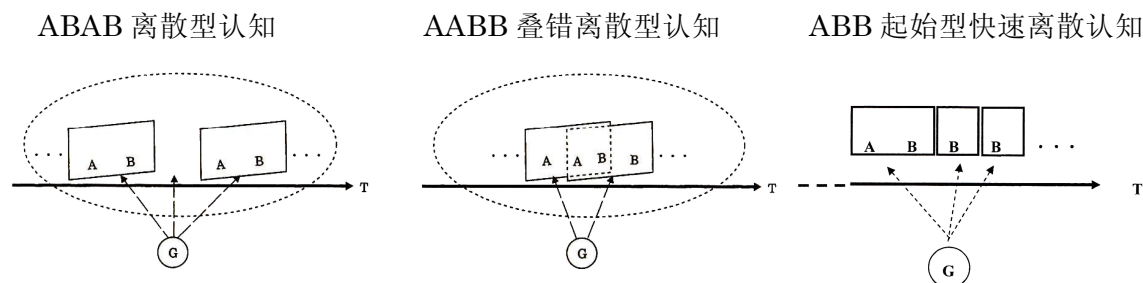
5.3 拟声词的重叠与事件语义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拟声词的重叠与语义的关系。传统的拟声词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拟声词的重叠形式与句法功能上，对语义着墨不多。在语义这一角度作出了突破的是张恒悦（2008，同 2012）的研究，文中指出，AA、ABAB、AABB 这三种重叠式都体现了人的“离散型”认知模式，其特征为“对某集合中的多数个体以微观视角（perspective point with local scope of attention）进行分别观察，由于说话人采用移动的逐一聚焦的视角，随着视线的移动，相关个体被独立前景化，集合以离散的方式被认知”（张恒悦 2008：65），与采用宏观视角扫描的“统合型”认知模式相对。其中，AA 式反映了“快速型离散认知”模式，ABAB 式反映“离散型认知”模式，AABB 式则为“叠错型离散认知”模式。除此之外，

² 检索时间 2017 年 4 月 10 日。

³ 而像例句（2）那样在同一处上下文以完全相同的用法重复使用的例子仍算作一例。

还有“起始快速型离散认知”模式的 ABB 式，“连续不规则型离散认知”模式的 ABCD 式（张恒悦 2009、2012）。我们摘录其中 3 种与我们的调查对象有关的重叠式图示如下。



（图 5.1 张恒悦 2012 拟声词重叠式认知模式图示）

这种离散型认知模式反映在语义上，则使得 AA、ABAB、AABB 这三种重叠式“都具有动态以及持续性的语义特征”（张恒悦 2008：63）。这一点符合母语者的语感，并且能在语料库中找到例证——下面两个句子都描写了火车的行驶，是典型的具有动态及持续性的事件。

（3）于是，第二列灯火通明的快车又朝着相反的方向轰隆轰隆地开过去。（圣·德克旭贝里著，白栗微译《小王子》）

（4）火车轰轰隆隆地在秦川大地上驶向陕北，驶向中国现代史上曾辉煌过的地方。
（1998 年《人民日报》）

那么，如果说重叠式的确具有持续性的语义特征的话，我们是否可以同时假设基本型 AB 式具有非持续的语义特征呢？事实上我们的确在语料库中找到了以 AB 式表达非持续性事件的例子。

（5）嗡……飞机老是在上边转来转去，轰隆……炸弹也响，嘎……咕……机关枪打个不停。（刘流《烈火金刚》）

（6）第一次，船刚靠近房屋，“轰隆”一声巨响，一栋房子倒塌了，砖瓦、木头打到甲板上，甲板被打出了大窟窿，船上人全倒在甲板上。（1995 年《人民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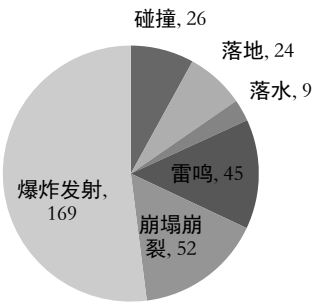
不管是例（5）的炸弹爆炸，还是例（6）的房屋倒塌，都属于非持续事件，用 AB 式来表现毫无问题。但是，我们也马上发现了反例，即用 AB 式表现持续事件的例子。

（7）驰行在辽阔的原野上的火车发出轰隆而沉重的声音，使人感到寂寞而单调。（杨沫《青春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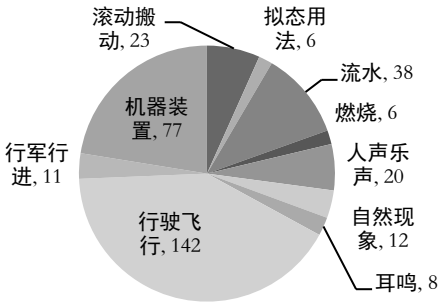
上例使用了 AB 式“轰隆”来描写火车行驶这一持续性过程中发出的声音，可见我们的假设并不成立，汉语拟声词的重叠与事件持续性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

但是，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也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关系。为了彻底探明拟声词的重叠与事件持续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先逐句考察了语料库中的这 680 句例句各自描述了什么类型的事件。经统计后发现，“轰隆”能模拟的发声事件十分多样，几乎可以说只要声音够大就能用“轰隆”来形容。按时间性来分，这些事件涵括了瞬时类事件与持续类事件，瞬时类的主要有爆炸/发射、崩塌/崩裂、雷鸣、碰撞、落地、落水这 6 大类型，持续类的主要有行驶/飞行、机器/装置、流水、滚动/搬动、人声/乐声、自然现象（如地震、火山活动）、行军/行进、耳鸣、燃烧以及拟态用法（如“轰轰隆隆地干一番事业”）这 10 大类型。还有一些句子只描述了有“轰隆”这种声音，但无法从前后文判断是因为什么事件而产生了轰隆的声音，这样的句子有 12 例。

瞬时类事件（共 325 例）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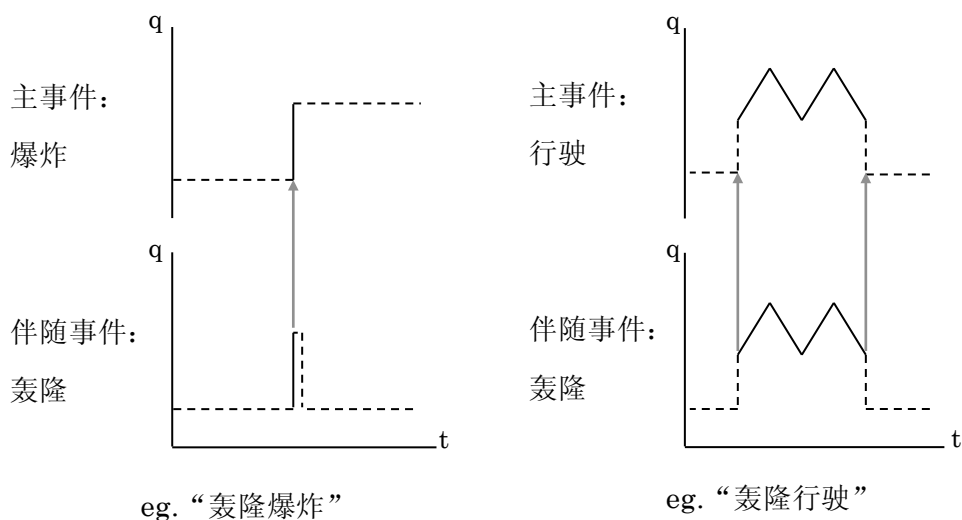
持续类事件（共 343 例）的分布



（图 5.2 “轰隆”所能描述的事件类型）

在进入具体的数据分析之前，让我们先来从事件语义的角度，讨论一下拟声词“轰隆”与产生轰隆的声音的事件之间的关系。以爆炸为例，爆炸这一事件的核心意义在于一个物体从完整的状态到不完整的状态的转移（并且这种状态转移伴随着强烈的能量释放），是一个瞬时事件，情状类型为到达情状。而“轰隆”所描述的，准确地讲不是爆炸这一过程，而是伴随着爆炸这一过程所产生的声音。这一发声事件与爆炸事件具有因果关系，在时间上也是重合的——它在爆炸发生的时候开始，然后又立即消失。如果单独看“（爆炸）发出轰隆的声音”这一事件的话，它是一个短时事件，情状类型为迭代情状。到达情状与迭代情状的区别在于变化后的状态是否维持，当一个物体爆炸之后，它就维持在“不完整”这一状态了；而发声事件则是从“无声”状态转移到“有声”状态之后，又回到了“无声”状态，即“有声”的状态没有一直维持下去。

我们借用 Croft (2012) 的动相图示，把整个事件的动相结构表示出来就是下图 5.3 左。图 5.3 右表示了另一种持续事件“轰隆行驶”的情况，此时主事件与伴随的发声事件分别经历了“停止-行驶-停止”“无声-有声-无声”的状态变化过程，但是与爆炸的情况不同的是，“行驶”与“有声”的状态都维持了一段时间，从情状类型来讲属于活动。所以事实上迭代情状与活动情状的境界线非常暧昧，“响了一下”和“响了一会儿”应该以几秒为界，恐怕未必能在语言学的框架中得到解决，但不管以何处为界，这条境界线都是确实存在于我们的心理空间之中的，否则就不会有“一下”和“一会儿”这种形式上的区别了。按 Croft (2012) 的分类，活动还可以细分为内部匀质的活动和非匀质的活动，如果发出的声音是一种音高、音色、音量都没有变化的匀质的声音的话，就属于匀质的活动，可以用直线表示，但根据我们的语感，能用“轰隆”这一拟声词形容的声音肯定不是这样一种匀质的声音，因此我们用折线来代表这是一个非匀质的活动。主事件“行驶”也是一种复杂的机械运作过程，因此也是非匀质的活动。事实上对于“轰隆行驶”这一事件，除了图示的主事件与伴随事件之外，还隐含着“位移”这一事件，考虑到位移事件与我们研究的发声事件没有直接关系，在此省略不表。



（图 5.3 发出“轰隆”声的两类事件的动相图示）

因此，对于同一客观现实事件，我们有两种表现方法：一是把主事件和伴随事件看作一个复合事件，在同一个小句中表现，如“炸弹轰隆地爆炸了”（谓词指向主事件）或“东边传来轰隆的爆炸声”（谓词指向伴随事件）。一是把主事件和伴随事件分开认知，放在两个句子中表现，如“炸弹爆炸了，发出轰隆的声音”（在实际的使用中，两个句子有可能离得很远）。这两种不同的识解方法也导致了“轰隆”用法的复杂性。

- （8）入夜，大大小小的工地上灯火通明，施工机械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新华社 2001 年 1 月份新闻报道）
- （9）当你刚刚进入甜甜的梦乡又猝然被窗外轰隆隆的打桩机泥头车吵醒时……（2000 年《人民日报》）
- （10）只见这台貌似普通联合收割机的机器轰隆隆地响起，所过之处，麦茬都只有寸把高，远远低于普通收割机留下的一尺左右的高度。（新华社 2001 年 6 月份新闻报道）
- （11）几辆推土机正在轰隆隆地铲平这片鹭鸟栖息地，失去家园的大批鹭鸟在林间上空徘徊哀鸣。（新华社 2001 年 3 月份新闻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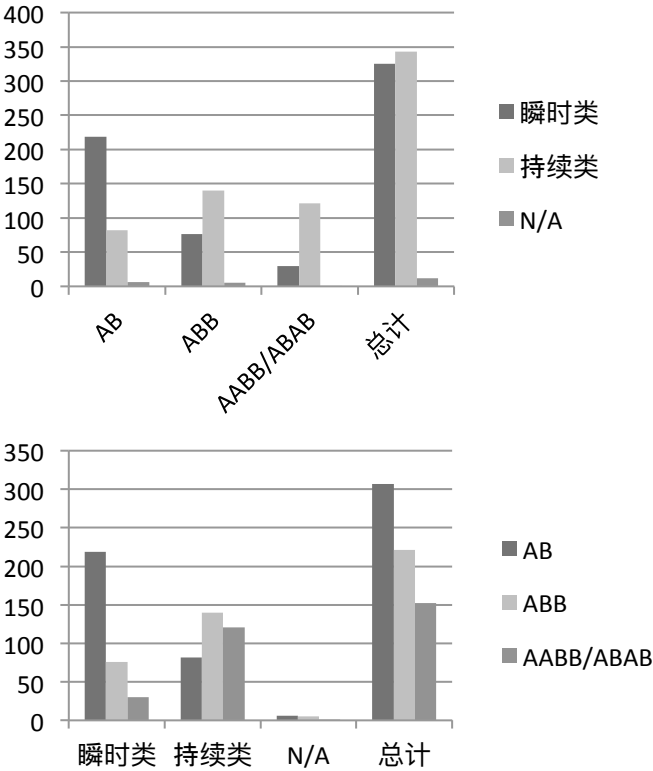
上例（8）与例（9）中“轰隆隆”都是作定语，然而例（8）的“轰隆隆”与中心语“声音”之间是同位关系（因为“轰隆隆”本来就是一种声音）；而例（9）的“轰隆隆”与中心语“打

桩机”之间是修饰关系。同样，例（10）与例（11）中“轰隆隆”都是作状语，然而例（10）的“轰隆隆”与动词“响”是同位关系；而例（11）的“轰隆隆”与动词“铲平”是修饰关系。拟声词作状语时，比起作修饰性状语时后面所跟的动词，同位性状语后面的动词要来得单调地多，除了动词“响”之外，与声音有关、需要以表声音的名词作补足语的动词还有“发出”“传来”“回荡”等少数几种。

在厘清了发声事件的全貌之后，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拟声词的构形重叠与事件时间性的关系。统计结果如下表：

	AB	ABB	AABB/ABAB	总计
瞬时类	219	76	30	325
持续类	82	140	121	343
N/A	6	5	1	12
总计	307	221	152	680

（表 5.1 拟声词的构形重叠与事件类别的关系）



（图 5.4 拟声词的构形重叠与事件类别的关系）

由图 5.4（上）可知，ABB 式重叠对于事件时间性的表达比较中立，在它能表达的事件中既有瞬时类事件（如下例 12、13）也有持续类事件（如上例 8-11）。

（12）这时轰隆隆一声雷响，黄豆大的雨点忽喇喇的洒将下来。（金庸《天龙八部》）

（13）“轰隆隆！”随着一声撼天震地的巨响，长征 2 号捆绑式火箭托着澳星像一把倚天的利箭，飞向浩渺的长空。（1993 年《人民日报》）

AABB/ABAB 重叠式基本用于持续类事件的表达，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还是有 30 例“例外”，用于瞬时类事件的表达。具体用例如下。

（14）5、6 月洪涝期间，洪水呼啦啦进了村，进了屋，漫过楼，一幢幢土坯房轰隆轰隆地倒塌，是乡村干部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们一个个救出来，几千名被洪水围困的男女老少，无一人伤亡，可不少干部却受了伤。（1995 年《人民日报》）

（15）只听那大战船轰隆轰隆猛响，船上装着的火药不住爆炸。（金庸《倚天屠龙记》）

看到具体例子之后，我们才发现这原来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刚才我们在图 5.3 所作的事件情状分析，都是对于在典型情况下的单次事件作出的分析，然而实际的句子（instance）能表现的事件情状会复杂得多，它可以是不典型的，或者是复数次的。上面两例中，倒塌与爆炸固然是典型的瞬时类事件，但从上下文“一幢幢土坯房”“不住爆炸”可知，整个句子所描写的事件显然不是单次的倒塌或爆炸，而是复数的这些事件连续或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具有持续性的事件。我们一一考察了这 30 例以重叠式表达瞬时类事件的句子，发现它们都是属于“复数瞬时事件”的情况，因此，“AABB/ABAB 重叠式表达持续性事件”这一结论仍然成立。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以不重叠的 AB 式表现持续类事件的“反例”。

（16）做焰火，除了配料，关键是串捻子。串得不对，会轰隆一声，烧成一团火。（汪曾祺《陶虎臣》）

（17）老头子发脾气了，轰隆一声把他自己坐的安乐椅从身边移开，又拖过来，他极力控制自己不动肝火，但是，差不多每次都火冒三丈，开口大骂，有时候竟把练习本扔到一边去。（列夫·托尔斯泰著，盛震江译《战争与和平》）

这两例“反例”与上例（14）（15）类似，都是属于碰上了非典型的例子。典型的火焰的燃烧与物体的移动的确是具有持续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之中，维持的时间很短的燃烧或移动的实例也很常见。然而在这 82 例以 AB 式来表现持续类事件的句子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这样的可以从语义上得到解释的例子，剩下的大部分却是实实在在的反例，如上例（7）。我们将在下一节引入句法的角度，作进一步分析。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本调查的意义所在。本调查的要旨在于把“拟声词”与“拟声词以外的要素”进行参照，以探索拟声词的用法规律。我们上面调查的事件类型的时间性属于“拟声词以外的要素”，因为观察动词与主要论元即可知晓，但整个句子所表达的事件的时间性则不属于“拟声词以外的要素”，因为拟声词也参与了句子时间性的表达。正如 Smith（1991: 17）指出，“事件的情状不仅取决于动词的语义，也决定于围绕在动词周围的各个元素（"verb constellation"）”，拟声词当然也是这些元素之一。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例子都像例（14）（15）一样能从上下文找到其他线索，比如说像下面例（18），拟声词的重叠其实是事件时间性的唯一线索，如果不看拟声词的部分，我们根本无法判断它是持续性事件。

（18）马伯乐的房子虽然是一点声音不透，但这大炮轰隆轰隆的声音是从地底下来的，
一直来到马伯乐的床底下。（萧红《马伯乐》）

因此，为了避免落入循环自证的陷阱之中，本调查没有用“事件的时间性”而是用“事件类型的时间性”作为参照项，我们的目的也不在于“证明”拟声词的重叠与事件时间性的联系，而在于“探索”可能存在的规律。这事实上也是所有数据研究的基本立场了。

5.4 拟声词的无界、有界形式

这一节我们来考察一下拟声词的语法。“轰隆”在句子中既可以充当构词成分，也可以直接充当句法成分。充当构词成分的用法主要指与“声”“一声”“作响”及类似词汇组合的用法。充当句法成分时，除了作定语和状语之外（见上例 8-11），最主要的用法还属作独立句（或称插入语）（见例 5、13），以及作谓语：有直接作谓语的（例 19），也有通过加动量/时量补语、趋向补语（例 20）等构式手段作谓语的。

(19) 插播广告时，男女老少争先恐后上厕所，家家户户抽水马桶轰轰隆隆，供水一下告急。（《读者》第 159 期）

(20) 雷又轰隆起来，她颤抖了。（老舍《鼓书艺人》）

最后还有少量的摹状、作名词性成分等具有诗化色彩的用法。

(21) 雷声轰隆，大雨倾盆，他一会儿奔上山峰，一会儿又奔入了山谷，浑不知身在何处，脑海中一片混沌，竟似是成了一片空白。（金庸《天龙八部》）

(22) 水榭里也不时闪出女人的身影，或倾水入江激起轰隆，或抑扬短木捣衣声声，或是透出几声唤人的吆喝喂禽的亲昵。（1996 年《人民日报》）

在考察拟声词用法的时候，“AB+数+量”⁴这一构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它在词性上的模糊性让我们感到十分棘手：其数量部分的“一声”使得这一构式既可作名词也可作动词。在“一声”后面再接上词性仍旧模糊的“巨响/大响/爆响”等以“响”结尾的词后（即“轰隆一声巨响”）的用法也类似。

(23) 老武正端起枪要打，听见“轰隆”一声手榴弹响，这个敌人应声倒地，再不动了。（马峰《吕梁英雄传》）

(24) 我刚离开工地几十米，突然听到身后“轰隆”一声，回头一看，工地上腾起一股尘烟，我心里一惊：不好，塌方了！（2000 年《人民日报》）

(25) 1994 年 4 月 28 日傍晚，荣城市人和镇院杓村突然“轰隆”一声巨响从村东传来，许多正在吃饭的男女老少扔掉手中的饭碗从各自家中冲了出来。（1996 年《作家文摘》）

例（23）的“轰隆一声”似乎是名词性成分，而到了例（24）就成为了动词性成分，而例（25）的“轰隆一声巨响”干脆就是杂糅句式。“轰隆一声（巨响）”的这种自由的用法与“轰隆声”这样的完全的名词性成分，以及“轰隆作响”这样的完全的动词性成分都十分不同。

⁴ 其最主要的形式是“轰隆一声”，也有少数数词为“两”或量词为“响”的用例。

我们进一步考察发现，与这一构式的用法最接近的其实是“轰隆”的重叠形 ABB、AABB 与 ABAB 式。

首先，从语义上看，“AB 一声”（以下为了行文方便，我们以“AB 一声”代称所有“AB+数+量（+巨响）”的形式）这一形式与动相有很强的相关性，它只能表达短时事件，这种与事件时间性的强相关与 AABB/ABAB 重叠形是一样的。我们把 AB 式中的“AB”形与“AB 一声”形分离开来分别作统计后发现，只有 7 例“AB 一声”是表持续类事件的，而且细察这 7 例句之后可知，它们在句子语义层面都是短时的持续类事件（如上例 16、17），也就是说，和 AABB/ABAB 的那 30 例长时瞬时类事件一样，都不算反例。因此，“‘AB 一声’表短时事件”这一结论是成立的。然而，不带数量结构的“AB”形却大量出现在了具有句子语义层面上的持续性的事件中（如上例 7），可见它与事件时间性的相关不大。

	持续类	瞬时类
AABB/ABAB	121	30
AB	75	87
AB 一声	7	132

（表 5.2 语义对比：“AB”形 vs. “AB 一声”形）

其次，从用法上看，相比“AB”形，“AB 一声”形与重叠式的用法更相似。

	构词	定语 -同位	定语 -修饰	状语 -同位	状语 -修饰	独立句	谓词	杂糅	其他	总计
AABB/ ABAB	5	34	13	15	59	14	7	1	4	152
ABB	4	65	18	20	66	27	4	1	0	205
AB 一声	0	23	0	0	29	75	9	6	0	142
ABB 一声	0	3	0	0	0	11	0	2	0	16
AB (瞬时类/持 续类/NA)	88 (34/53/ 1)	35 (21/13/ 1)	2 (2/0/0)	5 (4/1/0)	8 (5/3/0)	15 (12/2/1)	5 (2/3/ 0)	2 (2/0/ 0)	5 (5/0/ 0)	165 (87/75/ 3)

（表 5.3 用法对比：“AB”形 vs. “AB 一声”形）

观察上表 5.3, “AB” 能作构词成分而 “AB 一声” 不能这一点毫无疑问, 毕竟 “AB 一声” 本来就是由 “AB” 形与数量结构构词而成。句法方面, 在与动相的相关性较弱的同位性定语这一位置, 两者平分秋色; 而在与动词联系紧密、与时间性关系最大的修饰性状语以及独立句的位置上, “AB 一声” 对于 “AB” 形的抢占非常激烈, 两者的比例是 104: 23, 明显 “AB 一声” 用得更多。并且, 细察具体例句后我们还发现, 即使是 “AB” 形作修饰性状语, 也无一例外的是 “轰隆” + 双音节动词的结构, 中间不加 “地”, 如 “卡车轰隆驶过” “洗衣机轰隆运转起来” 等, 带有很浓的构词色彩。而作独立句的时候, 我们在读出来时往往也是拖长后一个音节 “轰隆——” (如上例 5) 才会比较自然, 这相当于给 “AB” 形加了一个没有表示出来的后缀。这两点都说明, “AB” 形即使并没有完全被修饰性状语和独立句的位置所排斥, 然而进入的时候也多少要受到一些阻碍。

我们将修饰性状语与独立句用法合起来考虑是有理由的。其实修饰性状语与独立句用法之间只存在主语位置不同这一线之隔, 在功能上两者是非常类似的。⁵

(26) 我们俩人没有发动车, “轰隆隆” 一声引擎发动了, 突如其来的声音让弥漫在车里的沉默更加紧张了。(斯蒂芬妮·梅尔著, 瞿秀蕙译《暮光之城 2·新月》)

例 (26) 读上去的感觉与修饰性状语非常像, 不过由于主语 “引擎” 在 “轰隆隆一声” 后面, 因此算作独立句用法。如果主语 “引擎” 在前, 则算作状语用法。从这一点来看, 把独立句用法看作是修饰性状语的语用前置也未尝不可。由于拟声词 “轰隆” 形容的是一种很大的声音, 如果这种声音是短时的, 就会给人一种 “突然” 的感觉, 为了表现这种突然的感觉, 前置这一用法非常有效, 所以后来这一用法渐渐固定下来成为拟声词在短时事件表达中的主要用法之一, 也是不难想象的。

因此, 重叠式作修饰性状语的用法较多、独立句用法较少, 而 “AB 一声” 恰好相反这一点, 只能算作同一句法功能下因语义产生的内部差异; 从宏观来看, “AB 一声” 与重叠式的句法功能还是非常类似的。而 “AB” 形则与它们完全不同。仔细分析 “AB” 形的用法我们发现, 不管是在定语、状语、独立句还是谓词的位置, “AB” 形都能进入, 且进入后既

⁵ 状语成分与独立句成分在功能上类似的现象, 在其他语言中也普遍存在, 见 Dingemanse (2017)。

能表短时事件又能表长时事件⁶，与“AB 一声”和重叠式对事件时间性的挑剔完全不同。以上种种证据表明“AB”形是一种超脱于句法与时间性的语法形式，因此可以说具有了“无界”的性质。而“AB 一声”和重叠式则是“有界”形式，在句子中参与对时间性的表达。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照理说，汉语的构词受到韵律的限制，有些明显是为四字格准备的结构如“-之声”“-作响”等，应该很难加入“AB”形之外的形式才对，然而实际的语料中还是出现了“轰隆轰隆之声”“轰隆隆作响”这样使用重叠形的例子。这正好呼应了开头我们提到的拟声词常常突破其所在语言的语音系统这一特点，既然语音系统都能突破，那么韵律习惯被打破也不显得那么意外了。

5.5 小结

本文以真实语料为依据，考察了拟声词“轰隆”及其 3 种构形重叠形式 ABB 式“轰隆隆”、ABAB 式“轰隆轰隆”、AABB 式“轰轰隆隆”的用法，探索了拟声词的重叠与事件持续性的关系，并发现了语法位置对于这种关系的影响。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事件在发生的时候伴随着声音的产出，如果这种声音够大，就可以用拟声词“轰隆”及其重叠形式来表现。从事件的时间性来看，重叠式 ABAB 和 AABB 只能用于长时事件，“AB 一声”的形式只能用于短时事件，ABB 式则可兼表短时、长时事件，它对于事件持续性的表达是中立的。“AB”形与事件的时间性无关，不管是作构词成分还是句法成分，都可兼用于长时与短时事件。从语法功能来看，“AB”形是拟声词的无界形式，常作构词成分或定语；“AB+数+量”结构与重叠式才是有界形式，其主要用法除了作定语之外，还能进入状语性位置与独立句中参与对句子时间性的表达。

⁶ 这一结论是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各用例在句子层面的事件语义后得到的结论，并不是直接从表 6 的数据（瞬时类/持续类事件个数）中推出的结论。

第6章 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再分析

在前面的章节，我们考察了汉语中与“相”有关的构式的用法和功能，最后我们将考察动词。动词有许多种分类方法，动相往往是各大分类方法的关键依据。只是，以往的分类往往因考察范围的局限性或目的不够专一而存在很强的肆意性，直到郭锐（1993）提出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的概念，并对所有动词进行普查之后，真正完全基于“相”的分类才算正式确立。本章我们将遵循郭锐（1993）留下的思路，并应用自动分类算法，再次审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这一概念。

6.1 问题提出

当我们在研究与时体有关的语法现象的时候，有两个问题比较容易产生混乱。第一个问题是语法形式的多功能性。比如说被称为“Simple Present tense”的英语动词形态，其实不仅能表达“present”（现在），还能用在某些表将来的情况中，如“I leave for Austin on Thursday”（Croft 2012: 34）。汉语的“了”也是功能异常复杂的时体标记，简单化地讲，将它放在词尾就表达完整体，放在句尾就表达完成体，而这种所谓的“词尾”“句尾”，其实就是指“了”在句子里是怎样被使用的。也就是说，“了”的不同的功能是由“了”的不同的用法产生的。

第二个问题是，即使是实现同一种功能，对于不同的动词¹需要组合不同的语法形式。比如同样是表现“现在”的某种心理状态，例（1）不用任何标记；例（2）用“在”或“着”；例（3）用“（已经…）了”；例（4）是形容词所以用“很”。动词不同，就会选择不同的语法标记。

- （1）我相信他会成功的。
- （2）我在纠结（/纠结着）要不要采用他的意见。
- （3）我（已经）接受了了他的提议。
- （4）我对他的成绩很满意。

¹ 本章所谓的“动词”均包括动词补语、形容词，下不赘述。

也就是说,汉语中要表现“现在”这种语法功能,无法一劳永逸地使用同一个语法标记,它不是某个语法标记所独有的功能,而应该视不同的动词,搭配不同的语法标记。

以上两个问题虽然出发点不同,一个从形式出发,一个从功能出发,但本质上都能归结到“用法”这个问题上来。正是用法连接了形式与语义,可以说是一套语言系统的全部问题。每个拥有二语学习经验的人都知道,一个语法形式是什么意思、表达什么功能往往不是难点,难就难在与动词的搭配方法,即用法上。因此,用法研究的重要性的不言而喻的。

从用法研究形式与语义,一直是汉语学界的正统,在动相领域,就有马庆株(1981)、郭锐(1993)等经典之作。其中,郭锐(1993)的研究以汉语中所有的动词为对象,考察了它们与5种表“相”标记的用法并据此对动词进行了分类,提出了汉语动词过程结构的原型,并在后续研究郭锐(1997)中据此解决了许多语法问题,在考察的系统性和深度上可谓模范之作。

在英语学界,随着 Langacker(1987, 2000)提出的“以使用为本的模型”(usage-based model)越来越深入人心,以及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带来的方法论的革新,从使用的角度来考察动相的研究也越来越成为主流。其中, Croft(2012)引入了 Poole(2000, 2005)开发的自动分类工具 Optimal Classification 对英语、日语的动词与表“相”标记的共现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动词相潜能”(lexical aspectual potential)的循环,探索了动词语义中的情状基础。

Croft(2012)使用的术语“动词相潜能”与郭锐(1993)使用的术语“过程结构”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首先,“动词相”或“词汇相”(lexical aspect)²指的是动词与表“相”句式的共现,是一个用法的概念。“动词相”可用来指某一个动词的用法,也可指语言系统内所有动词的用法的集合。只研究某个动词的用法的研究恐怕极少,因此“动词相”大多是指后一种情况。然而就像前例(1-4)所示以及前人许多研究都指出过的那样,一个语言系统内的不同动词对于表“相”句式的用法的差异非常大,因此所有关于“动词相”的研究几乎都是在考察这些用法上的差异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可以想象,肯定是来自语义。因此,所有关于动词相的研究都绕不开“情状”“语义特征”等概念,即使“动词相”与“情状”是完全不同层面的概念,前者作为一个用法的概念,是动词与表“相”句式这两

² 在有的研究中“词汇相”(lexical aspect)指的是“情状”(语义概念),不过我们不采用这种解释。另外,左思民(2006a、b, 2009, 2015)中使用的术语“动相”相当于我们所讨论的“动词相”。(不过本文的“动相”一词与“相”同义。)

个“形式”的互动，因此是局限于某个语言形式系统之内的；而后者则是跨语言的人类共通的语义概念。郭锐（1993）、Croft（2012）包括左思民（2006a、b，2009，2015）等动词相研究所作的工作就是，在“动词相”这个庞大而驳杂的集合中，找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原型”（prototype），并讨论这些“原型”背后的语义基础。因此 Croft（2012）所谓的“动词相潜能”与郭锐（1993）所谓的“过程结构”在本质上其实都是指“动词相的原型”。既然是原型，那么不同的研究者就可能有不同的见解，这些见解的分歧背后，往往体现了研究者们对于作为语义基础的情状体系的理解的不同。

本文作为一个关于动词相的研究，最终目的也是提出一个动词相原型的体系，并从语义上诠释这个体系的自洽性。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先对郭锐（1993）和 Croft（2012）的研究成果作简要回顾，然后使用 Croft（2012）中介绍的自动分类算法对郭锐（1993）的数据进行再分析。最后笔者将使用此算法重新分析汉语中的 735 种动词与 15 种表“相”句式的共现，根据分析的结果提出自己的动词相原型理论，并与郭锐（1993）、Croft（2012）的理论作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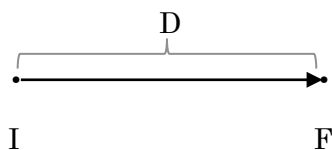
6.2 动词相研究回顾

在这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郭锐（1993）与 Croft（2012）的研究。郭锐（1993、1997）与 Croft（2012）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是从动词与表“相”句式的共现切入，同时解决了动词语义与句式的多功能性两个问题，既对动词相作出了系统性的分类，又对语法形式的使用作出了有说服力的描写。在这里我们只介绍前一部分，即与动词的分类有关的部分，关于后一部分对语法形式的描写，请参看原文。

6.2.1 郭锐（1993）的研究

郭锐（1993）《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是汉语动词相研究的代表作。在文章中作者先从先验的语义出发，提出了一个用法模型的假设，命名为动词的“过程结构”，然而再从具体的用法上验证了这一模型的有效性。虽说是从语义出发，但最终是用来说明用法的，这一点值得我们始终留意。

作者首先提出了动词过程结构的基本形式：由起点（inception，下图用 I 表示）、续段（duration，下图用 D 表示）和终点（finish，下图用 F 表示）构成。



(图 6.1 郭锐 1993: 72 对于过程结构基本形式的图示)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动词都具备这三个阶段，要看某个动词是否具备这些阶段，是有一些用法上的标准的，比如说，如果这个动词可以和“在”共现，那么就可以说这个动词有续段，如果能和“过”共现，则说明有终点。这样的标准有以下 8 条。³

- a. ~了(i): 如果动词能加“了”，而且表示开始，那么这个动词的过程结构有起点，并且有续段。如“病了”（表示开始，有起点、续段）。
- a'. ~了(ii): 如果动词能加“了”，而且表示结束，那么这个动词的过程结构有终点。如“到了”（表示结束，有终点）。
- b. ~时量宾语(i): 如果动词能带时量宾语，而且表示动作本身的持续时长，那么这个动词的过程结构有起点，有续段。如“住三天”（表示动作持续时长，有起点、续段）。
- b'. ~时量宾语(ii): 如果动词能带时量宾语，而且表示动作结束后经历的时长，那么这个动词的过程结构有终点。如“毕业三年了”表示动作结束后经历的时长，有终点。
- c. ~着: 如果动词能带“着”，那么这个动词有续段。如“门口坐着一个人”。
- d. 在 / 正在~: 如果动词前面能加时间副词“在”或“正在”，那么这个动词的过程结构有续段。如“他在游泳”。
- e. ~过: 如果动词能带表经历的“过”，那么这个动词的过程结构有终点。如“吃过这种菜”。
- f. $\phi \sim \phi$: 如果动词不能带以上五种成分，但可以表示在持续中，那么这个动词的过程结构有续段。如“他是学生”。

关于这组标准，有以下两点需要注意：首先，a 和 a'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关系，而是可以同时满足的并列关系，如“吃了”既可表开始，又可表结束，同时满足了 a 和 a'，因此

³ 以下是郭锐（1993: 73-74）的简略转写。详细说明参见郭文原文。

“吃”同时具有起点、续段和终点。当然也有只能满足其中一条的动词，如上例“病了”只能满足 a，“到了”只能满足 a'。下面的 b 和 b'同理，如“烧了三天了”可同时满足 b 和 b'，既可表示动作持续时长，又可表示动作结束后经历的时长，因此“烧”既有起点、续段，又有终点。（以上例子来自郭文原文。）当然，不仅是 a 和 a'，a 和其他任何标准（f 除外）都是并列关系，也就是说一个动词可能同时具备和“了”、时量、“着”等共现的能力，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最后一条标准 f 和前 7 条标准不太一样，它其实只针对了一部分动词——具体来讲是无法满足上面 7 条标准的任意一条的动词（“是，等于，以为，作为，当”等“无限结构”类动词）实施了。也就是说，作者并没有对“他吃饭。”“他坐。”“他离开。”的成立与否以及是否表持续进行判断。这条标准对于郭文的过程结构体系来说是有意义的，因为可以给“无限结构”在体系中的定位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但由于共现数据并不完全，所以在我们下面的基于共现的分析之中没有将这一条标准纳入分析对象。

确定好标准之后，郭文将汉语中的所有动词与上述标准逐条对照，以考察用法的类别。作者以《动词用法词典》（孟琮等编 1987）中 1328 个动词的 2167 个义项为对象，考察了它们与上面 5 种句式的 7 种用法的共现可能性。在一一比对过之后，作者发现一共有 39 种共现模式。其中有 1890 条义项属于下表 6.1 中列举的 10 个主要共现模式，对全义项的覆盖率为 87.22%。其他还有 29 个次要的共现模式，共 277 条义项则作例外处理。

例词	～了 (i. 表 开 始)	～了 (ii. 表 结 束)	～时量 (i. 表 持续时 长)	～时量 (ii.表 经过时 长)	～着	在 / 正 在～	～过
是，等于，以为，作为，当	—	—	—	—	—	—	—
认识，知道，熟悉，当心	+	—	+	—	—	—	—
相信，喜欢，懂，姓，重视	+	—	+	—	—	—	+
有，瞎，信任，爱护，希望	+	—	+	—	+	—	+
坐，住，爱，病，依靠，醉	+	+	+	—	+	—	+
等，端，战斗，敲，工作	+	+	+	—	+	+	+
吃，烧，搬，看，修改	+	+	+	+	+	+	+
产生，提高，消失，增加	—	+	—	+	+	+	+
离开，灭亡，消除，实现	—	+	—	+	—	+	+
来，忘，看见，收到，开始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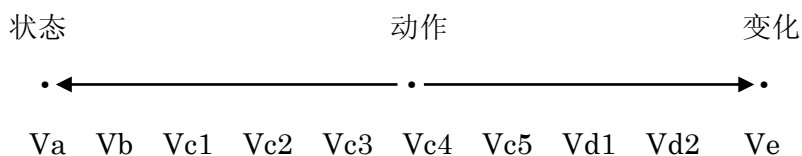
(表 6.1 郭锐 1993 总结的动词与 7 种句式用法的主要共现模式)

根据作者的分析，以上主要共现模式形成了 5 大原型，都能很好地用过程结构的模型来解释：“无限结构”的特点是无起点、无终点，“前限结构”具备起点与续段，“双限结构”同时具备起点、终点与续段，“后限结构”具有终点与续段，而“点结构”则是起点与终点重合的特殊情况。这 5 大原型构成的系统如下表 6.2。

代号	大 类	图示	小类	共现模式	例词
Va	无限结构	→		-----	是，等于，以为，作为，当
Vb	前限结构	• →		+ - + - - - -	认识，知道，熟悉，当心
Vc	双限结构	• → •	1	+ - + - - - +	相信，喜欢，懂，姓，重视
			2	+ - + - + - +	有，瞎，信任，爱护，希望
			3	+ + + - + - +	坐，住，爱，病，依靠，醉
			4	+ + + - + + +	等，端，战斗，敲，工作
			5	+ + + + + + +	吃，烧，搬，看，修改
Vd	后限结构	→ •	1	- + - + + + +	产生，提高，消失，增加
			2	- + - + - + +	离开，灭亡，消除，实现
Ve	点结构	•		- + - + - - +	来，忘，看见，收到，开始

（表 6.2 郭锐 1993：75 的汉语动词过程结构类型表⁴）

除了以上分类外，作者还进一步对各分类中各个过程结构的要素即起点、续段和终点的强度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了评分，并根据评分提出了以下动词过程结构的连续统（continuum）。



（图 6.2 郭锐 1993：78 提出的过程结构连续统和典型类）

在这个逐渐过渡的连续统之中，处于两个极端的 Va、Ve 以及占据了中心位置的 Vc4 构成了三个核心，即状态、动作与变化，其它类别则起到了过渡的作用。越偏左越凸显续段，状态性越高；越偏右越凸显点，变化性越高。这一三大核心的分析也能与戴浩一（1984）（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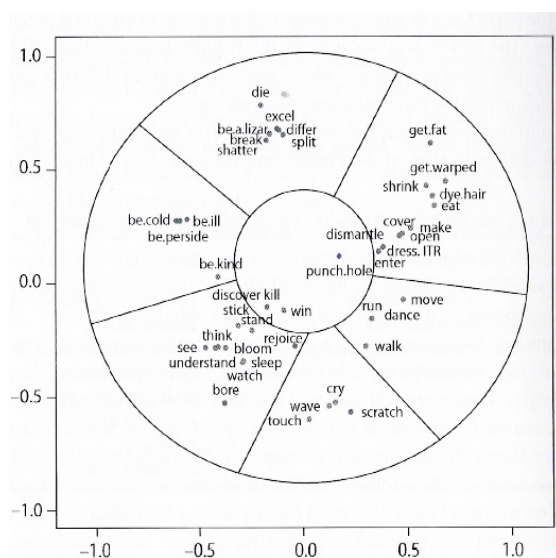
⁴ 此表的“共现模式”一列对原来的表进行了转写，虽然换了一种表示方式，但意思没有改动。

Tai 1984) 提出的动词的 3 个典型——状态 (state)、动作 (activity) 和结果 (result) ——相呼应。

6.2.2 Croft (2012) 的研究

Croft (2012) 与郭锐 (1993) 遵循了同样的思想, 即从动词与句式的共现考察动词相的原型。他选择了 44 种常用动词 (见图 6.3), 以及英语、日语中各 3 种句式的 32 种句式用法为对象, 考察了它们共现的可能性。正如汉语中的“~了”有表开始与表结束两种用法一样 (见上节描述), 英语的标记也是多功能的, 如按 Croft 的分析, Present 有 generic, transitory, habitual 这 3 种功能, Progressive 有 4 种, Past 有 8 种, 因此虽然只有 3 种语法形式, 但实际上列入对象的有 15 种用法。再加上日语的 3 种形式: 终止形、「テイル」形、与「タ」形的 17 种用法 (Taoka 2000), 对象句式用法共 32 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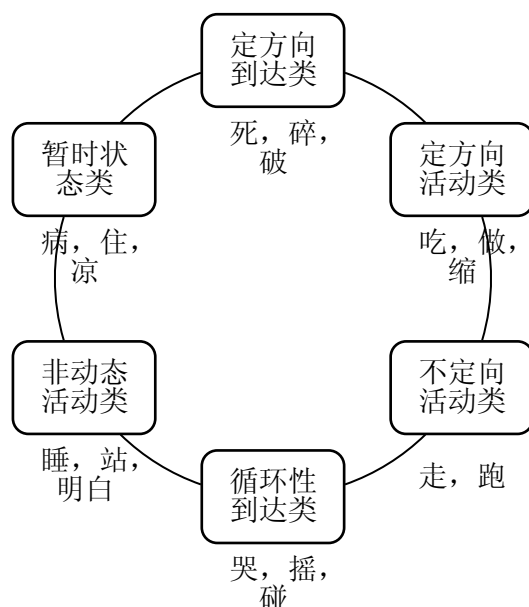
Croft (2012) 并没有像郭锐 (1993) 那样按照预设的逻辑标准进行分类, 而是使用了由 Poole (2000, 2005) 开发的自动分类工具 Optimal Classification 算法 (以下简称 OC)⁵进行了分析, 分析结果如下图。



(图 6.3 Croft 2012 的英日语动词相的 OC 分析结果⁶)

⁵ 在 CRAN 的页面是 <https://CRAN.R-project.org/package=oc>, 在 Croft 的主页也提供了程序的下载及使用说明, 见 <http://www.unm.edu/~wcroft/MDS.html>。

由于 Croft 使用的数据量不算大，因此这个动词分布并没有呈现出清晰明显的分类来，但是大概呈现了下列循环分布，按文中的术语是“动词相潜能”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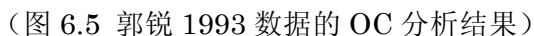
(图 6.4 Croft 2012 提出的英日联合“动词相潜能”循环)

这个循环由 6 大典型构成，这 6 大典型之间的联系正体现了我们在第 2 章介绍的 Croft (2012) 动相体系中提出的各种情状语义要素。这 6 大原型之间的关系如下：首先，“暂时状态类”动词基本由表认知、观察、身体状态的动词构成，他们往往能在暂时状态和定方向到达这两种识解中自由切换，因为我们在第 2 章介绍过，暂时状态和定方向到达同一动相曲线凸显了不同的阶段，具有相互转喻的关系。→ “定方向到达类”动词所表达的状态变化，固然有很多情况具有瞬时的性质，如“碎”，但也有不少可以调整识解的格局，放大变化的过程，从而使得这一过程具有持续的性质，如英语的“(be) dying”可以表示逐渐死亡（将近死亡）的过程。→ “定方向活动类”动词往往具有定方向活动与不定向活动两种识解，这两种识解本来就只有匀质、非匀质的区别，可根据认知者的主观认知注意或忽视过程中的起伏变化。→ “不定方向活动类”包括表现声/光的放出、接触以及身体动作的动词，他们一方面允许循环性到达的解释，一方面又允许多次发生之后形成的不定方向活动的解释。→ “循

⁶ Croft (2012: 166) 图 4.4 "Spatial model of English/Japanese lexical aspect". 图中环状的线为 Croft 在作结果分析时所加，并非统计的直接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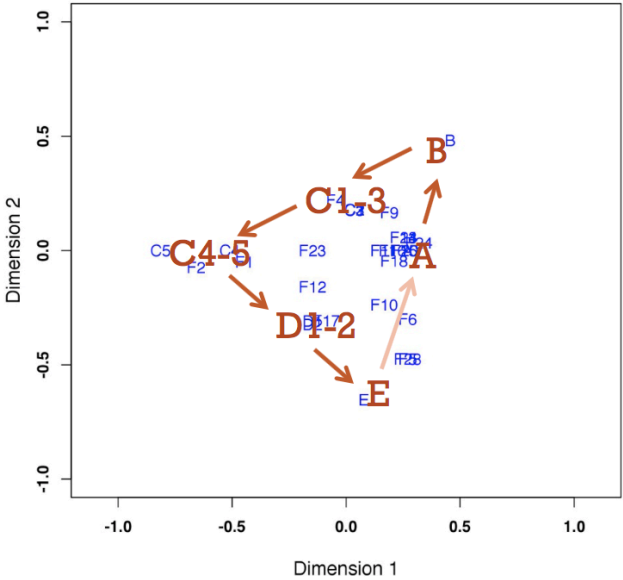
6.3 郭锐 (1993) 再分析

我们把郭锐（1993）收集到的共现数据导入 OC，除了表 6.1 列出的 10 种被认为是主要的共现模式之外，我们还收录了在郭文中作例外处理的 29 种共现模式中的 20 种模式（其余 9 种模式都只对应 1 个义项，不具有代表性故舍去；这 20 种模式在右图中以“F+数字”表示），也就是说，一共是 30 种对象动词类别。句式的话仍旧是表 6.1 的 7 种句式用法。将这个 30 x 7 的矩阵用 OC 分析，得到结果如下图 6.5，分类正确率（Classification）是 96.2%（APRE0.898）。下图左右两图是同一结果的两种表示方式，左图的点对应右图的文字。



其中，左图的点代表了 30 种动词类别，线代表了 7 种句式用法，图上所有的线都把点群切割成了可共现和不可共现的两部分。比如说正中间几乎垂直的直线代表了“在”句式，那么在它左边的动词类别都是可以共现的，右边的都是不能共现的，其他线也是一样。不过这个分类也不是 100% 都准确，这张图的分正确率是 96.2%，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要让它 100% 正确分类的话理论上得在 7 维空间里才做得到，而这个算法其实就是要找到在二维空间里能最准确切割的切法和点群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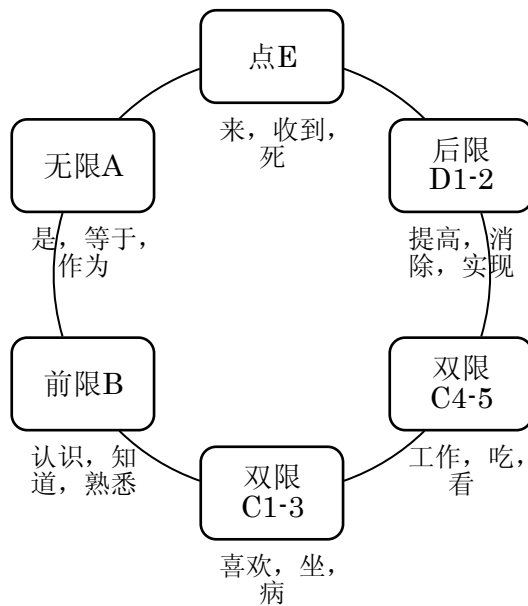
这个结果与郭文原文的分析的一致度还是相当高的。下图 6.6 展示的是各个动词类别（即图 6.5 中的点）的具体分布方式。



（图 6.6 郭锐 1993 数据的 OC 分析结果⁷）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点大概呈三极分布，正呼应了原文提出的三大核心结构：动作、变化和状态。具体来看，A（无限结构）→B（前限结构）→C1-3（双限结构）→C4-5（双限结构）→D1-2（后限结构）→E（点结构）正好形成了一个循环。其中，双限结构 C 分成了 C1-3 和 C4-5 两个小类，其实在郭锐（1993）的原文里也认同 1-3 和 4-5 这两类的区别是比较大的，而且内部成员的同质性较高。我们将上述循环整理如下图。

⁷ 图中较大的文字与箭头为笔者所加。



（图 6.7 根据郭锐 1993 的数据分析得到的动词过程结构循环）

6.4 笔者的调查

可见，OC 算法对于动词相的分析还是很有效的。接下来，笔者将承袭郭锐（1993）与 Croft（2012）的思路，重新选定汉语中的动词与表“相”句式，使用 OC 算法对汉语的动词相进行分析。

6.4.1 分析对象

6.4.1.1 对象动词

关于作为分析对象的动词，我们将从 UC Berkeley 开发的语言知识库 FrameNet⁸中选取。FrameNet 是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词汇知识数据库，类似于类义词词典，共收录了 1218

⁸ <https://framenet.icsi.berkeley.edu/fndrupal/>，访问时间 2016 年 6 月 10 日。

种“框架”(frame)即义类,不仅有动词性框架,也有名词性框架,还有一些无法词汇化的非词汇(non-lexical)框架⁹,下面我们将以动词性框架为中心来作介绍。

由 Fillmore 提出的“框架”这一概念,与“动词”不同,与“动词义项”也不同,而近似于“动词+论元”的概念,按照 FrameNet 中的术语是“框架”与“框架元素”(frame element, FE)¹⁰。比如“烧”这个动词能表现三种框架,分别是 Cause_to_burn(使燃烧,如“他把报纸烧了”)、Fire_burning(火燃烧,如“火烧了三个小时”)和 Cooking_creation(烧菜,如“他烧了一盘红烧肉”)。其中表烧菜的“烧”和前两个“烧”即使在传统动词词典中也肯定是属于两个义项的,这一点恐怕没有争议。与传统不一样的是,在 FrameNet 里前两个“烧”也分属于不同的框架,因为参与了这两种事件的框架元素不一样,前者有施事-受事的关系,而后的语义中没有蕴含施事,核心框架元素(core FE(s))只有能燃烧的东西(fuel)和火(fire)。再如,“画”也有两种框架,“他画了一幅水墨画”属于 Create_physical_artwork 框架,核心框架元素是 creator“他”和 representation“水墨画”;“他画了一只鸟”则属于 Create_representation 框架,核心框架元素是 creator“他”和 represented“鸟”。“水墨画”是真的水墨画,“鸟”不是真的鸟,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此。当然,这种划分未必会与我们所研究的“相”产生关系,宾语上是水墨画还是鸟不见得会带来句法表现的不同,但是像上面的“烧”就会产生影响,“他曾经烧过报纸”是可以说的,而“*火曾经烧过”就莫名其妙了。因此我们认为,以“框架”代“动词”是有助于提高动词相(或者此处应该称“框架相”)分析的精度的。

⁹ 这些非词汇框架有些是“上位概念”,如 Emotions 这个框架是 Attitude_description, Complaining, Contrition 等框架的上位框架,在下位框架如 Attitude_description 框架中是有 optimistic.a、negative.a 等词汇的,但这些词都不直接属于 Emotions 框架,因此 Emotions 框架下没有(直属的)词汇。还有一些是未被词汇化的概念,如 Lose_possession 这个框架用来描述的是“赠予”事件中原来的拥有者失去所有权的过程,这个过程无法用一个词来表述,因此此框架下也没有词汇。

¹⁰ 当然框架元素与论元是有区别的,前者完全是语义上的概念,后者更多地是句法上的概念。如“他画完了”这个句子,在句法上只有“他”一个论元;但在语义上,除了有画者“他”之外,一定还有一个画出来的东西的存在,画者与画出来的东西对于“画”这个框架来说都是核心框架元素,不管有没有在句子中获得形式化。

这 1218 种框架中，不是所有的框架都适合做我们的分析对象。除了那些非词汇框架以及名词性质、介词性质、修饰词性质、连词性质等与时体无关的框架之外，我们还排除了那些无法在汉语中用简单动词表达的框架（如 Silencing 在汉语中只能以“让……安静/闭嘴”这种迂回的形式来表达，不像英文用一个词“silence”就行）以及与阶段体有关的动词（如“开始 V”、“准备 V”等），最后过滤出了能在汉语中用简单动词或动补结构补语或形容词表现的框架共 735 种，并为每个框架（义类）选择了一个汉语中具有代表性的对应动词（或动词补语、形容词），也就是说，这 735 种动词中没有类义词或者对义词，但有同一形式的动词因为属于不同的框架而多次出现的情况。全部框架及对应动词参见本章最后的附录。

6.4.1.2 对象句式

关于作为分析标准的句式，我们选择的是以下 15 种与动相有关的句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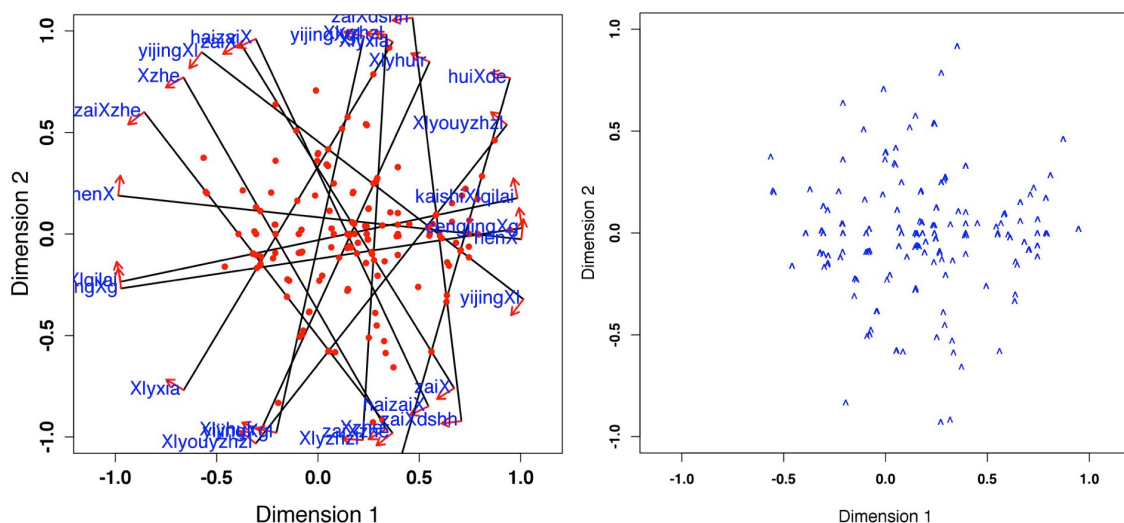
- (5) X 了一下 • X 了一会儿 • X 了一阵子了 • X 了有一阵子了 • 很 X • 在 X • 还在 X
• 在 X 的时候, • 在 X 着 • X 着 • 曾经 X 过 • 已经 X 过了 • 已经 X 了 • 开始 X
了起来 • 会 X 的

在判断动词与这 15 种句式的共现可能性时，我们将遵循以下原则：首先，应该以框架内各核心框架元素的最自然的语序、在有必要时带上必要的介词、名词的修饰成分（如表有定的指示词成分等）的条件下判断共现。比如说，不能因为“*他学汉语了一阵子了”无法成立就说动词“学”与“X 了一阵子了”无法共现，因为“他学汉语学了一阵子了”是可以成立的。但另一方面，那些有时体义的修饰词如时体副词、摹状类副词，以及可能产生摹状义的表复数的修饰成分则不能随便添加，如“*他在发明着武器”本来是不成立的，但“他一辈子都在发明着各种武器”其实是可以成立的，但不能因此说“发明”可以与“在 X 着”共现。其次，句式的范围不能扩张，不能再嵌套进别的句式。如“X 着”不包括“X 着呢”，“他高兴着呢”固然成立，但“他高兴着”是不成立的，因此根据我们的准则“高兴”与“X 着”不可共现。另外如“他已经很幸运了”可以成立不意味着“已经 X 了”可以与“幸运”共现，因为“*他已经幸运了”是不成立的。

以上共现的可能性由笔者（母语为汉语）凭语感判断，因此肯定有不少错误或存在争议的地方，但大数据分析的好处就是个别错误并不会影响整体结果，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统计分析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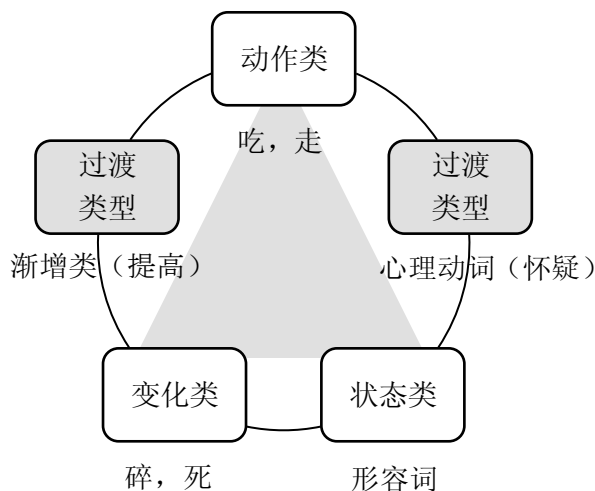
6.4.2 OC 分析结果

将上述 735×15 的矩阵以 OC 算法来分析，我们得到的结果如下图。其中分类正确率为 94.4% (APRE 0.809)。



(图 6.8 笔者的调查的 OC 分析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动词呈现的是连续的分布，并没有聚成明显的类别，但隐约呈现出五个极。在细察了各极的动词，并参考 Croft (2012)、郭锐 (1993) 的体系之后，我们提出，汉语的动词相有以下 5 大原型，并存在语义上的联系，构成循环关系。



(图 6.9 本文提出的过程结构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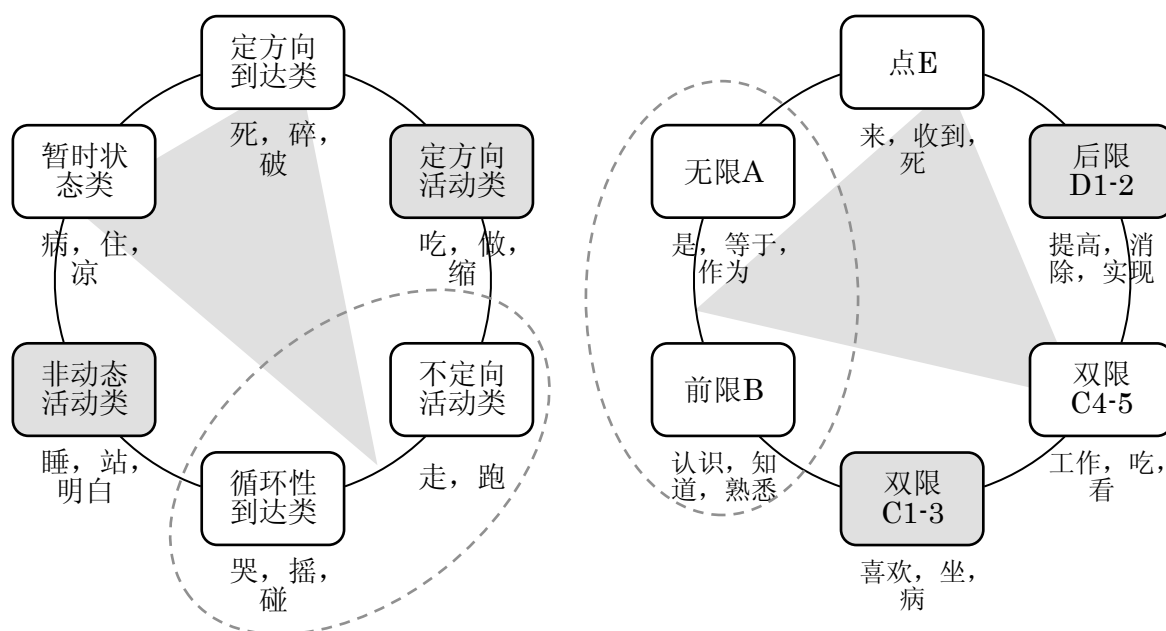
首先是动作类、变化类和状态类这三个主要类型。这三大类型不管在 Croft (2012) 体系中还是郭锐 (1993) 的体系中都有重要位置, 在我们的体系中也是绝对的中心。动作类在数量上占了所有对象动词的大多数, 典型的如“吃”“走”等; 变化类动词的构成与 Croft (2012) 体系中的“定方向到达类”与郭锐 (1993) 体系中的“点状态类”高度重合, 如“碎”“死”等; 状态类动词除了“是”“等于”等表属性的动词外, 大多数形容词也属于这一类别。

在这三个主要类型之外还有两个过渡类型, 动作类-变化类的过渡类型主要包括如“提高”这一类的表渐增的动词, 这类动词既有典型动作类的一些特征, 如具有持续性可以和“在”共现; 同时又有变化类的特征, 如不能与“开始 X 了起来”共现等。而动作类-状态类之间的过渡类型则基本上是表心理状态的动词如“怀疑”, 这类动词兼具动作类和状态类的特征, 如“怀疑”既可以和“在”共现, 又能和“很”共现。变化类和状态类之间我们没有发现明显的过渡类型, 这恐怕是因为典型的变化“定方向到达”情状和典型的状态“暂时状态”情状之间有转喻关系, 因此变化和状态互为对方的过渡类型。

我们提出的“过渡类型”这一概念有别于左思民 (2006、2009) 提出的对情状的“兼类”。事实上, “兼类”现象存在于所有类别 (原型) 之中, 所有类别的动词都可以通过“转喻” (或按左思民 2015 提出的“链相模型”) 表现多种情状。但是可以兼哪些类则是动词的个性, 不是某类别 (原型) 的共同特征。比如说同样是动作类, “放”可以通过转喻表达暂时状态情状如“那里放着一本书”, 但是“找”却不行。当然哪些动词可以转喻, 哪些不能

转喻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但不是本研究提出的循环所能解决的问题。本研究所指的“过渡类型”指的是没有“转喻”的过程也能兼表不同情状的动词，比如说心理动词“怀疑”，它既是一个可控的由主体发出的行为，所以是动作，又是一种静态的陷入沉思的状态，它兼指这两种情况，而不是从动作转喻到状态，或者状态转喻到动作。这就是本研究和左思民（2006、2009）的区别。

我们提出的 5 大原型的体系其实也可以包容 Croft（2012）提出的循环以及刚才我们用郭锐（1993）的数据分析出来的循环，下图 6.10 中以虚线圈出的类型在我们的体系中属于同一个类别，以灰色背景色标出的类型相当于我们体系中的过渡类型，背景的灰色三角指出的是动作、变化、状态三大主要类型。



（图 6.10 与 Croft 2012、郭锐 1993 的体系作比较）

6.5 结论与余论

本章考察了汉语的动词相以及动词相的原型“过程结构”。根据本文的分析，动词的过程结构有以下 5 大类型：动作类、变化类、状态类这 3 大主类以及动作-变化过渡类型、动作-状态过渡类型这 2 大过渡类型，这 5 大类型背后有情状上的联系，并形成了一个连续统。

最后我们有必要来反思一下“动词相”这个概念。首先，当我们在定义“动词相”这个概念的时候，是把一句话一切为二，一半视为动词（准确地说是“框架”），一半视为句式，

而由于动词相指的是动词那一半对于句式那一半的用法，那么，这种动词和句式之间的“切法”显然也会影响“动词相”的内容。比如说，“他找了一下”有两种切法，可以切成动词“他找一下”和句式“了”，也可以切成“他找”和“了一下”，用这两种切法各自分析出来的动词相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在英语、日语等语言中不会那么突出，因为在这些语言中基本上用“动词+体标记”就能表达大部分的情况，并不会像汉语这样使用如此多的补语。而对于汉语，笔者认为，具体应该怎样界定动词与句式的分界线这个问题的确不容易解决，但其实也并不重要，毕竟，不得不一切为二，是受了方法论的限制，而更精确的用法研究，应该追求一切为三、一切为四，甚至是切成一个个字符也就是完全不作切分的境界。所以对于像本文这样从一开始就定下了一分为二的思路的研究来说，只要对分界线作出明确的说明即可，无需过于在意怎么分的问题。

其次，由于每种语言中的表“相”句式对于动词的用法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和“相”不同，动词相是没有跨语言的普遍性的。比如，“哭”“闪”这一类词，在汉语中是典型的动作类动词，而在英语中，按照 Croft (2012) 的分析，属于循环性到达（迭代）类动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区别，是因为在汉语中，循环性到达这种情状是由动量补语来表现的，如“闪了一下”，凡是动作类的动词都可以通过和动量补语共现来表达循环性到达这一情状，所以汉语里也就不会有像英语那样的动作类动词和循环性到达类动词的区分。与此类似的，“吃”和“做”在汉语中也是典型的动作类动词，而在英语中却是动作-变化的过渡类型。这其实是因为英文“eat”的含义不仅包括了“吃”这个由主体发出的动作，还包括了“被吃的东西（如‘苹果’）消失了”这样一个变化事件。但汉语中完全不同，如果想表达苹果的消失，就需要用“吃掉”或者“吃了一个苹果”这样的动补结构或名量结构来表现，这层“消失”的含义是不包括在动词“吃”里面的。因此，笔者对于 Croft (2012) 把英语和日语联合起来进行分析的做法其实并不赞成，因为动词相的本质就是具有语言独特性的，不同语言有不同的体系，只能比较不能合并。但是，如果对象语言的数量够多的话，合起来分析可能对揭示跨语言的“情状”这一概念有意义，这也是 Croft (2012) 在文中提倡的做法，不过那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了。

附录：作为分析对象的 735 种 frame 和对应动词

Abandonment 扔 · Abounding_with V 满 · Absorb_heat 煎 · Abundance 多 ·
Abusing 虐待 · Accomplishment 达成 · Accuracy 准 · Achieving_first 发明 ·

Actually_occurring_entity 假 · Addiction 沉迷 · Adding_up 共 · Adducing 举 ·
 Adjacency 挨(着) · Adjusting 调 · Adopt_selection 采取 · Aesthetics 美 ·
 Affirm_or_deny 承认 · Age 老 · Aging 老 · Agree_or_refuse_to_act 同意 ·
 Agriculture 种 · Aiming 瞄(准) · Amalgamation 融合 · Amassing 积累 ·
 Ambient_temperature 热 · Amounting_to 达到 · Annoyance 烦 · Appeal 上诉 ·
 Apply_heat 煎 · Appointing 任命 · Arranging 排 · Arrest 逮捕 · Arriving 抵达 ·
 Artificiality 假 · Assemble 聚集 · Assessing 评 · Assistance 帮 · Atonement
 赎(回) · Attaching 贴 · Attack 攻击 · Attempt 尝试 · Attempt_means 试 ·
 Attempt_suasion 鼓励 · Attending 参加 · Attention 注意 · Attitude_description
 悲观 · Avoiding 躲避 · Awareness 知道 · Be_in_agreement_on_action 约定 ·
 Be_in_agreement_on_assessment 同意 · Be_on_alert 警戒 · Bearing_arms 配
 (枪) · Beat_opponent 击败 · Becoming 变 · Becoming_a_member 加入 ·
 Becoming_attached V 住 · Becoming_aware 发现 · Becoming_detached 掉 ·
 Becoming_dry 干 · Becoming_separated 分开 · Becoming_silent 沉默 ·
 Becoming_visible 出现 · Behind_the_scenes 排 · Being_active 积极 ·
 Being_at_risk 危险 · Being_attached 粘(在) · Being_aware 醒 · Being_born 出
 生 · Being_detached 掉 · Being_dry 干 · Being_employed 工作 ·
 Being_in_captivity 被捕 · Being_in_category 属于 · Being_in_control 控制 ·
 Being_in_effect 生效 · Being_in_operation 开 · Being_incarcerated 坐牢 ·
 Being_located 在 · Being_named 叫 · Being_necessary 有必要 ·
 Being_obligated 必须 · Being_obligatory 必须 · Being_operational 坏 ·
 Being_pregnant 怀孕 · Being_questionable 可疑 · Being_relevant 有关 ·
 Being_rotted 坏 · Being_up_to_it 足以 · Being_wet 湿 · Besieging 包围 ·
 Billing 记 · Biological_urge 饿 · Board_vehicle 上 · Body_description_holistic
 胖 · Body_movement 弯 · Bond_maturations 到期 · Borrowing 借 · Bragging 吹
 · Breaking_apart 碎 · Breaking_off 掉 · Breaking_out_captive 放走 · Breathing
 呼吸 · Bringing 带 · Building 建 · Bungling V 砸 · Burying 埋 ·
 Business_closure 关(门) · Candidness 直白 · Capability 能 · Capacity 能 ·
 Capital_stock 持有 · Carry_goods 囤 · Catastrophe 遭受 · Catching_fire 着火 ·
 Categorization 归入 · Cause_bodily_experience V 痛 · Cause_change V 成 ·

Cause_change_of_consistency 稀释 · Cause_change_of_phase 熔 ·
 Cause_change_of_position_on_a_scale 提高 · Cause_change_of_strength 加强 ·
 Cause_emotion 冒犯 · Cause_expansion 拓展 · Cause_fluidic_motion 泼 ·
 Cause_harm 揍 · Cause_impact 砸 · Cause_motion 推 ·
 Cause_temperature_change 热 · Cause_to_amalgamate 混 · Cause_to_be_dry
 晾 · Cause_to_be_included 纳进 · Cause_to_be_sharp 磨 · Cause_to_be_wet 浸
 · Cause_to_burn 烧 · Cause_to_end 结束 · Cause_to_experience 吓 ·
 Cause_to_fragment 撕 · Cause_to_land 降落 · Cause_to_make_noise 敲 ·
 Cause_to_make_progress 促进 · Cause_to_move_in_place 摇 ·
 Cause_to_perceive 展示 · Cause_to_resume 重启 · Cause_to_rot 腐烂 ·
 Cause_to_start 引起 · Cause_to_wake 叫醒 · Ceasing_to_be 消失 · Certainty
 确定 · Change_accessibility 封 · Change_direction 转 · Change_event_duration
 延长 · Change_event_time 推迟 · Change_of_consistency 凝结 ·
 Change_of_leadership 选 · Change_of_phase 化 ·
 Change_of_quantity_of_possession 流失 · Change_of_temperature 凉 ·
 Change_operational_state 打开 · Change_position_on_a_scale 涨 ·
 Change_posture 站 · Change_resistance 巩固 · Change_tool 换 · Chaos 乱 ·
 Chatting 聊 · Chemical_potency 烈 · Chemical-sense_description 苦 · Choosing
 选 · Circumscribed_existence 发生 · Claim_ownership 领 · Closure 关 ·
 Cogitation 思考 · Cognitive_connection 有关 · Collaboration 合作 ·
 Colonization 殖民 · Color 红 · Color_qualities 淡 · Come_into_effect 起动 ·
 Come_together 聚 · Coming_to_be 出现 · Coming_to_believe 发觉 ·
 Coming_up_with 设计 · Commerce_buy 买 · Commerce_collect 收 ·
 Commerce_pay 付 · Commerce_sell 卖 · Commitment 答应 ·
 Committing_crime 犯 · Communication 说 · Communication_manner 喊 ·
 Communication_means 打 · Communication_noise 吼 ·
 Communication_response 回答 · Commutative_process 加 · Compatibility 协调
 · Competition 比 · Complaining 埋怨 · Completeness 完整 · Compliance 违反 ·
 Condition_symptom_relation 导致 · Conduct 表现 · Confronting_problem 遇到
 · Conquering 征服 · Contacting 联系 · Contrition 懊悔 · Control 控制 ·

Convey_importance 强调 · Cooking_creation 烧 · Corporal_punishment 打 ·
 Correctness 对 · Corroding 锈 · Corroding_caused 腐蚀 · Court_examination
 审问 · Create_physical_artwork 画 · Create_representation 画 · Creating 造 ·
 Criminal_investigation 调查 · Cure 治愈 · Cutting 切 · Damaging V 毁 ·
 Dead_or_alive 活(着) · Death 死 · Deciding 决定 · Defending 防守 ·
 Degree_of_processing 熟 · Delivery 送 · Deny_permission 禁止 · Departing 走
 (了) · Deserving 值得 · Desirability 好 · Desirable_event 应该 · Desiring 想 ·
 Destiny 注定 · Destroying 毁灭 · Detaching 解 · Detaining 扣 ·
 Detonate_explosive 引爆 · Differentiation 分辨 · Difficulty 难 · Dimension 高 ·
 Discussion 讨论 · Disembarking 下 · Disgraceful_situation 可耻 · Dispersal 撒
 · Distinctiveness 独特 · Distributed_position 散落 · Diversity 多样 · Dodging
 躲 · Dominate_competitor 掌控 · Dominate_situation 掌控 · Dough_rising 发 ·
 Downing 击落 · Dressing 穿 · Dunking 泡 · Duplication 复印 ·
 Duration_description 短 · Duration_relation 持续 · Dynamism 精神 ·
 Earnings_and_losses 赚 · Eclipse 遮住 · Education_teaching 教 · Elusive_goal
 错过 · Emanating 传(出) · Emitting 散发出 · Emotion_active 担心 ·
 Emotion_directed 绝望 · Emotion_heat 沸腾 · Emotions_by_stimulus 高兴 ·
 Emotions_of_mental_activity 享受 · Emotions_success_or_failure 满意 ·
 Emphasizing 重视 · Employing 雇 · Emptying 清空 · Encoding 表达 ·
 Encounter 遇到 · Endangering 危及 · Endeavor_failure 倒闭 · Enforcing 推行 ·
 Erasing 删 · Escaping 逃 · Estimating 估计 · Evading 逃脱 · Event 发生 ·
 Eventive_affecting 遭遇 · Evidence 显示 · Evoking 提醒 · Examination 测验 ·
 Exchange 交换 · Exchange_currency 换 · Exclude_member 开除 · Excreting 吐
 · Execute_plan 实施 · Execution 枪毙 · Exemplariness 典型 · Exercising 锻炼 ·
 Existence 存在 · Expansion 缩 · Expected_location_of_person 在(家) ·
 Expend_resource 用 · Expensiveness 贵 · Experience_bodily_harm 弄伤 ·
 Experienter_focus 喜欢 · Experienter_obj 吓到 · Expertise 熟练 ·
 Explaining_the_facts 解释了 · Explosion 炸 · Exporting 出口 ·
 Expressing_publicly 道出 · Extradition 引渡 · Fairness_evaluation 公平 ·
 Fall_asleep 睡着 · Fall_for 轻信 · Fame 有名 · Familiarity 熟悉 · Fear 怕 ·

Feeling 感到 · Feigning 假装 · Fields 从事 · Fighting_activity 混战 · Filling 填
 · Fining 罚 · Finish_competition 赢 · Finish_game 赢 · Fire_burning 烧 ·
 Fire_going_out 灭 · Firefighting 灭火 · Firing 解雇 · Fleeing 逃 ·
 Fluidic_motion 流 · Food_gathering 收 · Forging 伪造 · Forgiveness 原谅 ·
 Forming_relationships 娶 · Freeing_from_confinement 救走 · Frequency 频繁 ·
 Friction 擦 · Friendly_or_hostile 友好 · Front_for 出头 · Frugality 节俭 ·
 Fugitive 流亡 · Fullness 满 · Function 用来 · Funding 资助 · Gathering_up 召
 集 · Gesture 指示 · Get_a_job 签 · Getting 拿到 · Getting_underway 出发 ·
 Getting_up 起床 · Give_impression 看上去 · Giving 给 · Giving_birth 生 ·
 Giving_in 屈服 · Go_into_shape 卷 · Going_back_on_a_commitment 反悔 ·
 Gradable_artistic_quality 古朴 · Gradable_proximity 近 · Grant_permission 允
 许 · Grasp 理解 · Grinding 碾 · Grooming 洗 · Growing_food 种 ·
 Guilt_or_innocence 有罪 · Hair_configuration 留 · Halt 停 ·
 Have_as_requirement 需要 · Have_as_translation_equivalent 译作 ·
 Have_associated 有 · Health_response 过敏 · Hearsay 听说 · Heat_potential
 暖和 · Heraldng 通告 · Hiding_objects 藏 · Hindering 阻挡 · Hiring 聘 ·
 Hit_or_miss 射中 · Hit_target 射中 · Holding_off_on 拖延 · Hospitality 好客 ·
 Hostile_encounter 打架 · Hunting 钓 · Hunting_success_or_failure 钓到 ·
 Identicality 相同 · Idiosyncrasy 奇特 · Imitating 模仿 · Immobilization 绑起来
 · Impact 撞 · Importance 重要 · Importing 进口 · Imposing_obligation 要求 ·
 Imprisonment 监禁 · Inclusion 包括 · Indicating 列(出) · Ineffability 不可思
 议 · Infecting 传染 · Ingest_substance 吸 · Ingestion 吃 · Inhibit_movement V
 住 · Inspecting 检查 · Installing 装 · Intentional_deception 骗 ·
 Intentional_traversing 爬 · Intentionally_act 做 · Intentionally_create 做 ·
 Intercepting 拦截 · Interrupt_process 打断 · Intoxication 醉 · Invading 侵略 ·
 Isolated_places 偏僻 · Judgment 赞赏 · Judgment_communication 称赞 ·
 Judgment_direct_address 表扬 · Judgment_of_intensity 严重 ·
 Jury_deliberation 商议 · Just_found_out 震惊 · Justifying 辩护 · Kidnapping
 绑架 · Killing 杀 · Knot_creation 编 · Labeling 称 · Launch_process 开创 ·
 Leadership 统治 · Legal_rulings 裁决 · Legality 合法 · Lending 借(给) ·

Level_of_force_exertion 强 · Level_of_force_resistance 坚强 · Level_of_light 明亮 · Light_movement 照 · Likelihood 可能 · Limiting 限制 ·
 Linguistic_meaning 表示 · Lively_place 繁华 · Living_conditions 活（在） ·
 Locale_closure 关 · Locating 找到 · Location_of_light 闪 · Losing 弄丢 ·
 Losing_it 失控 · Losing_someone 失去 · Losing_track_of_perceiver 甩掉 ·
 Losing_track_of_theme 跟丢 · Luck 幸运 · Make_acquaintance 认识 ·
 Make_agreement_on_action 同意 · Make_cognitive_connection 联想 ·
 Make_compromise 妥协 · Make_noise 响 · Make_possible_to_do 让 ·
 Making_arrangements 准备 · Making_faces 笑 · Manipulate_into_doing 哄 ·
 Manipulate_into_shape 卷 · Manipulation 捏 · Manner_of_life 过 ·
 Manufacturing 制造 · Mass_motion 涌 · Mathematical_relationship 等于 ·
 Measurable_attributes 高 · Medical_conditions 病（了） · Medical_intervention 治疗 · Meet_specifications 兑现 · Meet_with 见 · Meet_with_response 受到 ·
 Memorization 记 · Memory 记得 · Mental_property 傻 ·
 Mental_stimulus_exp_focus 好奇 · Mental_stimulus_stimulus_focus 有趣 ·
 Mention 提 · Mining 挖 · Morality_evaluation 高尚 · Motion 滚 ·
 Motion_directional 倒 · Moving_in_place 抖 · Name_conferral 起（名） ·
 Namesake 重名 · Needing 需要 · Non-commutative_process 减 ·
 Non-gradable_proximity 挨（着） · Notability 伟大 · Notification_of_charges 指控 · Objective_influence 影响 · Obviousness 明显 · Occupy_rank 占据 ·
 Offering 提供 · Omen 预示 · Ontogeny 发育 · Openness 敞开 · Operate_vehicle 开 · Operating_a_system 经营 · Operational_testing 测试 · Opinion 认为 ·
 Origin 源于 · Others_situation_as_stimulus 同情 · Out_of_existence 消失 ·
 Pardon 宽恕 · Partiality 偏袒 · Participation 参加 · Passing 传 · Passing_off 伪装 · Path_shape 穿过 · Patrolling 巡逻 · Perception_active 看 ·
 Perception_body 痛 · Perception_experience 看见 · Performers_and_roles 演 ·
 Permitting 允许 · Personal_relationship 交往 · Personal_success 成功 · Piracy 劫持 · Placing 放（在） · Planting 种 · Political_actions 罢工 · Popularity 红 ·
 Posing_as 扮 · Position_on_a_scale 高 · Possession 有 · Possibility 能 ·
 Posture 跪 · Practice 练 · Prank 戏弄 · Precariousness 稳 · Precipitation 下 ·

Predicting 预言 · Preference 偏爱 · Preliminaries 基础 · Presence 在 ·
 Preserving 腌 · Prevarication 耍 · Prevent_from_having 剥夺 · Preventing 避免 · Processing_materials 染 · Procreative_sex 交配 · Product_development 开发 · Progress 发展 · Prohibiting 禁止 · Proliferating_in_number 增长 ·
 Prominence 突出 · Protecting 保护 · Protest 抗议 · Publishing 出版 ·
 Punctual_perception 瞥 · Putting_out_fire 扑灭 · Quarreling 吵 · Questioning 问 · Quitting 辞 · Quitting_a_place 离开 · Rape 强奸 · Rashness 冲动 ·
 Rate_description 快 · Ratification 批准 · Reading_activity 读 · Reading_aloud 念 · Reading_perception 读 · Reasoning 证明 · Rebellion 反叛 · Receiving 收到 · Recording 记录 · Recovery 康复 · Redirecting 引 · Referring_by_name 叫 ·
 Reforming_a_system 修订 · Regard 欣赏 · Rejuvenation 复兴 · Relative_time V 晚 · Releasing 放 · Reliance_on_expectation 指望 · Religious_belief 信 ·
 Remainder 剩 · Remembering_experience 记得 · Remembering_information 记得 · Remembering_to_do 记得 · Removing V 走 · Render_nonfunctional V 坏 ·
 Renting 租 · Renting_out 出租 · Renunciation 放弃 · Reparation 赔 ·
 Repayment 还 · Repel 抵抗 · Replacing 换 · Reporting 告发 · Representing 代表 · Request 要求 · Request_entity 订 · Required_event 必须 · Rescuing 救 ·
 Research 研究 · Reserving 订 · Reshaping V 扁 · Residence 住 ·
 Resolve_problem 解决 · Respond_to_proposal 接受 · Response 回应 ·
 Responsibility 有责任 · Rest 补 · Resurrection 复活 · Retaining 持有 ·
 Reveal_secret 泄露 · Revenge 报仇 · Revolution 造反 ·
 Rewards_and_punishments 奖 · Ride_vehicle 飞往 · Risky_situation 危险 ·
 Robbery 抢 · Rope_manipulation 系 · Rotting 烂 · Sacrificing_for 牺牲 ·
 Satisfying 满足 · Scarcity 少 · Scheduling 安排 · Scouring 搜 · Scrutiny 查 ·
 See_through 看穿 · Seeking 找 · Seeking_to_achieve 找 · Self_control 忍 ·
 Self_motion 走 · Sending 寄 · Sentencing 判 · Separating 分 ·
 Serving_in_capacity 担任 · Setting_fire 点 · Setting_out 进发 · Sex 做爱 ·
 Sharing 分享 · Sharpness 快 · Shoot_projectiles 射 · Shopping 淘 ·
 Short_selling 卖空 · Sidereal_appearance 升 · Sign 标示着 · Sign_agreement 签 · Similarity 像 · Simple_naming 称 · Size 大 · Sleep 睡 · Smuggling 走私 ·

Soaking 浸 · Soaking_up 吸 · Sociability 大方 · Social_connection 熟 ·
 Social_desirability 平凡 · Social_event 举办 · Social_event_collective 约会 ·
 Social_event_individuals 约 · Social_interaction_evaluation 友善 · Sound_level
 响亮 · Sound_movement 回荡 · Spatial_contact 靠 · Speak_on_topic 讲 ·
 Speed_description 快 · Spelling_and_pronouncing 拼写 · Stage_of_progress 顶
 尖 · Statement 说 · Stimulus_focus 惊人 · Stinginess 吝啬 · Storing 存 ·
 Strictness 严 · Studying 学 · Suasion 劝 · Subjective_influence 影响 ·
 Subjective_temperature 热 · Submitting_documents 交 · Subversion 损坏 ·
 Success_or_failure 成功 · Successfully_communicate_message 传达 ·
 Sufficiency V 够 · Suitability 适合 · Summarizing 总结 · Supply 提供 ·
 Supporting 支撑 · Surpassing 超越 · Surrendering 投降 ·
 Surrendering_possession 放弃 · Surrounding 围 · Suspicion 怀疑 ·
 System_complexity 复杂 · Take_place_of 代替 · Taking 拿 · Taking_captive 抓
 (起来) · Taking_sides 支持 · Taking_time 花 · Tasting 尝 · Telling 告诉 ·
 Temperature 烫 · Temporary_stay 呆 · Text_creation 写 · Theft 偷 · Thriving
 繁荣 · Thwarting 阻止 · Tolerating 忍受 · Topic 讲 · Touring 参观 ·
 Toxic_substance 有毒 · Transfer 转 · Transition_to_a_quality 变坏 ·
 Transition_to_state 变得 · Translating 翻译 · Travel 旅行 · Traversing 穿越 ·
 Treating_and_mistreating 待 · Trendiness 流行 · Triggering 触发 · Trust 相信
 · Try_defendant 审理 · Trying_out 试 · Typicality 普通 · Undergo_change 变成
 · Undergo_transformation 蜕变 · Undergoing 经历 · Undressing 脱 ·
 Use_firearm 射 · Used_up 用没 · Usefulness 有用 ·
 Vehicle_departure_initial_stage 起飞 · Vehicle_landing 着陆 · Verdict 判 ·
 Verification 证实 · Visiting 拜访 · Volubility 健谈 · Wagering 赌 · Waiting 等
 · Waking_up 醒 · Warning 警告 · Waver_between_options 犹豫 · Wealthiness
 穷 · Wearing 穿 · Weather 晴 · Willingness 愿意 · Win_prize 赢 ·
 Withdraw_from_participation 退出 · Word_relations 同义 · Work 工作 ·
 Working_a_post 负责

第 7 章 结论

通过前面几章的讨论，我们已经揭示了汉语中某些补语、副词、构词法、动词与“相”的联系，已经证明了“相”这一语义的确在句子中无处不在。在全文的最后，我们将对前面各章的内容进行总结与回顾，并为今后可进一步开展的课题方向作出提议。

7.1 各章内容回顾

第 1 章是全文的绪论。我们首先用 4 个语言事实引出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及目的。汉语中有许多语言现象对于母语者来说见怪不怪，但与日语、英语等外语一作比较，就能发现它们的奇特之处，这些奇特的语言现象往往与“相”这一语义有关。那么汉语中除了体标记之外，到底有哪些形式与“相”有关，它们是怎样在使用中实现表“相”功能的，这正是本文主要想解决的问题。在声明了研究目的之后，本章还介绍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为“个案研究”，考察面将涉及补语、副词、构词法及动词本身这 4 个方面。

第 2 章是对现有的动相相关理论的评述。理论语言学界对于动相的研究有两路传统，一路是从 Vendler (1957) 开始的“情状”方向的研究，另一路是以 Comrie (1976) 为始的“视点”方向的研究，前者强调事件内部的时间性构成，后者强调对于事件时间性构成的识解方式。本章在总结了这两个方向上各自的研究成果之后，也阐述了情状与视点相互作用的关系，阐明了两者不可分割的原因。然后重点介绍了 Croft (2012) 的动相分类及其理论依据，特别是文中提出的以时间和质为动相的两轴，用笛卡尔坐标系表示动相语义的图示方法。最后我们还论述了在动相这一概念上形式与意义的关系，指出两者的交界面即本文关注的重点。

第 3 章我们对汉语中一种重要的补语——动量补语的多样的语法功能进行了探索。动量补语在汉语中除了能表达事件的数量之外，还能表达事件非终结的情状特征，或是行为主体的情感或意志。它的语法化过程可概括如下：首先，汉语动结式的出现使得“质的有界”这一含义转移至补语，而那些不含“质的有界”的情状，即活动和迭代，就不得不向“量”这一维度寻求有界性的实现，这就是汉语多用动量补语的原因。其次，活动/迭代情状中大多数情况都是主观可控的事件，动量补语和这类动词大量共现，使得主体的主观情感或意志义

转移到了动量补语之中。也就是说,不管是情状义还是情感意志义,动量补语的语法含义都是从与之共现的动词中转移而来。

第4章考察了汉语中常用的时间副词之一“已经”的用法和功能。“已经”作为一个表完成体的副词,具有将事件的发生当作一种变化来识解,且强调变化后的状态这一表时体功能。表完成体的“已经”往往使用在具有外部的固定参照点的环境中,这个固定参照点可能是一个确定的时间或事件,也可能是观察者的视点或排比对比句中各分句共享的统一参照点。如果句子中没有固定参照点,而是跟说话时间发生参照的话,“已经”可以强调事物发生了变化、与以前不再相同这一事实。除了时体意义之外,“已经”在复句中还具有提示前提的作用,可用于广义的因果关系句。最后,“已经”还是一个主观性标记,与数量、形容词等含有量级概念的词共现时可以表主观大量。以上4种功能由于处在不同的语义层面,因此由一个“已经”同时表现以上4层含义也是有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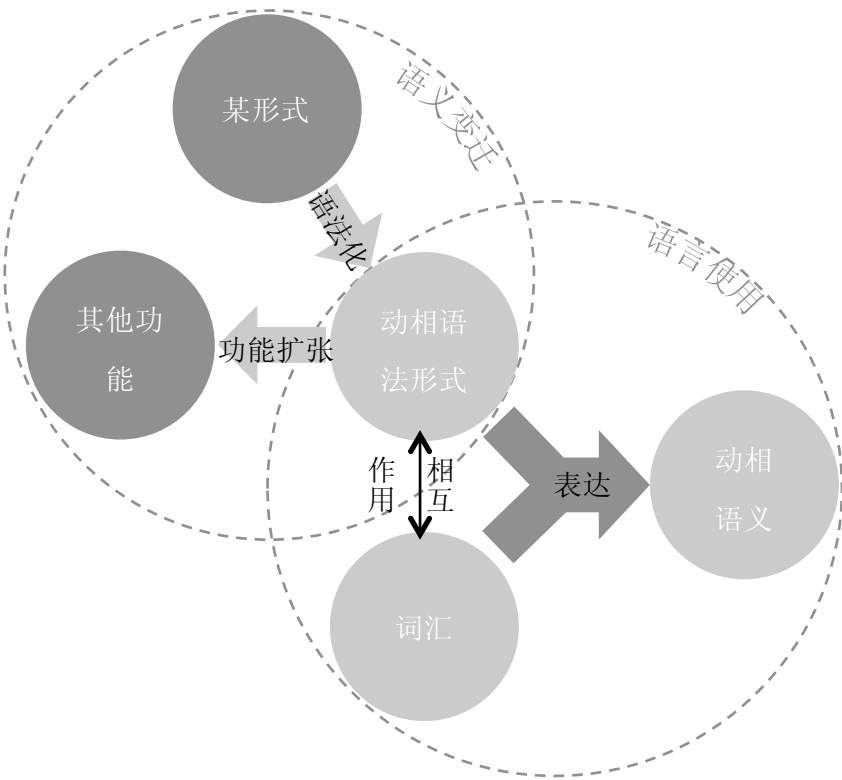
第5章我们以“轰隆”为例,考察了汉语中拟声词的重叠与动相的关系。汉语中拟声词有多种构形重叠形式,如“轰隆”可以重叠为ABB“轰隆隆”、ABAB“轰隆轰隆”、AABB“轰轰隆隆”这几种形式,它们对事件时间性(瞬时/持续性)的表达遵循一定的规律。其中,重叠式ABAB和AABB表持续性,与数量词结合的“AB一声”形式表瞬时性,ABB式则可兼表短时、长时事件,这三种形式都是拟声词的有界形式,影响着事件时间性的表达。而光杆的“AB”形则与事件的时间性无关,因为它是拟声词的无界形式,常作构词成分或出现在定语等与时间性关系不大的句法位置上。

第6章考察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在汉语与英语的动词研究界,郭锐(1993)与Croft(2012)都提出了从动词与表相句式的共现来考察动词所表达的事件的内在时间结构的方法,并进行了各自的实践。本文使用Poole(2000, 2005)开发、Croft(2012)引入的自动分类算法OC算法对郭锐(1993)的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验证了郭文结论的可靠性,并使用词库FrameNet中的735种动词与15种表“相”句式重新作了一次分析。按照我们的分析,事件自身的过程结构有以下5大原型:动作类、变化类、状态类这3大主类以及动作-变化过渡类型、动作-状态过渡类型这2大过渡类型,而变化与状态由于可互相转喻因此没有过渡类型。最后,我们对比了以上3个分析结果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并讨论了产生差异的原因。

本章则是对全文内容的总结,同时阐述了本研究留下的课题。

可以说,本文以有限的篇幅,通过对以上各种与动相有关的现象的考察,涉及了关于语法形式研究的两大课题:语义变迁与语言使用。语义变迁即语言形式的功能扩张,以动量补

语为例，动量补语本来是一个表事件数量的形式，后来通过语法化发展出了表动相的用法，又进一步从表动相用法发展出表主观性的用法。这种语法功能发生扩张的现象存在于所有语法形式之中，是语法形式具有多义性的原因。另一个课题是语言的使用，动量补语在实现表动相功能的时候，并非能与任意的动词组合，动量补语与动词之间是有互相选择的关系的，同时这种互相影响其实也推动了各自在语义上发生不断演化。上述用法上的限制显然同样存在于所有形式之中，只不过限制的范围会有所不同。我们将以上两大课题示意图为下图。



（图 7.1 本文关注的关于语言形式的两大课题）

7.2 今后的课题

本文固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首先，本文受限于“个案研究”的方法论，虽说着眼点涵盖了补语、副词、构词法、动词，可以说涉及到了句子的所有部分，但是具体讨论的对象其实是非常局限的。比如说，我们在第 3 章讨论动量补语的时候就提到过，实际上汉语中的每一类补语都和动相有关，与事件的结果或者说“质变”有关的结果/趋向补语、形式特殊的结果样态补语等等也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的动

相表现形式。副词也同样如此，与动相有关的副词显然不止于已然义副词，还有“仍然/还”“就”“曾经”“向来”等等数十种时间副词都多多少少与动相有关；有的副词可能未必是典型的时间副词，但有表时间性的用法如“都”“总”等；如果扩大到副词性成分的话，那么与“相”有关的现象就更不胜枚举了，这些现象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而在构词方面与动相有关的现象，肯定也不止拟声词的重叠一项，词序、韵律、特殊构式的构成都有可能与“相”有关，目前学界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相比之下，第6章对于动词的涵盖面算是比较广的了，但事实上我们并不能保证同属一个框架、意义近似的动词对于动相句式的用法就一定是相同的，因此最精确的作法还是像郭锐（1993）那样将所有动词列入考察范围；另外对作为分类基准的表“相”句式的扩充也有助于提高分析的精度。最后再加上本文并未单独列章论述的表“相”语法标记，虽说在各章中略有提及，如第3章对完整体“了₁”、第4章对“了₂”和“过”都有一些简单的描述，但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充分的，更不用说那些完全没有被提及的标记了。以上现象都有待我们今后作进一步的考察。

另外，从研究方向上看，类型学研究与时研究也是今后可以考虑展开的方向。本文在论述过程中虽然也援引了日语、英语中的相关现象作为对照，但终究是以烘托汉语为目的的，缺乏系统性与描写的深度，有待进一步研究。今后在深入描写的基础上，还可以更广泛地收集其他语言或方言的资料，制成语义地图（semantic map），以揭示人类表达动相语义时的共性与个性。第二个值得挖掘的方向是汉语史研究。如果能有历史语料作证据，那么本文所构想的语法化过程将具有更高的理论可信度，而且也有可能带来新的发现或推论。本来汉语就有大量的历史语料，是语法化研究的宝库，如何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创造更有价值的研究也是将来值得去探索的课题。

参考文献

- 蔡燕 2013 《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汉语补位“一下”的语法化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陈平 1987 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中国语文》第2期。
- 陈平 1988 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中国语文》第6期。
- 陈前瑞 2005 句尾“了”将来时间用法的发展，《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陈前瑞 2008 《汉语体貌研究的类型学视野》，北京：商务印书馆。
- 陈前瑞 2016 完成体与经历体的类型学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
- 陈前瑞，胡亚 2016 词尾和句尾“了”的多功能模式，《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陈前瑞，王继红 2012 从完成体到最近将来时——类型学的罕见现象与汉语的常见现象，《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储泽祥 2005 肯定、否定与时量成分在动词前后的位置，《汉语学报》第4期。
- 戴耀晶 1993 现代汉语短时体的语义分析，《语文研究》第2期。
- 戴耀晶 1997 《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 丁声树等 1961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
- 方梅 1993 宾语与动量词语的次序问题，《中国语文》第1期。
- 方寅，张成福 2007 动词与动量词搭配规律的认知分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冯胜利 2010 《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甘智林 2005a 非自主动词也可以进入“V+一下₂”格式，《汉语学报》第2期。
- 甘智林 2005b “V+一下”格式的歧义现象，《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高名凯 1986（1948）《汉语语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高顺全，杨永龙 2001 “已经”的语法意义试析，《现代中国语研究》第3期。
- 古川裕 2001 外界事物的“显著性”与句中名词的“有标性”——“出现、存在、消失”与“有界、无界”，《当代语言学》第4期。
- 郭春贵 1997 时间副词“已经”和“都”的异同，《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郭锐 1993 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中国语文》第6期。

- 郭锐 1997 过程和非过程——汉语谓词性成分的两种外在时间类型,《中国语文》第3期。
- 郭锐 2008 语义结构和汉语虚词语义分析,《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郭锐 2016 汉语叙述方式的改变和“了₁”结句现象,《中国语学》263号。
- 郭绍虞 1979 《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 何杰 2000 《现代汉语量词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胡孝斌 1997 试论动词重叠“VV”式与动词“V一下”式的差异,《汉语学习》第2期。
- 胡亚,陈前瑞 2017 “了”的完成体与完整体功能的量化分析及其理论意义,《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黄文枫 2010 “都”量化时间副词现象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蒋湘平 2012 对“V一下₂”格式的语用考察,《汉语学习》第4期。
- 蒋宗霞 2006 现代汉语动量词与动词的语义类别及其搭配关系,《语文研究》第4期。
- 金昌吉 2009 现代汉语句尾“了”的再认识,『(北海道大学)メディア・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第56卷。
- 金立鑫 1998 试论“了”的时体特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金立鑫 2002 词尾“了”的时体意义及其句法条件,《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金立鑫 2003 “S了”的时体意义及其句法条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柯理思 2003 试论谓词的语义特征和语法化的关系,吴福祥、洪波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一),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临定 1990 《现代汉语动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临定,范方莲 1960 试论表“每”的数量结构对应式,《中国语文》第11期。
- 李讷,石毓智 1997 汉语动词拷贝结构的演化过程,《国外语言学》第3期。
- 李讷,石毓智 1998 句子中心动词及其宾语之后谓词性成分的变迁与量词语法化的动因,《语言研究》第1期。
- 李湘 2011 从实现机制和及物类型看汉语的“借用动量词”,《中国语文》第4期。
- 李宇明 2000 《汉语量范畴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林巧莉,韩景泉 2009 事件终结性的语言表达,《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刘丹青 2011 语言库藏类型学构想,《当代语言学》第4期。
- 刘辉 2009 《现代汉语事件量词的语义和句法》,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刘街生 2003 现代汉语动量词的语义特征分析,《语言研究》第6期。
- 刘街生,蔡闻哲 2004 现代汉语动量词的借用,《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刘林, 陈振宇 2015 从与“了₂”的共现关系谈汉语副词的意义类型,《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
- 刘世儒 1959 汉语动量词的起源,《中国语文》第6期。
- 刘勋宁 1988 现代汉语词尾“了”的语法意义,《中国语文》第5期。
- 刘勋宁 1990 现代汉语句尾“了”的语法意义及其与词尾“了”的联系,《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刘勋宁 1999 现代汉语的句子构造与词尾“了”的语法位置,《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刘勋宁 2002 现代汉语句尾“了”的语法意义及其解说,《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刘月华, 潘文娒, 故鞲 1983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刘月华 1984 动量词“下”与动词重叠比较,《汉语学习》第1期。
- 龙果夫 1958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郑祖庆译) 第一卷: 词类,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卢福波, 吴莹 2005 请求句中“V”、“V一下”与“VV”的语用差异,《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陆俭明 1988 现代汉语中数量词的作用, 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语法研究和探索》(四),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吕叔湘 1982 (1944) 《中国文法要略》,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 1999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 王海棻编 1986 《马氏文通读本》,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马庆株 1981 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中国语文》第2期。
- 马庆株 1987 拟声词研究,《语言研究论丛》第4辑。
- 马庆株 1992 《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马真 2003 “已经”和“曾经”的语法意义,《语言科学》第1期。
- 马真, 陆俭明 2017 (1985) 《现代汉语虚词散论 (第三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孟琮 1983 北京话的拟声词, 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语法研究和探索》(一),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孟琮, 郑怀德等编 1987 《动词用法词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彭利贞 2007 《现代汉语情态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屈承熹 1991 汉语副词的篇章功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杉村博文 2009a 事件脚本和“了₂”的用法表述,《对外汉语研究》第5期。

- 杉村博文 2009b 现代汉语量词“个”的语义、句法功能扩展,《语言学论丛》第40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杉村博文 2009c 日语和汉语叙述基点转换情况比较——以由整体与部分充当的叙述基点为例,《汉语学报》第1期。
- 杉村博文 2017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以日语为参考系》,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
- 邵洪亮 2013 “已经”的体标记功能羡余研究,《汉语学习》第6期。
- 邵敬敏 1981 拟声词初探,《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邵敬敏 1993 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名词的双向选择,《中国语文》第3期。
- 邵敬敏 1996 动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动词的选择关系,《中国语文》第2期。
- 邵勤 2005 动量词研究综述,《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沈家煊 1995 “有界”与“无界”,《中国语文》第5期。
- 沈家煊 2001a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
- 沈家煊 2001b 跟副词“还”有关的两个句式,《中国语文》第6期。
- 沈家煊 2003 复句三域“行、知、言”,《中国语文》第3期。
- 沈家煊 2004 再谈“有界”与“无界”,《语言学论丛》第30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 2010 如何解决“补语”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沈家煊 2012 “零句”和“流水句”——为赵元任先生诞辰120周年而作,《中国语文》第5期。
- 石定栩 2006 动词后数量短语的句法地位,《汉语学报》第1期。
- 史有为 1997 数量词在动宾组合中的作用,《中国语言学报》第8期。
- 石毓智 2003a 汉语的“数”范畴与“有定”范畴之关系,《语言研究》第2期。
- 石毓智 2003b 《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动补结构的产生及其影响》,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石毓智 2006 《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税昌锡 2005 动词界性分类试说,《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谭春健 2004 句尾“了”构成的句式、语义及语用功能,《汉语学习》第2期。
- 谭景春 2001 从临时量词看词类的转变与词性标注,《中国语文》第4期。
- 王晖 2014 论“都”不具有“已经”的语法意义——兼与郭春贵先生商榷,《东方论坛》第3期。
- 王力 1985(1943) 《中国现代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寅 2011 《构式语法研究（上卷）：理论思索》，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望月圭子 2000 汉语里的“完成体”，《汉语学习》第1期。
- 吴福祥，冯胜利，黄正德 2006 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中国语文》第5期。
- 夏群 2011 试析“已经”的语法意义，《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2期。
- 相原茂 1984 数量补语“一下”，《汉语学习》第4期。
- 肖治野，沈家煊 2009 “了₂”的行、知、言三域，《中国语文》第6期。
- 辛永芬 2001 留学生在使用“已然”类时间副词和“了”共现与否时的偏误分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邢福义 2000 说“V—V”，《中国语文》第5期。
- 许诺 2015 谈“已经”的反预期语用功能，《汉语学习》第1期。
- 荀恩东，饶高琦，肖晓悦，臧娇娇 2016 大数据背景下 BCC 语料库的研制，《语料库语言学》第1期。
- 荀恩东，饶高琦，谢佳莉等 2015 现代汉语词汇历时检索系统的建设与应用，《中文信息学报》第3期。
- 杨国文 2015 完成时态和起始时态的复合功能，《汉语学习》第3期。
- 杨永龙 2002 “已经”的初见时代及成词过程，《中国语文》第1期。
- 姚双云，储泽祥 2003 汉语动词后时量、动量、名量成分不同现情况考察，《语言科学》第5期。
- 殷志平 2000 动量词前置特点论略，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语法研究和探索》（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宝胜 2003 副词“还”的主观性，《语言科学》第5期。
- 张斌主编 2010 《现代汉语描写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张恒悦 2008 拟声词的重叠——以 AA、ABAB、AABB 为中心，《中国语学》255 号。
- 张恒悦 2009 关于拟声词重叠式 ABB 的认知语义分析，《立命館言語文化研究》第21卷1号。
- 张恒悦 2012 《汉语重叠认知研究——以日语为参照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黎 2003 “界变”论——关于现代汉语“了”及其相关现象，《汉语学习》第1期。
- 张莉 2014 “已经”和句尾“了”的用法比较，《陇东学院学报》第2期。
- 张亚军 2002 《副词与限定描状功能》，安徽教育出版社。

- 张言军 2013 副词“已经”的主观情态功能考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张谊生 1996 副词的篇章连接功能,《语言研究》第1期。
- 张谊生 2004 《现代汉语副词探索》,学林出版社。
- 张谊生 2005 副词“都”的语法化与主观化——兼论“都”的表达功用和内部分类,《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赵世开,沈家煊 1984 汉语“了”字跟英语相应的说法,《语言研究》第1期。
- 赵元任 2002 《赵元任全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周娟 2012 《现代汉语动量词与动词组合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邹海清 2010 从时间副词的功能看其范围和类别,《华文教学与研究》第1期。
- 邹海清 2012 “已经”的语用功能及句法表现,《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5期。
- 左思民 1999 现代汉语中“体”的研究——兼及体研究的类型学意义,《语文研究》第1期。
- 左思民 2006a 汉语中时、体标记的合一性,《现代中国语研究》第3期。
- 左思民 2006b 普通话动词的“动相”结构与体标记的焦点选择,第十四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论文。
- 左思民 2009 动词的动相分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 左思民 2015 论动词动相结构的一种新解释模型——链相模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 今井俊彦 2003 「中国語における数量詞の意味と機能——二重目的語文を中心として——」『中国語学』103-121.
- 大河内康憲 1985 「量詞の個体化機能」『中国語学』232:1-13.
- 影山太郎(編) 2000 『日英対照 動詞の意味と構文』東京:大修館書店。
- 金田一春彦(編) 1976 『日本語動詞のアスペクト』東京:むぎ書房。
- 木村英樹 2012 『中国語文法の意味とカタチ——「虚」的意味の形態化と構造化に関する研究——』東京:白帝社。

- 工藤真由美 1995 『アスペクト・テンス体系とテキスト』 東京：ひつじ書房。
- 寺村秀夫 1975 「連体修飾のシンタクスと意味その 1」『日本語・日本文化』4: 71-119. 大阪：大阪外国語大学研究留学生別科。
- 寺村秀夫 1977a 「連体修飾のシンタクスと意味その 2」『日本語・日本文化』5: 29-78. 大阪：大阪外国語大学研究留学生別科。
- 寺村秀夫 1977b 「連体修飾のシンタクスと意味その 3」『日本語・日本文化』6: 1-35. 大阪：大阪外国語大学研究留学生別科。
- 橋本永貢子 2014 『中国語量詞の機能と意味—文法化の観点から—』 東京：白帝社。
- 古川 裕 1997 「数量詞限定名詞句の認知文法—指示物の＜顕著性＞と名詞句の＜有標性＞—」大河内康憲教授退官記念論文集刊行会編『中国語学論文集：大河内康憲教授退官記念』237-266 頁、東京：東方書店。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0. *Classifiers: 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ch, Emmon. 1986. The algebra of event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9: 5-16.
- Baker, Collin F., Charles J. Fillmore, & Beau Cronin. 2003. The structure of the FrameNet databa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 16: 281-296.
- Baker, Collin F., Charles J. Fillmore & John B. Lowe. 1998. The Berkeley FrameNet project. In *COLING-ACL '98: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86-90. Montreal, Canada.
- Bhat, D. N. S. 1999. *The Prominence of Tense, Aspect and Moo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Binnick, Robert I. 1991. *Time and the Verb: A Guide to Tense and Aspec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ybee, Joan L., Revere D.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ybee, Joan L. & Suzanne Fleischman (ed.). 1995. *Modal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Carlson, Gregory N. 1979. Generics and atemporal *when*.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3: 49-98.
- Comrie, Bernard. 1976. *Aspe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Verbal Aspect and Related Probl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oft, William. 1991. *Syntactic Categories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The Cognitiv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roft, William. 1994. Semantic universals in classifier systems. *Word* 45: 145-171.
- Croft, William.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roft, William. 2012. *Verbs: Aspect and Causal Struc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roft, William & D. Alan Cruse.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oft, William & Keith T. Poole. 2008. Inferring universals from grammatical variation: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for typological analysis.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34: 1-37.
- Dahl, Östen. 1985. *Tense and Aspect System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Dahl, Östen (ed.). 2000. *Tense and Aspect i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Dahl, Östen & Viveka Velupillai. 2013. The Perfect. In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ed. Matthew S. Dryer & Martin Haspelmath. Leipzig: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 Dik, Simon C. 1989.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Grammar, Part I: The Structure of the Clause*.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 Dingemanse, Mark. 2012. Advances in the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ideophon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6: 654-672.
- Dingemanse, Mark. 2017. Expressiveness and system integration: On the typology of ideophon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wu. *STUF - Language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70: 363-384.

- Dixon, R. M. W. 2010a. *Basic Linguistic Theory, Vol. I: Method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xon, R. M. W. 2010b. *Basic Linguistic Theory, Vol. II: Grammatical Top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owty, David R. 1979. *Word meaning and Montague grammar: The Semantics of Verbs and Times in Generative Semantics and in Montague's PTQ*. Dordrecht; Boston: D. Reidel.
- Empson, William. 1977(1930). *Seven Types of Ambiguity* (3rd edition).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 Fillmore, Charles J. 1968. The case for case. In *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 ed. Emmon Bach & Robert T. Harms, 1-90.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Fillmore, Charles J. 1976. Frame semantics and the nature of language. In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Conference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and Speech* 280: 20-32.
- Fillmore, Charles J, Paul Kay & Catherine O'Connor. 1988. 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 case of let alone. *Language* 64: 501-538.
- Gerner, Matthias. 2009. Instruments as verb classifiers in Kam (Dong). *Linguistics* 47(3): 697-742.
- Goldberg, Adel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y, Jennifer, Christopher Kennedy & Beth Levin. 1999. Scalar structure underlies telicity in 'degree achievements'. In *Proceedings of SALT 9*, ed. Tanya Matthews & Devon Strolovitch, 127-14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CLC Publications.
-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 Friederike Hü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bbs, Jerry. 1985. Granularity. In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 Aravind Joshi, 432-435. Los Altos, CA: Morgan Kaufman.

- Kennedy, Christopher. 2001. Polar opposition and the ontology of 'degree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4: 33-70.
- Kennedy, Christopher & Beth Levin. 2008. Measure of change: The adjectival core of degree achievements. In *Adjectives and Adverbs: Syntax, Semantics and Discourse*, ed. Louise McNally & Christopher Kennedy, 156-18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ennedy, Christopher & Louise McNally. 2005. Scale structure, degree modification, and the semantics of gradable predicates. *Language* 81: 345-381.
- Langacker, Ronald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onald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 Charles N., Sandra A. Thompson & R. M. Thompson. 1982. The discourse motivation for the perfect aspect: The Mandarin Chinese particle LE. In *Tense-aspect: Between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ed. Paul J. Hopper, 19-4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Lindstedt, Jouko. 2000. The perfect - aspectual, temporal and evidential. In *Tense and Aspect i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ed. Östen Dahl, 365-384.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Michaelis, Laura A. 1996. On the use and meaning of Already.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9: 477-502.
- Michaelis, Laura A. 1998. *Aspectual Grammar and Past-Time Re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 Michaelis, Laura A. 2004. Type shifting in construction grammar: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aspectual coerc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5: 1-67.
- Mittwoch, Anita. 1988. Aspects of English aspect: on the interaction of perfect, progressive and durational phrase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1: 203-54.
- Mourelatos, Alexander P. D. 1981. Events, processes and states. In *Syntax and Semantics 14: Tense and Aspect*, ed. Philip J. Tedeschi & Annie Zaenen, 191-21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Poole, Keith T. 2000. Non-parametric unfolding of binary choice data. *Political Analysis* 8(3): 211-237.
- Poole, Keith T. 2005. *Spatial Models of Parliamentary Vo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sse, Hans-Jürgen. 2002. Recent activity in the theory of aspect: Accomplishments, achievements, or just non-progressive state? *Linguistic Typology* 6: 199-271.
- Smith, Carlota S. 1991.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Dordrecht: Kluwer.
- Tai, James H-Y. 1984. Verbs and times in Chinese: Vendler's four categories. In *Papers from the Parasession on Lexical Semantics,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289-296.
- Talmy, Leonard. 1985.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 In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II: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ed. Timothy Shopen, 57-1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lmy, Leonard. 2000a.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I: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Talmy, Leonard. 2000b.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II: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Taoka, Chiaki. 2000. *Aspect and argument structure in Japanese*. PhD thesis submitted to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 Thompson, Ellen. 2006. The structure of bounded events. *Linguistic Inquiry* 37(2): 211-228.
- Van Valin, Robert D. & Randy J. LaPolla. 1997. *Syntax: Structure, Meaning, and Fun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endler, Zeno. 1957. Verbs and time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66(2): 143-160. Reprinted in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ed. Zeno Vendler, 97-121,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 Zhang, Lihua. 1995. *A Contrastive Study of Aspectuality in German, English, and Chinese*. New York: Peter Lang.

鲁迅《阿 Q 正传》使用版本

原本：收录于《呐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

英译本：(Translated by) Yang, Hsien-yi & Gladys Yang. The True Story of Ah-Q. In *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0.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公开地址：<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u-xun/1921/12/ah-q/>

日译本：井上 紅梅（訳），「阿 Q 正伝」，『鲁迅全集』，東京：改造社，1932 年。「青空文庫」

公开地址：<http://www.aozora.gr.jp/cards/001124/card42934.html>

致 谢

本文是我向大阪大学言语文化研究科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对于我个人来说，它不仅是一篇学术上的研究，同时也是我 5 年来大学院生活的一部总结。在此我想对这 5 年来始终给予我支持的老师同学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首先我想感谢我的导师古川裕教授。还记得当初选题的时候，我内心是非常不安的。虽然一直对动相很感兴趣，但我深知这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题目，因此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向古川老师坦陈的时候，其实已经做好了被批判的心理准备。然而没想到古川老师却温暖地鼓励了我，让我顿时充满信心，再也不怕即将遇到的任何困难。可以说，没有古川老师的信任，就根本不会有这一篇论文的诞生。在研究过程中老师为我提供的种种切要的意见，总能让我茅塞顿开，立刻找到正确的方向。当然不仅仅是学问上的指导，古川老师平时开阔的视野、对于事业的热情投入，也让我耳濡目染，深深叹服。此外，我同样需感谢先后为本论文担任副指导的杉村博文老师、田畑智司老师、铃木慎吾老师，诸位老师都在讨论课、研究会和私下为我提供了许多指导与鼓励，不管是学问上还是生活上的指导，都令我受益匪浅，感激不胜。

另外还要感谢与我共度青春的中文研究室的同学们，和大家的切磋琢磨、谈笑风生，都是我求学路上的美好回忆。母校大阪大学自由、包容的氛围也让我印象深刻。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先后受到了 KDDI 财团和牛尾财团的慷慨资助，可以说，是日本社会赠予了我读博的机会，今后我将尽己所能把这份热情回报给社会。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和挚友，正是有了他们的坚定支持，我才能勇敢面对生活，终于走到了这一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篇论文并非自己对于学问的探索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限于我自身的专业水平，本文不免存在诸多谬误疏漏之处，还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来发现改正。希望阅读此文老师、同学如有任何感想或意见，请不吝赐教，万分感谢！